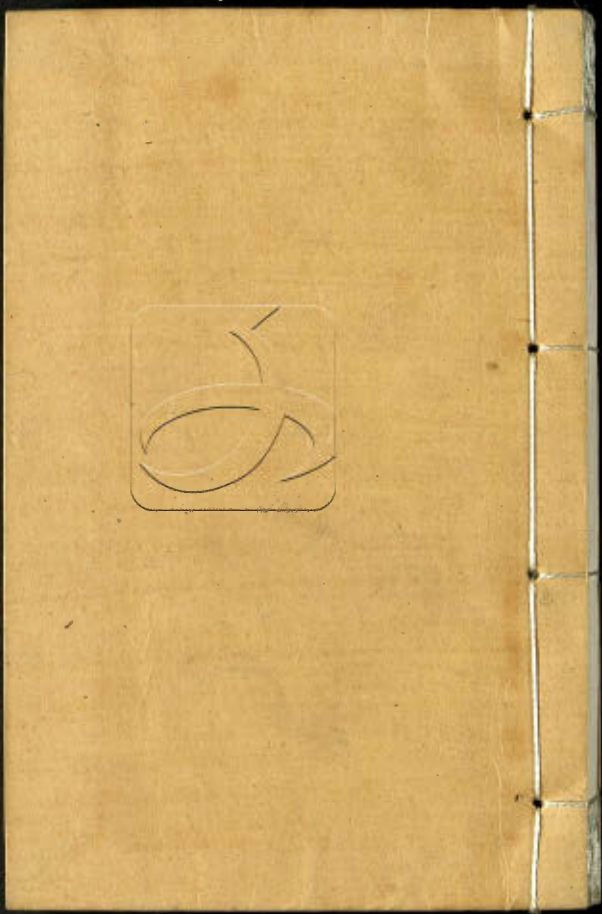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困學紀聞注卷六

陳姚翁兀圻載青鞵

春秋

元圻案李氏兼作謝贖春秋古經注國語春秋左傳注等書皆為張嬰白春秋才萬八千字誤也今細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一十八字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

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元圻案韓退之

進學解周語駘驢信臣斃子春秋謹嚴李氏好誇易奇而法詩正而確程子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忍人之入於無厭也故春秋在年國而用典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呂成公左氏傳說十八論楚榮之半正半邪初聞與子常說楚人怒子而好司馬數句便覺春秋用龐祀一等人子常欲奔空皇曰空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則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便自汧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頤頤景卿一等人於是大段好偽庶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公憤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專司馬之初致於亡避着他後面汧於軍本是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見私意論其罪為其實與李林甫龐祀罪一語可為要有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覆義於公憤勝負安得不分消磨字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

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

亡清議蓋屢屢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

衣之詩待天子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曾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商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何者稱義逮古此亦是有之言聖人未必即是此意晉杜預云變與齊為婚何真於諸侯不討夏商。元坊案風風小序繫楚忽州吁也齊州吁用兵變亂也孫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自安也怨其與而無誰也。八是先生第其詩無名之謂其意足為民其意足為國其意足為君其意足為臣其意足為民也。元坊案康成詩詁于孔子錢駘于夷王時詩詁於陳靈。錢駘曰言謂之變風變雅止於陳靈。元坊案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風焉抑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齊桓公故鄭舉其始也。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而國人不能殺孔子與楚討也。胡氏傳曰其種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王氏師範詩詁曰殺華王述燬而詩亡趙氏以須臾不作為朱子以無雅為正。范雷數衆彙集解于曰就太師而止雅頌因審史而作春秋則黍離于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賦其不能救難於化不足於被逐也。陸德明謂于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亦難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伯雖在不能救難於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仇也。風雅豈敢放厥王猶舊猶猶以狄族入風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豈何以詳之。沈氏曰品者得數語為桐城方氏中履古今彙纂曰大統之禮夏王巡行流離之風今說雅矣。天子不巡行故曰述燬不巡行則太史不採風獻金。大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案李文貞曰曰詩內之地亦有風論難辨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朔周亡賢人閱時念亂難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哉。可以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分盛衰也。觀一商體聖不違於頌東遷後猶有言雅者然雅字然固不見所謂國風亦無復雅者

意載內類美之詩附於二南以為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為王風以為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國風王孫齊侯之子孫執宗周褒姒滅之周卒既滅今也日覺國百里明是王畿百十里東遷有變雅之證乃國詩是王者命太史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為詩。常執陳氏虞溥詩覽疑曰詩何以作為王述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被譏無意然而流風靡澤故在也東遷而後變官古器猶載其土方漢雜儀尚負甲冑中宜釋存禮德之詞思婦勞人陳俗苦若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猶知有王述未燬詩亡也。桓文既廢中國無賴於是鄭樵大鼎殺致於刑尸為消遺。一美於九縣雖有志士一人無所施也。言談論無所用述既燬詩既亡矣。詩以別說諷諫存王述於木渚春秋以筆則褒誅扶王述於古。壁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亡。春秋不可作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夏徵舒而去則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矣。宋氏曰抑鄭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王惟周王播揚邇世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於商之故都者則鄭之抑鄭之名其於東都者則鄭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其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斲而孔子所錄者皆王王以後之詩也。此變風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名則不改。此其一國之所以為其風也。又曰。二南之所以為其風也。二南也。王者之迹燬也。詩亡也。於幽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求於是管之棄楚之擄。机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厲西周之詩也。齊頌周之詩也。成康之世當無詩而今亦已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此論難與而論說異而足互相證明。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

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

案以上朱子
答真張固軒書

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天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擊牽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

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

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知是錯亂無章也劉賈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

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

李咨林擇之書云代正朔以元記十有一月者之前商人但以建子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時以書一月及年厥四月故生明

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

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書周前聖亦未有決裂不可移之說

謂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然不若闕之之為愈見文脈之

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且是經用周正而傳取

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

傳全作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垂月書時以見魯史

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

治言正月之至曰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三月皆夏時而以周正

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

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意

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為書號故文錯互舉取春字耳此豈春秋特筆哉

左氏以為秋桓書夏穀伯授來朝郭俊登雖來朝左氏以為春傳五年春晉侯殺申生左氏記十四年十二月

以上年五月管里荒秋申及荀息左氏記十九年十一月春疑疑置舊史之文蓋至壬戌時亦本於夏正蓋既

以正歲為歲始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春秋所以易之者蓋至年以數事而正朔王法之所

謹不得不本周正也 陳止齋春秋後傳應元在春正月傳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

時冠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末言時皆夏時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李春出火非周

三月召詔一月不言夏落詔十二月不言夏方五月甲辰六月不言秋伊詔十一月不言言之類未以夏

時冠月者何也惟詔以夏正數月至應屬於周正月則夏文謂之一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

改月之語良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行夏正於經傳之間互見亦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胡氏

歲所詔正歲十一月言新冰此其證之无章明者又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為

劉原父曰穀部經夏朝傳至朝此備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石林之說蓋本於此

石林葉氏 著春秋三種 考左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全五葉集傳

一自觀此一看可見其兼行之驗矣其兼行之可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之得天策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互存之也 書經歸類春秋類春秋傳二卷伊川程子撰文春秋傳二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歐陽棣制制建安胡安國集傳後漢文春秋傳十一卷劉向賈大撰二程問人其師孟祥之 劉向失春秋傳程氏隨春秋傳張洽春秋集傳經義後漢晉云伏惟張洽集傳宋近得抄本共一十六卷內缺一八至二十三至二十八七卷 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諡文憲

胡文定胡安國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人心也龜山與胡康侯謂其說似太支離

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東坡集解亦不取全文定之說固甚然始猶源於漢志云圻折葉石林春秋傳曰曷曰元者義之長也者子體仁以爲人未有始即位而不求其爲仁者也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與胡傳高 董 劉案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解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雜氏必路史餘論曰本說元萬物實始此大之所爲用也蓋乾坤萬物皆生此地之所爲用也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全元以養物而戒德亦所以正本也禮始而曰益義從董子 漢書律歷志二所爲用始曰元善之長也其義二義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禮而爲之源故曰元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人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元圻案書經歸類春秋集傳其書中吳郡陸質伯海撰初濟州丹陽王鍾郡即晚勃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魏巨伯質質從弟及伯稍傳其說本名齊煜憲宗諱改焉 隱十一年殺梁曰隱十一年無正無正也元正而欲以讓桓則不正陸氏之說本此葉石林隱曰隱何以不書即位將以治隱也隱受國於惠公則正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其必曰是桓之位而非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月以見正不書即位以治其不正不書非不即位也以爲有其位而不能居居以沒之以正其志也其說亦本穀梁

位而不能居居以沒之以正其志也其說亦本穀梁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閻按胡傳以爲侵者才十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二蘇氏謂二傳

侵伐之例非止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隱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

辭而伐也元圻案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曷曰伐經曰錘錘十年去羊傳曰錘者曰侵稱者曰伐稱者曰伏隱五穀梁傳曰荀人民戰十馬曰侵新州木壞室曰伐梁春秋集傳取陰陽象例

題子曰凡師稱罪故討曰伐無之師曰侵之說亦非春秋重禮論伐取成編亦取之若林葉氏傳曰置其罪而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謂曰伐受後必有鐘鼓而作大則伐小則受賊焉蓋凡則伐之固固不服則侵之大可馬之法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道而不爲僭然其名則竊取之委蓋兼取左氏趙氏之說似與字字意合 書經歸類春秋集傳十二卷歐陽棣撰本左氏不得已乃取一傳歐陽棣以一時說者不復信史或公事實故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之中庭案立中庭謂木

皆作中立庭 皆當讀爲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

如此案此當讀明說古鼎銘跋尾文在金石錄卷十二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大疑脫鄭氏注一字故書

位作之鄭司農云之讀爲位者若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

蓋古字通用 正義曰古文春秋者漢書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 詛楚文 歐陽公集古諫蔡祀

平威文一作蔡章文 原注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惑未必然。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說通及歸曰公權人立於中庭氏淪乎也 變各輸明則刺淪子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乎即左

氏淪乎也 禮案立讀爲位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既已天子社南中庭古書說通及歸曰公權人立於中庭 者仍訓爲去非也 朱子語類鄭人來淪淪也蓋鄭字與朱好鄭人却未淪淪也蓋鄭則從新好

也 義作動則胡文定謂以物求平也然亦無所據也 則 詛楚文見上苑苑 其文曰魯子熊相庸回無道淫邪其亂言侈說從樂淪

則 是知如此甚則曰是淪子也 詛楚文見上苑苑 其文曰魯子熊相庸回無道淫邪其亂言侈說從樂淪 盟則善也 左丘明云淪子作輸 變淪明則刺字不可解蓋按說文詩王注載詛楚文作變淪明則黃從之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 素稭子春秋傳序曰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見文選 昔尼父之文辭

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

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元折案李經訓命伏曰孔子在位無所施功無所威也

屬參 文選書據思及人詩注引論語案魯識曰子夏在位伊尼微言公當素王俱不及子游惟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九百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與文選引史記同

公羊疏按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 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及夷徐鄭屬 僅有六十 關案羣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

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

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言禮義春秋

文公謂一書不傳不得聖人筆削之意 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

其敘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詩緯咸有此文而徐氏筆據其敘或出於韓書之前未可定也

徐彥疏曰周史而言寶書者謂何休也以其前世傳保以爲戒也又問曰若然公羊之義雖百二十國寶書

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於夷徐鄭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平言其初末也實得百二十國

史但有極末以謂之有檢證可以戒俗者耳若不可爲法者豈要錄是乃止百十國也 史述公家

編曰汲冢雜詠記云一時事爲夏殷春秋又有信春秋記載春秋十七年重國通云晉主古於魯於春秋在傳記

之兼楚之儒術而傳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春秋紀年精其詳者春秋別名有古史春秋曰吾見百國春秋

春秋之傳不得探聖人筆削之意也 陸言經程志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漢議大夫何休注 書緯解題

出何代春其在元長慶後也景德中侍講部高松定傳之經義考曰公羊傳有只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未自有春秋載在聖子合以晉姜發補初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一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

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宋文公禮疏所刊四經後亦曰春秋義

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全云初覽所輯

周茂先傳謂公羊孫老老之言不可復知而義說當備傳單乃屬刻辭今觀和靖此語可以釋然○元坻案臨川集卷八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故於經尤為難知經問皆不異言亦異有以是之周茂振孫孫老老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也

周茂先傳謂公羊孫老老之言不可復知而義說當備傳單乃屬刻辭今觀和靖此語可以釋然○元坻案臨川集卷八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故於經尤為難知經問皆不異言亦異有以是之周茂振孫孫老老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也

周茂先傳謂公羊孫老老之言不可復知而義說當備傳單乃屬刻辭今觀和靖此語可以釋然○元坻案臨川集卷八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故於經尤為難知經問皆不異言亦異有以是之周茂振孫孫老老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也

周茂先傳謂公羊孫老老之言不可復知而義說當備傳單乃屬刻辭今觀和靖此語可以釋然○元坻案臨川集卷八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故於經尤為難知經問皆不異言亦異有以是之周茂振孫孫老老春林經解曰先春林一傳固不足信也

鶴山李明復春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怕陷之深者而猶懼

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元坻案經義考曰氏禮講春秋講義一

不至初博議之大刻耳汪藻作張巖春秋指序序曰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日春秋而和懼非博聖人之言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

書尹氏卒案隱公三年左傳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昭公二十三年齊魯崔氏出奔衛宣

十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襄公十五年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

於未萌必謹其微何云字遠無當○元坻案公羊隱三年傳其弑尹氏向昭高為說世則非謹也注尹氏世立字朝齊崔氏世弑其君王氏此條元坻禮疏春秋本義引之

石林春氏傳曰尹氏卒貶世卿也春秋之內諸侯嗣有知尹氏者其後卒以擅弑者諱之大夫世卿有如猶崔氏者其後卒以弑君故尹卒以氏書其後卒以氏書以為是世卿者所為故各因其事見法焉

薛士龍春秋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

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案魯歷書錄解題作周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

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

始於殤叔素史作於文公史記卷八十三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耳

文在左語集卷三十止齋後傳因之宋文公錄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

史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見禮記內則閭尚有史况一國乎原注魯謂諸侯曰大夫史內史史則諸侯有史矣閭按成

王封伯翁有典策春秋之制也○元弘案侯氏傳長春王正月傳曰古者諸侯無私文有邦國之志則卜
中書之而周禮季春入所謂問人御書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管丁是有董史者也是故魯哀公季周書
漢汝江洗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稱今上兩雅自二史作而國自為史矣自注朱常州先生語氏 楊氏簡
春秋解自故呂氏大注春秋或問亦從盛帝州說 隋書魏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夏曆
以上古史記言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 書說解題者林德解
十二卷指要 卷知常州永嘉薛季直王能撰其序書言說無史李宜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節事之
蕙氏仲英春秋通說一荀悅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吏

春秋日食二十六有甲乙者二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曆開書
唐一行得二十七 姜孝至

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閩按春秋三十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傳公十二年是有誤
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因而開先時者實公十二年公十五年莊公十五年二十一年
前月作後月應因而開後時者實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宣公十七年昭公十七年定公十七年
是至德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則餘未從古未有過
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重也 衛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安知法推推感五月
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 是也昔見余高邱記曰元坊安參差論談十八人衛於
精於厥術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者不過得二十六唯行得二十七行得十五唯莊
公十八年一缺全古算皆不入餘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手咸寧六年癸丑也二十二年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宋
此

食是離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頗食是

頗交而食也 原注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日亦頗食 閩按比月頗食此理所絕無者確家知姜及一
行皆言之數豈不必再法為然余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米公某
年為冬十月歲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觀其韻於大數而稽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
或一解秦襄九頌以為然○元折案禮公三年十月傳曰月動物雖行度有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離交
會而不食者或有頗交而食者正義曰戰國及秦漢始全差漢末漸復天時始造其術謂數二統以為五為十
三三分為月之二十而日一食定得食日而不得食日不食定得食日而不得食日不食定得食日而不得食日
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頗月食者今朔月而食乃是正統不可謂之備誤也注不能定改未之言又
其字則變古為篆故篆為書書則錄以代簡故以代錄錄為其注記都無頗月日食之書計天道轉運宜一也但
矣十七當作十四

西疇崔氏 全云洛陽崔 子方彥直 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

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

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元坻案杜公四年杜

注國史之記必書年以表歲空之事書時以成紀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去冬月史闕文他皆依此 宋趙氏鵬飛春秋經年相四年七年無秋冬闕文也何休附會以為相無王故脫去一時此妄說也十二公之中惟桓一公最多闕月五年春正月甲戌之月闕事併甲戌己丑書候候脫去十二年十一月之中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闕月十月日食闕日 書葬葬題春秋經解十卷本例例要一卷治隱惟子方莒直探經中龍春秋取于方三上書之經不稱進士畢黃山谷稱之曰一合有佳子日在彗直其人游諸公然則其實而有守可知矣 餘義考惟氏經解伏本例要存 案今本題曰西曆居士春秋本例共二十卷書錄作一卷義也王氏所引不具於本例者經解之文 西曆之說元程端善春秋本義引之

孟子題辭 案趙 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

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繁露俞序篇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 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知行事博深切明 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

平問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元坻案諸書經緯年序五十四卷趙岐注後漢書趙岐傳岐字子郊齊東長樂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季卿多所述作者孟子章句三輔決疑傳於時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主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語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知見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

公矢魚于棠 案禮公五年公穀經文 類 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

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全云左氏之陳魚 燭耀淮南之射魚則取其大者畢竟不同至其云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為鑄于九嶷登灑天柱山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葉石林君秋狄五古者祭必親射故各因時之田而取之稱傳俗短言春夏秋冬射皆于農隙以講武事不言獵之凶不登于組皮華齒牙骨鳥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射之為言蓋天也豈隱公本以觀魚不因于射而射射以魚之名不則觀正當為矢不當言陳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後世如秦始皇幸那那候天魚出射而射射在帝射蛟江中皆僞隱之為也 朱竹垞曰俞成宋履歷中看諸聖輩說謂以矢為觀亦也引周禮宋其魚鱗而食五作射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三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 原注元年不以有革無事 皆書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有革無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元坻案孫氏後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且說曰登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編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三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上六年皆書春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遺忘堂所乘尊王發微又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二年公羊傳

注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代之復使統其正朔所以念先聖通三統
左傳隱公元年正義曰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謂周室之臣民負夏殷之舊
主每月書王致春前代祭之人情未見其可相承不奉周正周人參尋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尋二國而
慢略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陳齊之 全云字長方 謂聖人蓋生名之 案記曰諸侯失地名 大名也若

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 何云國厥身竟改從卒例亦復近時

禪書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東宮人故書與及成將軍師 漢書漢武帝紀合博博士大等六人分循

行天下師古曰禮大也 儒林傳有國陳隋大 經義考陳氏長方春秋傳伏張起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

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陵軍教授 胡氏曰伊川先生以大夫者紀侯之名非其不能祀社稷也

呂氏集解常山劉氏曰大夫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者失地也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

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

而況於人君子乎此韓非書所載也 此內傳說 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

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丈定公春秋傳取之未

詳其意 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以上失其道道當之民應于刑辟非其罪當以教化先之非縱捨姦

應宜殺而不殺也將繼位而四凶伏其辜孔子當權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十萬人何嘗

不殺殺全一事而一之足證其說之無稽

非惟辟作威之通而于備以法家稱引效姦之乎 又云非之旨自不足備○元折案公羊經文傳公二十三

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菽上傳穀梁傳皆作十月定公元年十月實霜殺菽三傳同今韓非子云冬十月實霜

不殺菽全一事而一之足證其說之無稽

沙隨春秋例曰云有賊 莊八年 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螘爾雅食葉蟻音特 原注爾雅

蟻即負蟻負蟻則曰負蟻蟻八年休後雜志唐房賦有種木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洄行木則枯蟻食秋所書

即此物若是負蟻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元折案呂氏春秋任地篇又無蟻蟻高誘注或作蟻良曰蟻

食葉者言其假負無厭故曰蟻也蟻通作蟻月台云仲夏行食食百蟻時起蟻蟻之屬是蟻蟻也然

劉敞春秋傳以為非中國之獸未詳所據又曰蟻又名負蟻蟻種也孔穎達云本草曰蜚蠊蟻也然則

劉敞是負蟻之蟲者人衣物故左氏傳曰有蠶不為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有蠶則此蟻一名蟻

蟻而舍人李巡言云蠶蟻一名蟻非也此蟻一名負蟻蟻及左傳註多作負蟻以下有草蟲負蟻故相形

誤耳今來說文亦云蟻負蟻蟻也是蠶亦有負蟻之名也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為負蟻也性不食穀為

災介蠶之蟻 山陰東山經曰及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則死

見則天下大疫 經義考程氏述春秋顯微例曰朱志一益伏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旱已

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閩按晉東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元折案後漢

書郎顛傳顛字雅光北海安陸人也陽嘉二年顛詣關拜章帝復對尚書

顛對曰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露散之露休禱治之官難則不雨而時雨自降注春秋考異曰僖公三年春

夏不雨於是僖公憂問元服漢去禮吏後之通經董仲舒之語去刑刻滅文慘毒之教所譴浮令四十五年雨大

旱旱已月止 卷六 九

澍也 傳二十一年六月雨穀染傷曰雨云者憂雨也章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禧十二年秋八月大雩十三日春秋九月大雩二十一年夏大旱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曰書得雨曰早不得雨曰旱 黃氏仲炎曰當公獨吉禱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為喜夏以累年災異為憂此可以言春秋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薰藉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網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之而榮辱公且轉移風俗之機乎

周按鑄工安民李仁甫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中興林辨之 集賢部凡開九則錄皆安

民以鴉牛為業崇寧二年蔡京又自書元祐黨為大碑漢干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誦論矣邪臣不忠烈也府官悉欲加之罪民泣曰僕死不敢解元祐黨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王明遠傳嘉錄九江洪工李仲舉刻字甚工書太史題其居曰珠玉坊崇寧初詔鄆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舉等曰小人家舊業止因歸獄內翰書學士詞翰遂至飽饑今日以為發不忍下手諫之者曰賢哉大夫之休不及也 元祐末後漢書事現傳規字成明安定朝那人也拜度選將軍及黨軍大起天下名賢多見舉規規雖為名將素操不高自曰西州素襟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辱故大司農張旻是附黨也又臣昔謫職左杖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欲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不問

公如京師 成十三年 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門云精義 元祐末成十三年杜注伏奏道過京師因朝王 胡氏傳曰如京師見諸侯之禮也因晉伐而行矣 魏氏洽集註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蓋盡其禮存

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隆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非禮之不專 趙氏鵬飛蒙答曰凡諸侯相朝皆書如公如晉如齊皆朝也不曰朝而曰如魯天子也唯朝王則曰朝公朝于王所是也魯內則曰朝陳薛來朝是也

仲子之贈宰書其名成風之贈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耶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秋之封禪應元年輕天王史辛卯來歸惠公仲子 晉禮記曰春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幸稱也以夫人之禮贈人之妾不夫亂倫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美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唯以見其不王三王雖微不名况於宰乎 五年經王使祭叔歸也且禮經子曰夫王成安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夫天理矣不稱天也 明稱叔存禮也 劉原甫曰一則名其妾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懲 禮云元年公者傳曰禮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宜立子以長何可以貴 母也母貴其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後漢書皇后紀賈貴人南陽人建武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為貴人帝既為太后所養幸以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賈氏親族榮受寵榮者及太后崩通策加賈人王赤散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晉書后妃傳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明帝即位封建安君至成帝咸康元年始別立廟於京都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二年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春秋 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 春秋 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白

秦漢與魏只是要書法一例其書善法何書不可變通。元折宋朱子與臣成公善曰溫公舊制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初元年豈漢大運與魏大運大非春秋有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昭公九年八月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較秦傳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書解經解隔年樂於信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卷次指溫公內司馬光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一世知在傳體為志八卷以進神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乎五代脫離閣置君神宗御製序賜名書治通鑑

春秋三書字文十四年昭十七年而昭十七年有彗星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二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

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孛則

孛之為變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何云經不書見彗小於孛矣集解漢文紀有彗孛出於東方文釋曰彗孛長二星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彗光四

出彗孛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如掃帚彗星光或十文或一文字無常也。元折秦後漢書天文志上孛之為言猶有所傷意有所妨蔽所居除穢而布新也注彗春秋曰彗象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象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一飢見又曰彗象公睹彗星使伯常騫孛之孛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以國為憂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是以非彗子曰君行義而應無德於國家險地則欲其深以廣也為彗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欲為彗詠賦如什書曰是觀之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孛果如彗孛之孛字之彗孛相似匪同。史記齊世家亦載彗一語孛字作辨。今本晏子春秋內稱孛上景公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晏子曰此天象也彗星之出天為民一飢見之故聖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妄設文而受諛詭聖賢人難入主益言將自亡今君嗜酒而淫乎樂不節而賈於小人近驕好

傳楚文而亂聖賢人何暇在彗孛又將見矣父外編謂彗見者其文皆異後漢書折彗孛不同王氏此條據直隸注

星孛東方哀十三在於越入吳之後哀十三 彗見西方史記六國表秦字公元年 在衛轍入

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元折秦編目周顯王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人秦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朔日見諸侯無王

矣晉二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

變動故董子對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元折秦呂氏集解莊七年恒星不見云云襄陵許氏曰王遷精於而董方起之祥

也文傳十四年沙鹿朔之祥也沙鹿朔晉文之祥也沙鹿朔晉文之祥也董方起之祥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文十 晉人無信傳三十三年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宣十 春秋書晉人稱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句帥

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子孟孫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

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折元

宋史曰春秋公羊傳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貫不齊侯也引師而去之故善云大其券究納也 陸氏微旨中
趙氏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貫不齊侯也引師而去之故善云大其券究納也 陸氏微旨中
何也曰發遣諸侯王者之華人臣事之罪莫大焉夫于善其聞義能徒故為之諱也 襄十九在傳聞表而還
禮也公羊傳大其不伐也

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

成七年巫臣之為也

通越以撓吳者楚也

國語

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

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來攻之策不

知春秋之義也

全云端平之禍不往來攻而往取三京或云元人志在盡去六即無人治之歸不
必不觀臺而動曰果爾則雖不攻而元於咸金之後亦自如兵於宋況女真之歸必
徐于車之理 元初宋在傳成七年宋臣請使吳魯晉保許之吳士壽說說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吳吳
無不報命 吳蓋楚甲也晉使於越越王可降降焉吳國為不道求降我社稷吳國以為平原非使血食
吾國與之德天表謂問戰案以而可包晉曰天賦和危危亡次之勇次之越王曰誰乃曰大元曰孫包
晉既命吳矣 通鑑蓋紀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將寇四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難附唐未敢叛吐蕃亦
發兵屯於唐川雲南知雲南計方擒獲乃為書告雲南王欲其叛吐蕃歸化之使使與雲南王志誠吐蕃疑
雲南遣兵中唐川以塞雲南越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是年吐蕃大破唐軍吐蕃大破唐軍吐蕃大
雲南之助兵紛紛叛宋貞元十年吳牟善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遣使來獻捷謂南詔號雲南大十
三年南詔僞稱雲南國號大理遣兵陷越州懿宗咸通元年南詔移居別居之四年陷安陸在安陸屬別寇
邕州十年陷歸州一年攻成都 岳珂程史九言和將以營用其降人馬糧之事由營來航府使於文真
約盡取地而分之文王高麗文真土地歸我 通鑑蓋徵示貞和九年全通葉善果義誠歸唐書不

修好詔晉吳等請以來攻遼之意七年唐二教宗靖康元年金師陷京城又理宗紹定五年時與蒙古兵合圍
汴京蒙古再遣王樞來京湖諒夾攻金史高之開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舊之舉獨趙汜不喜曰宣和海上之
盟厥初甚善遂以取禍不可不審帝不從趙高之報使許之 明張溥書氣瑄宋史紀事本末三京之後後曰
遼為宋數金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不可以存者也 陸氏之辱一帝之慘憤而不報
者自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噬其肉之海上而忘濟康之北行凡為臣子其誰堪之故滅金步役正
也 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界者失在進之太遲守之不固非盡始讓者過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及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帥以善其

功

傳元

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

故書諸侯而不列序

傳十

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邱以處文公故但書

城楚邱而不著其城之者

傳年

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元圻案春
年齊師未帥曹伯次于轟北救邢夏六月冊遷于焉侯齊師未帥曹師城邢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諸
侯城緣陵而遷杞不書其人其有闕也正義曰元年齊師未帥曹師城邢傳諸侯城緣陵而遷之師無海馬故
具列三國之師詳具以美之也今此德二事侯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為其有闕也故德二事侯以無之 傳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胡傅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呂氏案解曰元祐以
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界之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
不能令乃伯不能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界之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
罪也析義最精 經義考程氏迥春秋傳卷之十卷佚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莊十至會于淮僖十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

繼序按周秦漢魏以允合諸侯對一匡天下者數十盡大戴記并有再為義王句章子又有三匡天句蓋之周語又云一合諸侯者又證之左傳有五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者知與宣成所云糾合宗族展喜所云糾合諸侯不同也但管子國語云乘車之會三史記云乘車之會公穀梁傳云衣裳之會

十有一均與論語參差而鄭康成韋昭在禮節節古禮明司馬貞亦以爲說劉氏意林曰始于

幽終於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

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稷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

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

周公與七國會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莊邱之盟僖

五年陽穀之會僖一淮之會蓋有兵車矣繼序按洮是兵車穀梁傳有明文陽穀是衣裳

引抄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

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情師

之詞云爾力難山云若以九爲糾則未可概曰不以兵車矣况九糾通用他亦無證繼序按莊子黃九

之會三乘車之會穀梁傳云衣裳之會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何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

十六年會盟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稷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

取北杏乃陽穀爲九也棟梁今本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何有傳九年會葵邱皇邢疏所

引皆同胡氏通旨因之然鄭康成注論語亦有柯無矣邱則釋文所引范甯注當有所本

紀序看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宋國語西國三川皆秦公及齊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君侯貽于首止註問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會與王同

齊桓行霸賢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宋高氏開美註曰此復舉諸侯世子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

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頭者以不相信也若王世子亦焉高則是所不信者

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諸侯自盟諸侯自盟所以定世子也傳公八年公

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沙丘

傳曰王人者何徵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文公會畿內盟于虎矣傳三十八年

侯於王庭一十九年經會王人晉人宋人齊大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註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

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事見傳七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

侯矣事見傳二十此夫子所以有正誥之辨見圻萊經義考胡氏寧春秋通旨卷末一卷末

貫條例壽捷史傳之文二百餘童子童集之名曰春秋通旨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祀編目李琪小稿妄意

敘葉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

之實猶子詔為之補續且宋成賈履穉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書成於嘉定辛未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此其林又曰易無傳主曰何云吉疑作占 集證

詩無傳故易無通言春秋無通言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開按繁露 陸農師稱之又曰

不由其道而勝不知由其道而敗此論序玫瑰開按玫瑰 禮記謂真得夫子心法元

案陸農師答卷十方書曰夫經之傳不傷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舊史而傳是二而足

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

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理神而明之存乎象其象獨見也豈改曰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一樓改繁露後序曰仲舒舒者為古今第一舍論曰仁人之

對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知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得吾

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繁露注見卷五十八頁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

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

秋決獄二百三十三事原注隋唐志十卷○宋應劭語 今僅見二事而已 開按繁露 聚亦載一事

御史中丞象議薛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集證按北齊書劉劭論引孔季彥一事 梁後魏書梁季彥天旱十文殺之孔季

彥通案案相曰此子大逆論季彥曰言又羊與秋嘗相春秋去其

美氏絕不為親禮也巨手殺重于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賞之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

之語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

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見漢書 刑法志張湯謂博士弟子治

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原注續藏文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 開按文學堂作丞相史○元折案

太平御覽六百四十載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

或曰鬪文也當鬪言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隨其鬪鬪不有休悞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讞父也春秋

之義許止公病過乘於其父西卒君子順心救而不得罪甲非律所當論甲不當坐 案甲乙與丙甲下疑脫文

字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颶風船洩溺流死乙不得葬四月甲丙即嫁甲欲告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非法

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乘車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善大人歸子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周人無專

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厥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通典六十九卷兄弟為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及成咸和五年散騎侍郎齊備妻于氏上表云齊備許歸曰甲無

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中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謂曰甲無

給事中致宣不供養行喪服不宜列朝章章子况數聞其語昧吝楊明欲令割賦面目使不居位會司諫缺
 恐感為之遂令明遊所成宮門外斷鼻誓身入創事下有御史中丞察等奏况疑感受修言修立之弟曰聚
 詔宣知武備中恣為司獄奏馬宜而公令明迫切關要進劾近臣不與凡民忿怒事關者同臣聞歌近
 臣為近主也禮下公稱式路馬君為首且君臣之義宜若君臣之義宜若君臣之義宜若君臣之義宜若
 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當來市廷對直曰為律曰鬪目傷人元為賊曰其賊加罪
 一等與諫者同罪律曰遇人不目義而目視者與律曰惡謂以罪或為司諫故造謀也本手私變難於蔽門不可為道
 曰敬傷威討謀已後復聞司獄因前議而明非人惡謂以罪或為司諫故造謀也本手私變難於蔽門不可為道
 中與凡民爭論無異今日元為君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諷發忿怒
 無它大惡固死刑惡非將軍明當以賊論之不止與諫者皆罪厥完為城曰又問公卿議臣承相光弘大司
 空節曰臣不忝誠已非將軍明以下博士議罪至是尉况宜減罪一等從故壇曰又問公卿議臣承相光弘大司
 使行風俗係綱制使膠東魯國鼓鑄職職遠事張為勿使極制大害法至死臣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雖有
 可以安社稷存萬民諫之可也何詔下軍聞將軍詔曰自古聖侯國異俗分百里無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大危
 之勢呼或變故有餘職正一國教國乘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解何也又詰使膠東南近環
 疆何也且職職皆有餘職正一國教國乘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解何也又詰使膠東南近環
 鄂北接北海國西枕秦山東有東海安其疆職者優度四部口欺地澤其用器乘職不足以充給一郡耳將
 勢宜有餘而不能也何以言之僱機者其欲及吞聘搜購民器也其為國之鼓鑄不足以充給一郡耳將
 能舉火此言與魯反者非僱已前二秦無詔不惟所不許而直捷作賊屈目從民至下名未嘗此聖明所以
 加誅也杜丘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僱自下死而為之邪將等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僱
 窮詭服 漢書五石志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符欲治淮南獄以春秋斷斷於外不講文並仲舒傳先是遼東
 高麗長陵高固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以塞木上主文僱使仲舒見城之穢其書而奏書上召視諸儒仲
 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為大獄於是下仲舒吏 史記詒史張勇傳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
 子師弟子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為大獄於是下仲舒吏 史記詒史張勇傳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
 子師弟子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為大獄於是下仲舒吏 史記詒史張勇傳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

曰字得司寇臧曰書乎注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 聖宋漢書言表曰道法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月令正義引鄭志慮夏曰盜賊曰盜里周曰圖土秦曰圖乘漢曰若虞魏曰司空 說文解字曰 蕭山
 王紹論曰白孔六帖引沈君一事其甲為武庫卒盜器琴弦一時與吳吳康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屬
 入者號重武備精兵也琴樂機弦轉異處盜不至盜武庫兵陳壽曰大車無輪小車無軸何以行之甲
 盜武庫兵當棄市平以上二論皆或說曰此下仲舒所與為異處不得盜不可謂習矢射不中與無矢同
 不入與無鐵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職直百錢者當坐棄市其一 君猶得屨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喝恐
 而難之君曰懼職罪未定若病恐死欲託孤幼曰魯之大夫其仁乎遇過民之仁乎曰釋之以為大夫決於議
 何如仲舒曰可厚棺何以但云三罪平文曰失亡竹比經我考亦云三罪平文曰失亡竹比經我考亦云三罪平文
 猶有六十一是引韓子孟孫猶得虞事非引決獄蓋朱國儒教記六帖為類聚耳○宋經考童子春秋決事
 十六篇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宋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祐廟引春秋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
 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
 所不忍道而 傳有非嫡之辭敝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元圻案傳
 大廟用致夫人在傳以夫人為哀姜公羊以為齊之廢夫先定魯公使立為夫人者殺梁以為宣夫人而不欲
 姓氏非夫夫人也左姜之辭也 李仁甫長編一百九十九仁宗嘉祐八年八月知制誥劉放言引禮經曰
 郭氏於廟臣稱惡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棄於廟不赴於外不知制者劉放言引禮經曰郭氏於廟臣稱
 雖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曰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嫡后之議致之於廟恐其

困學紀聞注 卷六

未系於春秋也。躋於大廟，用致夫人，致者不致，故也不致，致者以其不繫於變，不附於姑也。古者不一廟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能擅重哉？魯官張洸駁議曰：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無大過惡，陛下閱其偶失，諫者復位號，既復則益冊，冊安為並，得引春秋，婦于大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宥也。一傳之說，復有非禮之文，以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繫於變，不附於姑，則郭后之沒，不得其所，實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僱履，履極終不朝，實歟？環涓，即事劉子孫，明事劉子孫，守道，上范文正公書，周益公跋歐陽公與張洸書曰：洸字仲遠，聞封人異，老嘗繼，則莫有傳任，賴州推官文忠實為守其重之官，手部，即中。

桓以許田賂鄭桓元 宣以濟西田賂齊宣元 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部鼎

桓二 納莒僕賣玉文十八 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未流之敵貨茫鞅而昭公不

入矣昭二十 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定 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

邑來襄二十一年 鄭庶其昭五 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圻

年莒年夷二十一年 鼎賦 案呂氏春秋業陳陳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難以行者惟利而已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轍 桓二 在胡氏傳曰弑逆之賊不能改計而受其賂器重于大廟以明不自負是欲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達意知之惡又何誅焉

公如京師者一成十 朝王所者一案俱在僖十八年時豈及以城濮之戰勝 卿大夫如

京師者五僖二十年 元年八年 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案魯公如齊十

大夫聘列宣九年 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乃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

哉元 坑柔禮記明堂位是故魯王禮也太平傳之久矣 天下以為有道之國 王使來聘者八隱七年 凡伯

九年 南季 桓四年 宋伯 糾 五年 仍叔 之 子 八年 家父 莊 二十三年 魯叔 傳 三十年 周公 宣 十年 王子 又

錫命者一 賜葬者四 歸葬者 宋 羅 大 經 麟 林 王 露 香 秋 之 時 天 王 之 使 交 馳 於 列 國 而 列 國 之 君 如 京 師 者 絕 少 夫 子 謹 而 書 之 同 以 王 列 國 之 罪 而 歸 本 渙 澤 之 意 其 責 於 天 王 者 又 深 矣 考 者 之 漢 鑾 猶 魯 秋 之 諸 侯 也 杜 預 詩 云 諸 侯 各 不 貢 使 者 曰 相 室 蓋 與 魯 秋 同 筆 隱 三 年 公 羊 傳 何 休 注 云 時 天 王 崩 魯 陰 往 奔 喪 而 不 良 於 經 按 隱 公 果 有 奔 喪 之 舉 春 秋 必 大 書 而 特 書 之 不 知 何 休 何 據 而 云 然

衛人立晉隱四 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

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

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詩最嚴恐亦未必九也 魯州吁弑魯君其母皆敗

直矣元 知朱子詩集傳衛本鄆河北朝魏之東淇水之北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得據鄆之地至懿

公為狄所滅鄭公東徙渡河野處潁水之北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得據鄆之地至懿

入乎晉焉謂河南劉奕白史氏記蔡而志景知班固語王淫亂事盡削之也奕曰若此言仲尼刪詩如履有盜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豈不能答後以問楊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放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其國者 宋高氏閔春秋集注曰晉桓公初先公之子于次當立春秋不與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孫皆不由太子之命皆不可立

也蓋秋別嫌明微以晉有可立之理故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立之義亦足以備一解

書狄入衛閏二年 二書楚子入陳宣十一年 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

郢定四年 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

吳哀十三年 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蓋深痛乎伯頤之入臨安也然于春秋之旨亦當○元坑案書吳又州來其德于重亡皮之譏慶實

牂以致禍平書楚人入郢其意豈文城惡而不為備乎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馬故皆書曰初葉夢得傳曰初謹始

也 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為賦取法乎春秋元坊案陸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傳曰義初信

諸公也云云八伯諸公六諸侯四天子三公稱全者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劉氏知禮衛曰魯慶公以前蓋未嘗舞六伯于魯公之廟令二仲子賜又當于魯公疑於所無故問伯仲也 仲不知禮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伯遂兼稱諸侯六伯政權皆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異初也 宣公十五年初稅社社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政復十收其一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襄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祠且平 六國表秦簡公七年初禾祖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隱五年 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

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五年 鄭伯使其弟誦來

盟桓十年 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桓十年 許叔入于許桓十年 曰不能六復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

國于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莊二十年 大夫宗婦覲用幣莊二十年 曰

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案杜預注公不使卿而親納幣 母喪未再期而圖晉非禮也 夫婦之常禮不以強

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桓五年 鄭伯乞盟桓八年 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

動無異於匹夫傳五年左傳正義釋例曰國君而逃師妻與違其典儀棄其章服 宋公會于

孟戰于泓傳二十一年 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八公羊傳二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自夷諫曰楚黃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杜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強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任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胡傳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 盟于翟泉僖九年 晉人秦人圍鄭僖十年 曰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

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晉文翟泉之會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鄭上

年會溫朝王今一不稱盟即加之兵言
秦同役而不同心卒不能得志於鄭也
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僖二十一年衛人侵狄衛人及狄

盟僖二十二年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

胡傳傳為狄所滅秦從渡河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避狄難也
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意文無所四夷安靖置之功要不見矣
遂城虎牟襄二

年 戎鄭虎牟襄十曰公其險於天不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陸氏春秋集傳微

曰諸侯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
卒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擊之於鄭也

功 蘇氏輟集解曰諸侯既城虎牟非鄭地矣而 城杞襄十九年 城成周昭二十一年 曰大夫之於諸

侯不自嫌 城杞之役合十 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戴梁傳天子微故諸侯之大夫相率而

與列國其發明經旨簡而當元圻案萊水心書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

謂乘禱机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昭二年 公羊傳所云不脩春秋也方棟山云

周禮釋言之備矣○元圻案杜預春秋序正義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墨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

與禱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全云李字之才 先視以陸淳全云陸伯淳 春秋欲以表儀五

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

明義精殆未可學歐賢注 宋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元圻案柳宗元陸道通彙表吳郡陸先生與與其師友天啟晚洩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焉是而

光明者春秋示陸道通彙表吳郡陸先生與與其師友天啟晚洩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焉是而

所自作性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元圻案 西山讀書記春秋要指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

春秋前筆以為此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教得失考同異心緒稍釋與讀史傳推放實無以

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孫復 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

伯也李泰伯常誥司馬公守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案王闢本誤作 霸無異道

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韋

周伯齊桓晉文國史伯曰昆吾為夏伯 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風公疑

舜禹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場而已假者文具而實不從孟曰堯

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能稱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邵子於五霸取泰

穆穆百文齊桓楚莊 問按杜註五伯本服虔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 集說按應劭風俗通五

莊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從杜預應劭之說同姓諸侯王表則又云齊桓宋襄晉文秦穆秦楚

白虎通並存一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穆楚莊齊襄周襄晉人謂言三代之五伯當知杜氏之說言春秋

王勃稱曰天子也安得稱哉或曰王以上天子 號漢帝亦稱王 王亦稱帝諸侯號也 稱之為言伯也 所以長諸

伯也 蓋平王所得為哉 司馬遷公遷書曰合天下而君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一

伯二曰處平王內皆王官也周衰之伯文職衰微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伯稱職也伯

之語轉而為稱翰之名自是與自孟荀氏而干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皆有二哉 得之有淺深成功

有大小耳 禮史管見卷一深宣帝甘露元年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兼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

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順

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耳非若黑白之相反也 王通雜正論美王之與成成不可同年而語也 仲尼

下泰穆公有功於周能善改過為霸者之畫霸春秋之旨 宋子綱曰取胡氏之說 邵子觀物外篇

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強而力微魯諸侯而楚所執不足語也 四庫全書經目春秋稱宋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考中與書別有復春秋論三卷今佚

錫桓公命 莊元 葬成風 **王不書天** 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巫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黃氏曰抄入孫氏曰不書天者脫 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脫 左 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

為既又桓七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脫 左 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

傳杜注以為史闕文他故此明傳臣氏集解宋子履杜注

繫於天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錫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

翁復丁壯 原注宋文公詩曰履綦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集說釋顏氏意謂就後云顏註以意

解距虛即謂童以推車驅為釋人之目謂老復丁為童也 孫莘老曰管子取丁之跡蓋亦曰解丁也 此

易參同契二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後以言養生世孫之役非也 參同契二卷全解神仙翁復

丁壯老嫗成姓女又明辨邪正意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朱子次事字韻玉野對才兼簡王寧詩人言酒裏春

長在自慶樓即老復丁

董彥遠 問按彥遠字道東本入徽猷閣待制 除正字謝啟敏字學涉獵該洽何云明章斯張

其傳皆闕元符合疏此也 其畧云殘經不悟於郭亡 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齊公胡嬴曰此

疏

闕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闕

疏

雲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人衣袿 頌亂湯齊居說長發至十湯齊三傳齊知字疏云孔子問如衣其袿焉衣衣成文成指為袿似據漢語 魚魯雜糅明說齊魯云魯作齊言魯故曰亂 烏為混淆明說漢錢碎事古詩云魯三烏鳥成 絕下則對因去口明說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為魯以帝為虎 增河南之臣為雒陽漢東之國為隋明說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為魯以帝為虎 絕下則對因去口

車處故隨字 避上則學不從辛明說辛字在辛從自言單入聲 絕下則對因去口 去是而從隋 藁合而棘姓微足省而踈姓絕明說書集傳本姓棘其先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定文於六德之禾訓同於導明說漢魏家訓封

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何元足歲為足 定文於六德之禾訓同於導明說漢魏家訓封 於履獲雙鹿并抵之獸此重訓釋充武語云鹿有角鹿鹿之祭是也說文云鹿未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 云當有未名號但非相如所用未一豎六禮於鹿鹿成各鹿鹿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鹿鹿并抵之獸不得 禾漢書文選俱從丁類法選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疏疏北史徐遵明傳曰鄭元論

其因也者為之 丁尾亂真世入謂左行曲波為尾今丁子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 故曰亂真 鈞須失實明說荀子不有篇鈞有須註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鈞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立書肖而既謬國名明說劉向戰國策序本文多誤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龍卷以餘

命也穀梁傳曰此叛也其以歸書之何也書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非地利也非德也非財也 過則何以言叛也地正國也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胡氏傳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 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君為君則非篡弒之階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因於義而罪 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罪而直書入於官傳以叛人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卷二 註見 襄三之出狄為之也傳二 丁 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 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昭四 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莊子語邵子曰春秋為君弱 其符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桓公 會 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襄公三十年 以蔡般弗討而細

故是郵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宇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襄公十六 會 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元圻案劉歆春秋傳會者講禮正刑一德

之微矣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歸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妾氏處屬為媵以妾為妾也其言以妾為妾奈何蓋齊子焉滕之先主者 也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

沙隨程氏謂二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春秋

而未孰者歟何元沙隨之引例可謂審審其在東宮者於文義尤有礙文史必在實錄斷而

以無為有孔子修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按

春秋當不若是也元僅一月耳今自創自申以至甲辰皆帝在廟蓋元二十年是文採孫氏西齋錄之說而

初吳統孫國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禮有退非德讓史道書當稱為太后

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體本君活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廢唐王李宗在廢龍門天未集假臨

大賈於館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崩且則天崩太后正位之禍夫命筆矣今曰廢唐王李宗在廢龍門天未集假臨

謂亂名中宗廟在太后后而欲并製反居其下之謂也今謂不節晉周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君為負

漢約無漢鼎革命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皇后尚誰謂者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李元復

祚雖亂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而謂為一紀當昭然之出春秋廢書其居曰公在乾侯

祚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謂首天后紀合中宗紀每為一書年和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

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帝矣夫正名所以尊王至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天後遺制自去

帝號及孝和上蓋略略期期耳目且名不易前禮儀篇皆以居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帝而

后姓氏名講才藝智略期期耳目且名不易前禮儀篇皆以居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帝而

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元坊案陶氏所引即唐書沈既濟本傳文傳稱既濟蘇州吳人載其年傳兩

甫唐史論謂上論曰武后僭稱位號唐史臣實錄撰國史者始為立紀聖后事于帝王之年列偽國于有唐

之史禮大亂史法夫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至年得大業雖改名中宗而天命未

改足以首事云云此得春秋之法足正禮史之法也故在其其書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宗紀中宗紀是文作今

起嗣聖繼以論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述其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崇帝統而黜僭亂也 范氏祖周氏

之罪國必自引萬壽作臣后本紀後之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

法則未周也故臣復繫嗣聖之年號武氏之號以為曰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中宗即位稱嗣聖元年二年武后遷帝於房州唐鑒自三年至十四年正月皆書帝在房州十五年復曰帝

為太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皆書帝在東宮故義門云有弊 項氏家說程迥可曰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

於狄泉出王畿曰出居干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干鄭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即首曰帝居

房陵不言曰在 某石林春秋秋十五昭公在乾侯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也居者據而

有之辭則在者止焉於是之辭鄭雖一我猶居之則在上而尊矣乾侯實於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不足

以敵矣此足以證沙隨之說 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唐史論謂二君文章間得能備禮節之稱據以唐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賁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

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云大別山

川之雩原註諸侯雩上帝市於是季氏旅泰山矣○元坊案孫氏會王發徵桓六年大閱大蒐諸天子田莊

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 宋趙鼎飛書我經多鳥次大閱大蒐三軍盡舉而闕之所以必於仲冬○大閱大

蒐之時其能無妨於農乎聖人書之以著其非時說者以雩天子之禮闕諸天子之禮闕諸天子之禮闕諸天子

闕闕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為常而桓公大閱以為僭何邪又曰肆故也嘗地也故大過也或者

以為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書矣安得曰肆大嘗耶 伊川程子曰大書而肆之其失可知凡敘何

初上此書於其治亂興廢之由為二百篇

嘗及得善人誦易在蜀十年不赦蕃此爾無僭天子之說然則趙氏之說為可從

涇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雜澤之盟而後有
涇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程易田云此條與左

傳異而大夫無君之義則公穀言之甚詳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偏制天下之大夫視君君尊然穀梁傳曰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漢書五行志論與亦詳及之曰至於襄公言侯為涇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奉君政文曰襄公十一年五月甲子虢劉向以為先是雜澤之會諸侯盟大夫也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涇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甲寅矣其言天飛與時政相應如此故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宋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申之會在昭公四年左傳於楚有褒無貶惟胡氏傳曰天下之大變也于涇梁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又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王法所當斥持論極有關係王氏說蓋本此又按何休注公羊傳曰楚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故厲陳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說本何休休林以為能行義為諸侯所封與胡氏異瑤田謂何氏既難澤之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言諸侯之大夫十一年涇梁之會也○元圻案孫氏章子發微襄公三年離澤之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言諸侯之大夫十一年涇梁之會也○元圻案孫氏章子發微襄公三年離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於涇梁之會則又甚矣涇梁之會政在大夫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又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昭四年書楚子蔣伐陳陳轅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原文既死中國不振制在夷狄故也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魯則魯不

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蕞啟疆之召而

後如楚焉事見昭七年左傳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全云此亦未審情

桓而魯莊尚從之安在齊桓之霸而反不從乎特以乾時長勺乘邱之怨未平故勿遽耳以楚師伐齊取穀齊宋師太子郎丘公所甚及汲者魯也苟不得極不之會以請侯師于郎將以謝魯而後告之會不至孔子不至則楚未得志於魯也不苟于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魯也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左傳成四年欲求成楚而報豈非季文子非我族類之言則魯之從楚久矣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也甫之賢而秉國不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

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元圻案禮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胡毋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國亂惟家父所刺景國之均不謂問者是也因其畏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焉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

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見定公經傳諸諸侯矣

左氏元圻案鄭駁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五字 此合經文計之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何云左氏言禮多誤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此言穀梁傳左氏之義有二長一傳之義

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此史通甲左傳文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誠緯穀梁窘於

日月劉原父之言也順父語檢公集及春秋傳補遺齊林曹不載當成左傳文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

之迂崔伯直之言也惟例要列入通志當經解十六卷末例要一卷注見本卷上頁今左氏之失

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冕以道之言也此見景

說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何云詭乎或失

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胡文定又曰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解而義精學左

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

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此葉夢得卷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

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時事地誤於

氏曾見國史考事隨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一人乃是經生往往

不實國史呂氏大佳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學者取其長

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闕宋二傳韓文公贈玉川子詩

呂成公左氏續說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異

時人者十一事原注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為依託元

夫禮作春秋時為習俗所移不明為國大義概周至於列國如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會火

此三病也書錄解題春秋類左氏解專辨左氏為竊魏趙殺魯伯事去孔子十七年解及魏魏知伯趙襄子之事而名

公孟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二年齊其解以襄公孫子之趙盡其一世之事為經終泆及後

事趙襄子為最遠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後妻後嫁尚時者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人者予以左

氏為邱明自馬遷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去其說故其書雖實於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予以觀之殆

法未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目也左氏傳曰莊七年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瑞
應錄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
時賈逵上春秋太義四十條案此杜預春秋序正義文下云以愚嘗攷和帝元興止
詒公羊穀梁文與左氏作義長

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家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

二誤也後漢書鄭興傳章帝建初六年
代鄭彪為大司農八年卒官章帝之子為和帝後先失序二誤也釋文序

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元祐案正義曰魯欲建之左氏春秋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談
因移書於太常博士曹爽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談
通大義奏上左氏案前漢書王莽傳欲以地皇四年自發安得於和帝時與鄭興父子奏上左氏耶鄭興傳與
善左氏傳天鳳中從劉歆請正大義為得其實新莽六年改元天鳳十一年改元地皇
後漢書與眾傳亦不
書奏上左氏事

優而柔之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案杜預春秋序正義云大戴禮
子張問入學之篇有此文也
元祐案漢書東方朔傳朔平原次人也善論說客難已用位尊目自慰
謙論中川大戴禮語顏氏不注所出東方曼倩難

杜元凱左氏
傳序皆用之元祐案漢書東方朔傳朔平原次人也善論說客難已用位尊目自慰
謙論中川大戴禮語顏氏不注所出

老泉論論云婦人有諷自周景王穆后始案穆后見昭
十五年傳愚按魯惠公嬖子已有

諷左傳首章正義曰諷
法不生其國曰諷在春秋之初閔孫文姜並不從夫諷金仁山謂持諷為文也計必有秀慧之
管叔康叔之才者
方心醉云哀姜成風敗國皆不從夫諷文

姜茂於莊公時以子諷母恐未必如所云也元祐案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詁注四卷宋蘇洵撰

自周公諷法以後歷代言諷者劉熙來奧沈約荀爽王彥威晁眉家之書然皆雜附益不為典矣至洵幸

詔編定六家諷法乃取春秋廣諷及諸家之本刪考諷以成是書後鄭棟通志略大都因此書而增稱之

諷論又曰匹夫有諷自東漢之陳有始宦官有諷自東漢之孫程始暨美有諷自東漢之莎車始路史論
諷法曰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叔亦有哀淑人之諷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與齊齊其著
者也而齊之婦要已諷曰康見於高士傳其來久矣

象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當每佾八人杜

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案陸五年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八四八大
夫四為八八三十二二為一八十六杜以為數勢宜方行列

既減即每行人數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傳隆以杜預為非謂八音克諧然

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何云書昭國語注云
八人為佾備八音也降殺以兩減其一列耳預以為

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傅隆語見宋
書樂志一劉原父春秋補
術謂士無

舞特性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禮記按今本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一誤作八列誤
作例玉氏所見本古也元祐案莊嚴駁案傳注情之
言列入人為列
通典樂五引禮豈月令章句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樂列也俗佾八人又樂七
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太常傳士佾樂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言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

子至十降殺以兩西者漢共一列耳杜以謂一列又漢一人至十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人諸侯六大夫四人士一八其禮甚充春秋鄭伯納晉婦公女樂一八管以一八開魏韓此業以八人為列之禮也若如魏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一六言禮賜韓一六也 呂氏春秋先鄭繫象微為已勝于寡公之廟也鄭者一人高誘注禮天子人伯誘侯六伯六伯者四十八人 朱子論語入侍注雖兼載服社之說而意主服氏

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

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語桓曰吾為子口隱矣見俱

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諡

紀事之失也 閻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諡為魯語國事故魯伯曰子何辭若成故之曰以成為諡不知下文禮若成氏言諡稱者成故十五傳若成故嫌高祖曰吾成家其亡則成非諡蓋

史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多見生時稱諡皆後人追為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益謹而格益卑矣元折案穆天子傳六卷注見卷四二十五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 四年 成疇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四十人 原注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宋成無語荀子備

謂周公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二人 漢諸侯表謂周封國八百同

姓五十十有餘後漢章和 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 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

半 記載高陵賢王延陵 當以成疇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

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

十人 閻按富辰言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胡十六人有言成疇十五人當為正○元折案士氏謂以成疇之言為正蓋指封建親戚不止十六國言故廣引荀子史記漢表以證閻氏似象現

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 莊十年 名臣之言可

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俗佩玉之時 事見衛多君子淵源有自禮弓

來矣

原繁曰臣無一心天之制也 莊十四年 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

記取之博議彰繁恐未為篤 全云此有感於留王之輩○元折案博議曰原繁百社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忍繁懼矣之變國易主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

立君如傳金觀原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別苟嬖君位者皆無所擇豈亦君也舊亦君也盛亦君也豐亦君也為臣者皆諫此則人君將安所恃乎其象之為人所為人有可議師取其言可也 書錄解題左氏博議二十卷晉顧棟夫校從時所作自敘曰春秋經言極不取博議而徒矜贊喻則學士所發議試也 西山讀書記有臣權於左傳取荀息狐突解梅解爭之言而未及原

原注前此魏公敗大戎于涓涓亦涓涓之戎
但秦之歸就在晉假道于虞之前蓋其餘地也
光縣也距虞十有餘里○元圻宋後漢書郡志河東郡大陽有虞城百有餘里
水經河水又經大陽縣南注地理志曰北魏也孔安國傳說虞於虞城之間即此
城東北曰大陽縣者也魏天子傳商登于湯二廟於虞城之隙乃居于虞是也
又作在山西亦謂之門矣山在城東北曰虞城也 路史國名紀二
蘇并於虞城內之澤之隔縣今據晉有虞城在皮氏東北傳云冀
為不道者據此二說則閻氏說者也 路史國名紀四虞城也陳之平陸東北
二十里有鄭城冀依之者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傳二十七年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

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自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
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元圻宋溫公論公傳家樂不載

楚箴曰民生在勤宣十年生如生於憂患之年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
鳥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文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

生 全云思則善心生生季精別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見卷十如狄之鄆舒見宣十年晉之智伯晉語謂舒有五

即魯齊之彘成括見孟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元圻宋范滂父滂曰然則臣之
所謂才者兼德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飾人詭詐以用奸研取險譎元祐事起以五下多亂職
斯人之用於世也 謝靈運曰唐虞以上無才德而九德皆才也舜禹元德之世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德而於禹曰世濟其美公論其世則鯀非美
也於此見立言之難方樸山云正義曰言之○元圻宋文十八年正義曰史克方欲盛談美惡說事
則云世濟其德以明其餘亦有大過非其實也

貴而能貧貧鄭伯張語見張文節全云知白○未知白字用晦涪州清司馬公有焉能賤而
有恥晉語歌語見劉道原陳無己有焉關按量而能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元圻宋司

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曰奉石此外人願有公孫布被之議公嘆曰人之常情田儉入易見由者
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有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留者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者
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 蘇子瞻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不事生產買洛中僅僕風雨有田二頃妻其夫
人質田以糶場兩婦也時已十月無羨員光以爰繼一事及年序既滿之固辭強曉之行及籍田志封而返
之於光而不受於作人可知矣爰燮字凝之歐陽永叔作廬山山以美之 王稱東都事略陳師道子無己徐
子愷城人元祐中蘇軾傳蔡元孫為慶於朝為徐州致致除夜書省正字家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

楚有夏州宋宣十一年杜注示討夏氏所獲也以夏變夷衛有戎州哀七年以夷變夏周接楚復封陳鄭取

氏也何云夏州蓋志夏微舒之伐也而豈用夏之調乎戎州或其地故有戎楚亦可因其名而罪衛陳鄭固云我姬也何戎之為全云漢軍特有感言之耳秦有夏聲不必謂其變而戎之俗

管子大正篇宋唐書藝文志內政部法家類尹文篇注管子管仲曰君曾其君臣父子則可

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母專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母國

勞母專予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隄母貶粟母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

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子子所謂五禁略見於此

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

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反質晉文公令諸侯而

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責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

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傳二十韓非子外儲說曰晉文公出亡箕

鄭挈壺餐而從述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

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即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蒞闈國事皆用吉禮文元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

唯稱不言而已案事見晉書禮志中節經舞禮不可以訓全云凡諸侯皆聞或天子有大禮則用吉禮謂國事用吉禮矣預之見點於從祀未

為過也○元折案陸元年正義曰晉書杜預傳云大始上元皇后期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服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之喪始期齊斬既葬除服說聞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室樂自以向諱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遠服禮也王雖不遠室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在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議景王不議其除喪而議其室樂早則既葬除喪而違諱聞之節也案晉書杜預傳無此文禮志有之文亦小異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

宣十五年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

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

之遷善豈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吳論按通鑑晉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馬羊祜語同○元折案通鑑周紀四魏王

三十二年燕王以樂毅為上將軍伐齊樂毅曰齊王伐功有能謀不逮下厥勳賢良信任詭說政令屢虛百姓怨盡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若不遂樂之待彼前之非云云又言臣死二武帝咸寧四年帝遣張華就平詔問代吳壽來詔曰孫休果唐曰臣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云云云云吳年春松雲欲伐魯魯子曰不可魯好義而民難之伯夷之治齊不若修德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靡上惡其下亂世宗謂之則義厚而利多亦與伯夷等同意恭審當時者不可失似亦有此意此先儒所以致疑于古文也周世宗謂樂毅曰歸語汝可及舍詳究魏郡華中兵據守要處為子孫計庶幾盛德之言矣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至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

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釋天 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

一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二月見東方宋文公詩從鄭說元

宋昭四年正義曰傳言西陸朝覲於傳之文未知何宿也此服氏以為一月日在畢四度者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也水月令仲春天子乃獻歲飲水也服氏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飲水也故以此說案下可再言其載其時出也文言之其出也北朝之祿位賈良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水之事非初故也安得以下出之為飲冰也如鄭云吞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冰也是也出杜氏說亦通也劉炫云春分至星已見杜注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星朝覲為近之唐風獨稱毛傳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懸於參西三星心也心為畢夫婦父丁家象為一月之云不得其時正義曰漢書天文志云參曰度宿三星毛以秋冬為婚時故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隼十月也者春春神哭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是子屬毛詩李軌集解李注曰觀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候擊之時也今已見在天神其時則故詩人變其義也天詩毛詩李

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名大火燬以為參火皆三星則知鄭說為得矣以其所見之月候候影早晚為有理此言是也若以三星為心星見失燬擊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為三月陽管季春出火言三日之時已天其時矣况在隅在居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中之末五月之中月仲夏之月管仲中是也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樹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

為諸侯度原注孟子注引郭宣子孫寃死字誤孟益按譽通作豫王元長曲水詩序傳游暇豫季善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勿死而上能用之譽傳游暇令行也○元坻家肥說見昭二年正義

趙岐注見孟子雲章章 杜注譽其好也正義曰若是游其樹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社以為譽其美好也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宋君氏遺書子問獨宋其姬書首是最許可故曰賢伯姬故許

姬之行蓋婦人之伯夷也左氏謂女而不婦義三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

之道胡文定議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淳黨叔文而不

羞由其不知命也元坻案劉氏改春秋權衡六如丑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書生亦可免矣及謂

下澤闈子師曰聖人之教為可傳也無可繼也何其德貞婦人吉其德貞之矣所謂婦也陸淳春秋傳微曰

從左氏之說胡傳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而或以為其德貞而不婦非也女德不貞道不明能全其節守

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春秋七月葬夫其姬以貧其寡不歸夫下之禮道也 劉向

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春秋七月葬夫其姬以貧其寡不歸夫下之禮道也 劉向

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後不下堂保母至也左有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趙義永生不知守義而死遂達於火而死所記載一傳為詳 陳振孫曰陸贄本名淳以避憲宗諱改焉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贄去叔文侍憲宗東宮嘗卒不及及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鉞諡曰成子昭二十年是人臣生而諡也氏注云

皆未死而賜諡及魯田傳終而諡之近得全未數本皆死而賜諡及魯田傳終言

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諡也韓愈是也何此語言余頃得未數本不全左

傳洛有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事杜註云皆死而賜諡及魯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子意光明義尤應

終言之字之增何當實據宋本真會也 方嶽山云元而賜諡常事耳何以書曰文承及辰啟章孝之下

宛似一時之事義門云云猶疑未可依據○元祐未若賜諡與祝書實為一時事則迷不應曰傳終言之

三國魏明帝紀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檢服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昭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

既庶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孫自尊廢古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以運魏魏之憂司於

蔡墨曰國有養龍氏有御龍氏昭二十年後漢有侍御史撓龍宗豈其由裔歟集

甯殖愧諸侯之策十年賈充屢論傳其惡不可掩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元祐

左氏曰先二子鳴襄二十一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見德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

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襄二十八年庶幾乎無欲矣元祐末

王母出子文之厥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民良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重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充無以自封矣我逃死非充富也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齊侯昭四年作師敗軍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

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元祐末宋史謂相國世家上曰吾聞李斯相宋景公時有善歸王有

之王衛尉曰素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買鑿金而為民謗吾死以自殉於民故繁治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宋語見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

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語見史記李斯列傳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

為政卽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襄十五年十七年傳檀弓亦稱之檀弓載子罕哭賢

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左傳襄六年子罕逐

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宰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卽左氏分論之事七年

司城宋之司空也左傳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城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

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見本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為

子罕皆所未詳閻按韓非子下兩載石下兩載曰城宰謂宋君曰墨貴賜與民之所喜也若自行之

似自墨亂然王氏竟未讀此○元圻案呂氏春秋算篇為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

人謂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王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我以此不受為寶

非無寶也所謂者異也又召嬖儒曰孔子曰夫儒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可敬也子罕之謂

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梁名喜乃宋之醫臣也韓非子言子罕必與田氏俱說經篇曰齊田桓宋子罕魯李

孫意如晉猶如衛子南鄭大宰欣楚白公固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害其君隱止

道而行私曲又曰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外說曰下兩載司城子罕亦兩及田常字斯蓋理其說耳韓

君擅政知輔若子繇詩外傳淮南說充諸書所說耳

臧文仲廢六關文一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

仁何云置之為廢猶治之為亂香之為臭古人思子多如此○元圻案宣八年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

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長宏為違天定元是人臣不當

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昭元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原注趙氏

氏之書彙本有甚於記女竟之論彙宏也自晉書宋書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齊曰獻周天命

不又大矣則曰龜龜從事治亂安危天也危殆禍伏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

矣而可哉○元圻案金氏經史問答曰左氏書言則知於彙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篇之其論在

外傳為尤詳然可謂聖言之至假如其言則果入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皆有大殃卒由更無可支拄之理成敗存亡之理一至於此庸柳子厚臣化元生忠端已非

之矣○柳子厚弔長安文曰豈成城以夸功矣衣冠朝服之將廢族危子之請避分強聖賢以為世規俾持綱之

臣迫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順也牛僧孺訟志云彙宏文城成周也當天叔實謂宏違天不免也國語衛

處後又云長叔文天有咎也支天壞遠天也人道禍天反常也詩人城周誰人也左邱明誰人也其言若是則帝

不務為取天而天下不務遠天而務別與與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遠不稱自古無

持冠之臣乎 宋史藝文志趙震探春秋類編四十卷朱竹垞經義考云佚按王因國史記闕載趙氏類論一
條云云即照注所引是也其趙氏爵里竹垞亦不詳載蓋已無可攷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乃長衛

侯於盟 定四 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祭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

盟于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 闕按盟與會不同盟會之次為
重禮固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

會召陵蔡在衛上盟在臯鼬則在蔡上與地復異事于氏此折猶未精 全云宋蔡一盟皆是蔡先于
晉而經仍以晉先蓋亦會長于會而蔡長於盟故宋公棄晉誓之大夫仍是趙孟為司盟也左氏以為
先有昭則至矣 方棨山云國按得之○元折棄蔡二十一年經正義曰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也
王官臨之異姓為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至四年召陵一會專稱阮元言於萇宏曰召陵之盟當成公不在
夷狄其母弟也猶先蔡宏說告于乃長衛侯于臯鼬後文則政士召陵一盟當先蔡而經書諸國之
序 晉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政士載書宋雖大略於鄭衛序周而言上謂王官之
臯鼬召也其其餘雖盟未必皆於臯鼬一會蔡在衛上時國次之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神明本其始
也至是言盟會異次之意也簡氏之說未此

韓詩外傳 卷八 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

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為司寇 原注古重世族故命之以祖○元折棄蔡武之許曰王命鄭土南
仲太祖大帥魯父亦此意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 宋李善注引上陽書曰宋魯于庸欲李善注夷庚也引毛 辯亡

論語皇輿於夷庚 李善注孫盛曰陸機著論亡論辨皇之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殷楮
所以亡也 論有上下二篇觀見上篇 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殷楮

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 注又引繁欽辨惑曰司徒王
愚按左傳成

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 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集說按李周翰
補亡詩注夷庚

也蓋漢平道輿物從之而生也呂延濟辯亡論注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五臣注與左傳正義同

齊伐晉入孟門 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已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

誤矣晉表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 闕按胡昭曰唐
文城縣即今山西

平陽府府此孟門近朝歌社注以為晉陰道非也文選河中之石槽山也余馬晉雖指冀州壘口下辨甚詳
集說又齊太公世家上太行入孟門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 隋志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表秀客京
相璠等撰唐志同水經第十六穀水條注京相璠撰表可至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土地名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四

年 呂文靖 全云呂申
公美簡 於李辰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元折宋李辰妃仁宗生母也王蓋聞見
近錄曰李太后薨未幾長將以妃禮葬

之執政對呂文靖留身曰昨夕聞有宮嬪章獻皇后即仁宗起過屏後獨坐簾下曰相公欲問誰人家子
母耶文靖曰陛下為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不默不語遂於起禮後獨坐簾下及章獻上仙問言不入

者公弒力也文曰仁宗初撤慶曆政一日遣出諸華仙寺發李后棺視之其類知生上甯而後改小由是羣疑悉亡

衛公叔發見襄十九年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調按鄭氏注禮曰亦云名故或作發集說按後漢吳良傳注亦引作公孫枝○元圻案錢氏善祥新

反徐本作枝誤乃知今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厚學所見亦是誤本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見仲尼弟子列傳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

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與家語弟子解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

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哀十一年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哀八則

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集說顏氏家訓說兵黨顏氏之先本乎鄭魯仲尼而從升坐者七十

黃門不以春秋之顏高為仲尼弟子之類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八學顏考士最數得此條稱未審孔

門之類高少孔子十歲實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史記家語之年多不可

信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公八年齊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勸韓富文二公之對

愚攻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

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勸也是以

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原注見正義攻媿之言本此原注嘉熙庚子愚試曾闢王國南

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為嘉熙四年庚子故猶試國子監也○元圻案樓氏論攻媿集善韓亦相率使事實

曰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右丞相善韓公時在淮東言諷諭善韓公對使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則刑所謂飛

矢在上行人下而公擲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故以庚亥一機通鑑

長編二百六十二年四月蕭禧之再來上賜韓富富文彥博曾公亮等語問以行過之要善韓之方

與言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走使在下其間辨說解釋愛合交綏而退却復盟好者

比比皆是蕭禧姜丹使臣來稱地使者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一凡其義不異故也隋

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元圻案書錄解題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既為集解別集諸

釋例久佚四庫全書從示集大典錄出宋堯慶白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統歸於凡左傳稱

凡者五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垂法善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善不善先善改

非不善不稱善曰之類皆所以起新總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善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爲義

書互相比較較貶不明故別義諸例及地名諸條應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

凡繁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 此條所引亦見社預春秋序正義 宣十七年左傳凡大子之母弟公在
曰公子不在曰凡弟稱皆母弟也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通于及姜子之等後凡明書
稱弟者皆母弟之義 馮氏經史九十九春秋雜記論曰春秋書法有與策之舊禮全經之通例傳所稱
凡五十五是也有一事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書書曰之類一百八十
有五是有例而傳無凡者多矣又不止五也又曰聖人之作春秋也有書凡之例有遺凡之例有盛史
之例有參酌眾國之例有一百餘年之例有一事特起之例有所具之例有大義遠疑聖心獨斷之
例云云分晰最為精審文多不能全載

魏絳曰靡自有高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襄四年 杜氏謂靡夏遺臣

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

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

故曰魯事羿非無因 全云夷羿雖篡帝相仍居商邱注算羿又二十年始滅靡前此仍事相至此始棄有
高凡曰魯所言不足信而此條較左氏為確以其情事實如此也若相曰事羿尚得為忠乎論說非
也伏願勿專據左氏而惑耳 方維山云嶺山嶺嶺初亦迎緣山衣紫袍後乃倡率不向煤也 元圻案帝
王世紀曰初夏之貴臣曰廢事羿死逃於有南氏收斂等一國餘燼殺突流立少康與杜注同 張南軒答
李叔文書曰鄧康節皇極經世以寒泥滅相保于主黃少康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二年乃少康在禪
而夏之臣靡固有滅寒流而立之之心經筵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襄十年 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沽南呂

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息氣則風也元圻案服注云五風周禮二十三正義無射夾鍾作夾鍾無射

曠唯歌南北風者聽音楚之強弱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按國不周坎屬震艮屬巽震
明庶風清明聽風曠坤風涼兌風闐闐入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穆吹律呂以詠入方音曲今曠以律呂

歌南風音曲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聽服度以為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杜入風義
違蓋節指周禮疏所引之說也周禮疏但曰注云不者名氏屢齋因左傳正義而知為服氏注

讓鼎之銘昭三 服氏注疾讓之鼎明堂位所云宗廟是也一云讓地名甬鑄

九鼎於甘讓之地故曰讓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

索讓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

聽子見說林下篇 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新序節士篇呂覽季秋篇曰篇紀琴鼎 二字音

相近然則讓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繼序按廣韻冬侵二部音相通故樂讓可

轉為其收樂入東部收讓入咸者誤也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元圻案陸元年左傳書曰鄭伯克

故曰克稱鄭伯讓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離之也 襄元年左傳書曰及圍宋彭城非宋地追害也於是
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去了治春秋

追畫繁之宋成也不與其尊邑叛君故僕彭城潔潔宋

宋人取長葛隱六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

夏正者有用周正者元圻案後漢書儒林傳計備曰五經傳說載否不同於是疑為五經異義又鄭師傳子

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日知錄四種公三年夏四月癸祭足師師取過冬秋又取周之未若以周正則麥采皆未孰四年秋適極之師敗鄭徒取其次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未亦未熟注云

取者蓋受歲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曠之元年曰書王周正月而問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若書之君子所不能矣也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與故謂之今學何云以

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故謂之今學樛氏疏譏矣

春秋公羊說鄭家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

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以上俱見何休公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

公羊為賈餗家元圻案後漢書儒林傳計備曰五經傳說載否不同於是疑為五經異義又鄭師傳子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梁左氏春秋作春秋難修條例受說作春秋刪十九篇又賈逵說便出左氏傳大義長有什一傳遠於見異條義之曰鍾繇論出左氏三十事尤難明鄭師所傳之正義父子

之紀綱巨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故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

三國志魏襄酒德曰法雖嚴嚴辭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賈餗家故歌與幹折長短

隋書經籍志一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巢登按太官北堂書抄引魏略作太官厨

權載之全云云問左氏云夏五之闕桓十良入之占襄九名對也元圻案唐書樞

未冠以全書稱諸儒問德宗聞其村召為太常博士自太常卿拜為禮部尚書門下平章事諡曰文四庫全書目錄權文公集十卷 試明經策問曰夏五之闕雖難言而何謹良入之占於兼山何義襄九

年傳註曰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古言遇良之入正義曰遇八謂良之第五 又不變者也是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宣德於遂昭八魯語昔幕能帥

顯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

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

先非虞思也問按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顯頊不祖黃帝之說顯頊○元圻案金仁山前編

曰考之於書曰燔于虞思虞有國之經也夏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庶類者也禹契能和

合五教以保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教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僕伯夫以虞幕並稷稷而官則幕舜重之以明德大自幕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息顯頊窮窮康句望幕也 揚升菴集羅

命舜重之以明德大自幕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息顯頊窮窮康句望幕也 揚升菴集羅

塗云當見漢劉耽所畫呂梁碑序處券之世曰舜祖生窮餓窮蠅生啟康啟康生奮牛高牛生醫賈買之史記蓋同

禹有塗山之會昭四年注在壽春東北說文山嶽會稽山曰九江當嶽也民

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

禹虛蘇鶚演義謂巨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傍立

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集證唐志巨州宣城郡當塗武德三年以縣置南豫州八年州廢未屬

鍾離也云圻委吳仁傑兩漢列縣補遺十縣無傳徐福築城于當塗山中注今宣州當塗縣山蘇鶚演義

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塗山非宣之當塗縣太平州按經無所謂塗山者則四塗山之說亦自不審范

蔚亦自謂郡國志當塗注云徐廣及于此書懷太子不悟何文忠濠州七絕有塗山詩云樵蘇已不審范

南鵠語歸朝偶會村自注云下有馬廝山前有禹會村又云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一在宣州九江之

處馬廝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言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干湖者傳立為當塗縣

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未之有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瓊璠欽仲梁懷弗與定五年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

歷級而上日以賣玉收器之積暴骸中原也案巴魯孟交紀宋元祐豐李拯有與孔子

在帶之間而在從家也王人曰瓊璠

孔仲庭而趨云高誘注季平子意却之與也說文玉璠

視之尋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孛勝初學記玉類引逸論語曰璠璵會之寶玉

也原註下與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襄二十七年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執之

讓銅彘鑿為幾危晉國襄二十七年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定公十三年宣哉元折案李經曰家事

理故治可移於官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哀五年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

哉全云此為趙孟孺義其難以辱元而發○元折案全謂原本入於上蘇之下說今改入本條

稱祝蒙進士補詩云大往不可折狂靈暴憐九鼎不可覆即置入東江與公列于夫屬立東南方故以

一已乃代國相頡頏過遣未移移恥為不義計意亦抱志也按欲捕獲趙及刺前舉手回日月光賜券為符

根傍寫意等字一息庶幾絕星霜西風白楊搖袞僕號黎函殿劍挂墓柏下沾衣案惜哉時不抽毫筆迹

猶周禮元齊猶有禮禮三年觀魯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卷六

三十九

呂向注雪賦文選謝靈運雪賦曰盈尺即皇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孰為

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

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孰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元折案書經解詁集類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

都水使者劉承祖畏良盧十張鏡曰向字周翰也以其善注推引事不說意事故復為此注後人佛與李善厚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則八室乃食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東坡名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作莊何云語文中誤用事有自說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說者如晉

問佐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方錄山云朱子註論語夏朝商變亦因舊註非

不知與明堂位景也續序按包鄭注論語曹服註左傳皆云夏曰朔○元折案水經二澗水注曰魯狄

成公五年曹景公去故絳欲居郭張韓獻子曰上澗水不如新田有池以沈其魚遂居新田四庫全

書校本案原本及折刻六年此作元年曹景公死韓獻子沈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若如義門所云豈

韓獻子作魏唐時本已然矣屍無於曹取晉局以魏楚辭曰秋寒七發燕以微讓吳王孟母及及周亦七

效七發以夷昭君漢華後而陸道實云

劉媿辨駭班固以為舜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元洪慶善曰雖發用舜澆等事正

與左氏合曰殿至所云謂劉安說耳云折案魏晉書一魏徐邈注班固辨駭班固說

而不淫小雅猗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鍾說薄薄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歸於泥而不淫注此亦謂班固

增顯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說子解文心雕龍辨騷篇曰昔漢武愛騷而淮南傳以

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然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班固以為說子揚曰愈於沈江東集一姚與左氏

不合蓋元固非經義所載書錄解題解類聚卷七卷漢書都水使者楊大夫劉向集漢書都水使者

南郡守蓋元固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述之注雖未盡善而自淮南王以下以為訓傳者今不復

存其自便信其於庸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與祖從而神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此條所引洪慶善語見解

去雜疑注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

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齟凡諸子紀事若此者家方據山

則不必說苑篇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為盜遂達國按欒盈史記作欒冶諸君詳也然

王氏偶未契勘及此何云苑宣子為范桓子皆誤元折案列子說齊宣王國者途有盜者

蓋得之傳聞不見史冊故耳能視盜之窺矣其窟藏之間而得其備者

侯使神盜于百無過一焉侯喜居趙文子文子自吾君何察而得盜盜不窺矣且知獲不得其窟藏而

覆其罪曰言所獲者耶獲也遂共盜而殊之皆侯聞之大駭又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耶獲死矣然取盜

於下方文曰周彭何益於是侯問盜者不詳報料隱隱有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而教明於上化行

遽人來諗之。妻子衣食而自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妻曰：古大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覆屋，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長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王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趙楚吳越，常勝於卒取，亡焉不達乎時，勝也。唯自憂之，王為能持勝。士會趨趙盾，為政在晉，公七年趙文子乃庸之，晉孫桓去幾六十年，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二年，至元年，趙襄子始立。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滑於杜佑通典。案今本古古 按釋

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闕按曹魏時博士張融議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也。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也。元折案通典四十二

志禮記后氏稱黃帝而郊，鄭注司馬遷五帝本紀云：孫尊曰：帝九代孫尊之曾孫，帝元孫計不合如此之甚。魏徵為述之誤。歐陽公帝王世次圖序曰：禮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因其說而考之，蓋舜夏商周出於黃帝，禹之甥也，不傳其四世孫舜禹之甥也，復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曾孫，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夏王季同母，禹下傳十世而為紂十世，禹一世而為文王，文而為武王，曼文王十五世祖，周十五世孫，紂而武王十四世祖，而代之，王何其謬哉！世十八年正義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從而譏之，云：按錄則錄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禹則異則舜之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案今本世族譜無此文。四庫全書總目十部雜家類考古編十卷卷程大昌撰禮經義異同史傳禮說之所訂證。

雍熙中太宗九年 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卓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祺不可校據杜靖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

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為證，持以詰詬，維祺不能對。原注見禮記卷三 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

作 近人集說錢坫謂人曰：子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鼠以合詞章。原注見學文獻公書 案此學說為禮 觀錢坫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

定也。闕按魯曰：帝賜為魯安王子，欒以任預手所定左傳，左傳諸儒得三歸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一事，實為史公傳言，論初文公里人，實從從公府，纂其真說，可說名，則說數本公刪其重者，分為二十一門，改曰說苑。

南齊書高祖傳，歐陽修史書，官人也。博愛五經，謂人曰：吾自居晉，丹書武王教，錄分位，李釋校，字有禮，歐之儀，因明至道乃著，方經字論，言以言，形生庚子，日陳方經，經之自號，被范先生傳言，太祖為揚州刺史，范為主簿，不到，棄人而歸於禿者，故王氏仍以求休之。陳書，金傳，多之敬字，思禮，南齊書，陽人也。年十八，策書秋左氏制，身著經義，為高第。南齊書，武十七，王僧虔言，太子懋，字善昌，梁書，善昌世祖第七子也。撰書，論陰人始，殊在言，城有北僧，南度，惟膏一胡，虛中有佛書，傳僧曰：一輔書，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班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者。孔稚圭為則開，校孫瑤人，九經及佛字化，初任工部侍郎，蒙詔校一字師疏，杜鏡字文周，無書人，博覽經史，明經解，補書校理，歷官上禮一敬，侍僧一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河南南人，開禧二年，登甲科，至道中，知睦州，遷拜大府寺。贊熙字大雅，景州安人，善學，學字，防，添加，當重為之，延學，與子宗諤游，遂登甲科。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何云鳳翔時議作之不成

論竇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

與駢送賈李裕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證集

魏慶之壽八子唐甘之孫三良詩曰古之仲言曹子建兩湖明卿子曹曹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坡公和陶發身

故有道大節要不虧者為社稷死亦則同其歸願亦有治亂臣相從遷羅賴通孝愛二良安足稱善如是言

則一良不能無罪非坡一語所絕千古若為論之東坡鑒公孫說竟全取和三良詩意相反蓋五十年時

議論如此至在死所見益高絕入意義此後復所以極少作也○元所案文選曹植二良詩案蓋元下世三

良皆曰然王案詠詩語發要之死焉得不相類注劉德遺書曰曹曹二語別案穆公要之從死風雷曹曹序

黃鳥表三良也國人則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案之從死曰殺以從死東坡咏秦穆公曹曹見生不諱

孟明公有死之日而於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二子從田橫蓋從自殺之說四庫全書謂生不諱

秋左氏傳論一卷宋呂祖謙編續左氏傳疏射補所未及故謂之魯發又無傳本今自於宗

大非是也傳文又疑抹抹之可成秩其中如射說孤射之稱孟獻子穆公孫敖二子兩條俱曰博議所

言為典是則其言成於晚矣呂成公左氏傳論卷五文六年趙盾其符與公孫敖二子兩條俱曰博議所

之善見得錄悉周雖向博議趙宣子特地遺事餘皆須射始齊全不是蓋古人風俗尚厚故不如此正

卷八文十一年王獻子受為伯一子修石經告季支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也子正

是宗子卒有君道博議所論此事非是

齊至日定之節皆先服鄭范唯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

在韓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孰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

滅之韓又不盜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

信夫閩按國策三晉既破晉民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碭之地也無所用之段

墨不待鄭亡而久入晉矣○元圻案莊公于十七年為晉桓十二年同盟于曲沃陳師也○二十九年晉

文公與諸侯于翟泉謀伐鄭也文公十四年為楚莊王之一年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法從楚者陳蔡宋

鄭魯入欲收韓晉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韓兵而攻秦之有韓人之病心過先斬不行之道則秦兵不下

一舉而攻晉陽則其國歸而為三韓必不聽韓魏韓魏韓事可成也史記於自宋紀李斯因說秦王

請取韓魏他國於是使楚韓范雎曰今韓魏之處於天下之樞也漢書地理志云秦攻虜車

本劉左傳所謂穀也正義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徐州西泗水北音似漢書地理志云秦攻虜車

男之國魏稱為大魏故特號韓仲恃險者若以周韓之故而晉韓雖弱不敢不許周而晉是驕而貪以韓

嘗者左右成周之安善辭伐罪無不克矣史記韓世家襄侯二年滅鄭而徒鄭國秦始自本紀十七年

內上虜以韓韓王安蓋約其地不其為鄭項梁本紀卷之四年項王雖兵圍成臯漢王逃楚遂拔成臯項

王乃自取秦彭越張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吳越傳曰保浮西河而下中流羅而謂是趙曰秦故山河之

固此韓國實也趙對曰在德不在險老子曰道在人心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文曰大佳兵者不

祥物或聖之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善善於管衛觀詩可見已術不足言也魯自括

兩學紀聞注 卷六 四十二

戲之爭而桓宣皆暴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龍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

哀姜成風事而敬嬴事襄仲矣何云內言不諱顯放翼聞季友之亂而事之非姜法也然備不察文

俱備閉二年義使與君仲漸於哀姜同利則許古長臣矣襄仲雖有私怨之大惡

亦非悉乎敬贏也全云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若

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效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王哀十政治

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元祐案城碑雅苑有苦葉新臺風霧奔序皆為刺宣

記魯世家武公九年與季子祐少子戲西朝周宮王立為魯太子武公歸而卒戲立為魯公九年鄭公

兄祐之子伯也與魯人攻戲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胤是為孝公

魯十一年羽父譚弒桓公將以宋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魯將授之矣羽父懼反酒公於桓公而譚弒之文

公十八年文公死敬贏廢而故事襄仲魯公曰為其少故也魯將授之矣羽父懼反酒公於桓公而譚弒之文

周人以韓事神名終將諱之案桓公十年正義曰魯諱終於周曲禮注云生

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昭七年衛侯惡卒

齊黑子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書其所魯公九年鄭公

以來也疏曰其死者則不諱若卒喪而後無卒復存者名諱名而廟字耳理道要訣云自古

至五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原注春秋漢高皇帝三詔曰古天子之名

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則生而稱諱矣謂白漢宣始博議謂名子者當由為

孫地出顏氏家訓風俗篇閔投孔疏引能氏曰名字諱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謂齊惡非石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漢書地理志見後故晉文公投壁

于河曰有如白水唐二十四年何云此不足憑云詞人俗習如此三受載國云崑山千五百里

高萬一千里去崑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地其白水出東北取曲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百里一

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唐二十五年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原注彧之言曰晉文公納

失之乎境外訓豈誠於為委有故曰諱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閭內

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曰見夫元祐案詩序木瓜章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

哲春秋皇論論晉桓之不太子也不欲使惠王廢嫡庶之不臣其本也故仲尼謂之正天下首止之會皇也

晉文公之迎襄王也精以求諸侯信委之名非其至誠也故曰德文之業王叔之師見也以其不本尊王

正義故謂之諱而不正

介子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傳二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平高

於四倍何云召平嘗舉孝晚年失侯為漢相者申屠輔賢於郭泰集註按廣雅十六蒸應字下云

聖賢○案召平高於四倍乃朱子證申屠輔賢於郭泰漢有應輔隱於淮陽山中與四

邵子物內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

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楫士大夫

曰寡人不敏北堂書抄不敏下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兩官

無使民困於刑集註引見御覽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

於棄灰者闕按晉書秦穆公曰其君實強其民何罪秦穆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君若君也則

忠不試一君之言可為萬世法○元折卷五南風之詩條說於出見罪人下

楚之興也軍路監錄宣二年其哀也羽豎被豹寫昭十國家之興衰視其儆侈而

已全云此有感於西次湖山之筆

樂王餽毀叔向襄二以王公不好賢也梁邱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

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原注劉賈顧子曰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

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房嬰之中著於竹素梁邱之佞于今不絕原注顧勇

在儒家集註引梁邱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矣全云梁邱據與能諫於景公向佞之有

見御覽四百五十七梁邱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矣集註隋志儒宗顧子十卷嘗陽州王

據能愛愛動能諫景公二臣梁兩朝事君為說皆身同顧言志據併以為助不失有梁邱據豈有樂主辭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襄二或欲蓋

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宣二年胡傅是盾為五年摧杼殺太史襄二將以蓋弑君之

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

三致也元折案注預案秋序曰懲惡而勸善水石而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致人徒之類是也正義曰

齊折案注預案秋序曰懲惡而勸善水石而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致人徒之類是也正義曰

抑之書曰汲黯者取人有罪之稱也抑誅其罪嚴故至孝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多矣例不台見經籍
地出秦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故書其之使詔名不滅

孫卻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至此孟子所

以卑管晏也 全云徐邈唐末拾遺李嶠詩也春秋無賢臣論以見當時時諸臣無心王也 集
說魏氏書志西孫武又集 卷唐孫部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了好句孟瑒之集

稟謝勳勳四十卷浙江志徐部素化人唐末為左拾遺朱風籍唐書春秋無賢臣論曰陪臣於諸侯若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
年恭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元孫安孫部善數無賢臣論曰陪臣於諸侯若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
臣於周義大夫也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使士至弱周曰諸侯侯是豈祖而後父佐諸侯而敵周佐父而敵
祖遂使周制弱記號而已桓文難以爲靈則正之反有封禪議之禮豈賢有其功而敵之而有反
封踐礼之惡於是風教大壞海內桀知人不堪而何邪無賢臣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 昭十 秦之心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大史記周赧王
五十八年十一月秦尊子與入逃歸解頤曰按歐國秦與入至不草史楚腹而見主后說其狀高其節曰吾楚
人也而自子之乃變質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稟積在外無無師傳所教學不覆於諸士罷之秦之被書蓋
兆于此 隋高祖素不說學亦二世而亡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 昭三十 簡
子在晉魯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雅陽貴尹子奇曰未識人

偷焉知天道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常變者雖皆聖聖之精言 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
狐朝○元坑案通鑑卷犯遺至元德元載令狐朝譴深巡于雍即巡使將將軍魯景於城上張翰相屬財發射
之面中一矢而不動朝疑其不入使詰問之乃大驚深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城上矣然其如天道何
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偷焉知天道 張雅陽詩曰不辨風雲若妄知天地中籤之至乃欲以人勝天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宣十二年 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 宣十五年
伯宗之言
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 昭公五年杜預注
邪也衷平也 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
是 集說宋子名臣言行錄引龜山語蘇子容公在中書致公在密院中書偏劄用印致公須鈎吏入行
遣他日應密亦用倒了印中書吏入印簿亦欲遣公歸吏入汝等且道密院密初行遣用印者是否
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 哀八 斯言也蓋有關於君子矣
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全云此言也為呂文煥劉整齊文虎諸人言之○元坑
劉整齊 鄧州拔臣文煥以華陽教陳梁以貴州拔臣師樂以江州拔臣文虎以安慶拔數人皆宋大將實道
所趨厚也益珍湯池社稷所寄一朝戾戈魚羊食人久寇相殘為厲前驅臣文煥等實實趨逐不亂其制矣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困學紀聞注 卷六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年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

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于李斯元圻案荀子儒效篇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公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禮義統天下而致其上下者也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才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定四年韓亡矣借漢兵以

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原注見韓王成之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

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

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謂武侯後出師表既見三國志本傳注其志一也

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

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

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觀忠也戰國策

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莫敖勃蘇贏糴潛行上岢

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善本僅字之誤立不轉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原注左氏作漚與子虎

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全云楚無濁水疑是濁水字相近而誤大敗之楚莫敖勃蘇即申包胥

也莫敖冒之裔楚之同姓歟嘉定錢氏大昕曰楚者楚之訛冒者冒之訛即古文申字勃蘇與勃蘇包胥聲相近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贏糴跣走走疑當跋涉谷行上岢山赴

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龍屨沙石躡達膝曾繭重氈七日七夜至於秦

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黢墨涕洟文集以見秦王亦與

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修務訓吳與楚戰莫敖大心懼其御之手

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生遂入不返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戍也見定四年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何云周官冢相

太史小史之後內中外交之隕石土鷄宋襄公問周內史傳十有有雲天日楚昭以問

周太史哀六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

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孝宗在位十二中榮感入斗同修國史李燾

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榮感犯氏祕書丞蔣繼周言氏者邸

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

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國按理宗在位十六年庚申改元後枋臣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二館遂不

復知甲子定五年慧星官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國按理宗

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

叔輒所以哭日食也國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祭天文記時政彗合占候御氣等事以人

司之故其時彗錄有變而知移無遺○元折案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臣太史公既

掌天官不心民後漢書是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鄉人心也本帝雅衡衡善術推其理中車遠為太

史公故其問作事同曰見其志云有問於者曰五子性德應感而交之約已術就無堅不斃自思世路斯可

互異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傳二十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溪昭十淮南子訓言

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襄三十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十襄仲於秦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文十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昭十有太叔儀有母弟鱣

衛獻所以入也襄十有趙子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

可媮也襄三十日子無謂秦無人文十日無善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國之存亡

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案東方朔曰律文有強矣士者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

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官之奇項有范增不

能有其有矣 史記高祖本紀子房書何處情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 魏之窺吳則曰
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 本傳賈政事疏 此皆以人
為盛衰也 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復將無主謂說交耳 元坻案余登臨第十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
為盛衰也 國子古之為國者辭弱揚舉以有人無人為難重言以詐取主會於秦漢則君子無謂委無人
賦說不用也 反曰以區區宋猶且不敢入臣可以望而無乎夫受國於朝師重臣已未必無人無謂
賊殺之罪絕曰國有人焉賈誼曰奴之禮也曰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
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一事專於元坻豈不依然然

隱公之天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天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元坻案宋王昏春秋皇綱論卿書曰氏猶隱公卿多不氏蓋隱公曰廣長自號若同於攝政所用之卿亦不
正命也 以別之 隱曰隱不謂命大夫此說也 信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左氏無極杜注曰其事未聞
之也 又云天夫無故不稱名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聚也公羊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庶之位當
於例也 夫無入殺其大夫在傳曰不稱名也自言其罪也公羊傳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聚也 說采傳曰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文入年夫殺其大夫司馬亦可放采亦左傳曰司馬權帥以死故曰官
司馬權帥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來奔官權帥至葬曰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公羊傳曰司馬者何司
城者司邑官也曷為皆官聚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聚也 說采傳曰 司馬官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若之
辭也 二傳之說已不同如此至宋儋要於從一傳或各為說不可殫述矣 氏論而不斷蓋闕疑之意

春秋詠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宣四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

甚矣 成十年安定先生曰是成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元坻案其公四

鄭公歸生若其君若傳曰凡殺君稱君者無道也稱臣之罪也 杜注稱君謂非書名而稱國以弑其
所共絕也 稱臣者謂書名以示來世 成公十八年正月庚申魯殺其君州蒲數稱曰稱國以弑其
君君惡甚矣 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

宗人慶夏之守禮 哀十 聖人遭化也後世犯葵邱之誓至有多矣漢之劉輔魏

之衰潛我朝之鄭浩守經據古其有魯示人之風乎 關氏劉輔諫成帝不宜立權使
任為君後當諫文帝不許立郭

直矯為后 元坻案漢書劉輔傳輔問問宗室也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謂腸胃傾欲於早晚之
女欲曰臣下惡與大焉語曰屬木不可為柱與人不可為君夫夫人之所不才必有醜而無醜 三國志
魏后紀傳曰魏郭皇后大祖為魏時得入東宮太子位后為夫人之所不才必有醜而無醜
黃初三年帝欲立為后中散大夫上書曰春秋魯無以妾為夫人之禮禮者相尊命子矣邱亦曰
無以妾為妻若因愛登后使敗人譽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一起也 東都事略鄭浩字志完
常州高陵人也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累擢用事既已廢后后立劉氏為后浩上疏曰仁宗皇后郭氏與美
人向氏爭寵郭氏仁宗廢后并失美人讓於貴族而己惡惡事獻所以壞法為害世法也臣民畏畏賢妃爭寵
而致罪則先失美人以示至公國有仁宗故事在焉 追述郭氏惡例

夫差之報越 定四 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

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

有取焉况吳乎

全云此為大水語宗子言之○元按秦謝國策燕昭王收散兵即自立厚幣以招賢者欲將殺韓往見泉隱先士為樂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擊行自齊桓嗣半自桓士爭戰燕燕死周生與百性同其甘若二十八入國於魯卒卒樂供職職於是以樂毅為將將軍伐齊齊兵敗之遺其子穆迎於舍之宮內盛酒結大饗會樂毅討國擊等輸之大饗將士汗流皆厚感效因即相而論備入於宮與李自是等款移來皆種墮進攻斬之通鑑信安帝德安二年載慕容盛居命曰願五驅之休文武之方宗與社稷舉而復嗣不獨孤以眇眇身受天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慕容盛之言書不載而通鑑載之故曰君子有取

周之大寶鏡河圖大訓列焉

見尚書

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

矣然而老聃之禮衰宏之樂文獻猶存

何云史倚相

於楚而老聃之禮衰宏之樂文獻猶存

楚

國按奔楚作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在倚相之後

於是觀射父倚相

何云史倚相子朝以前人

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

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典以楚昭王夫國論家昭王大臣員樂次之官得法而百姓不治非禮之方乎○元折秦家語魯敬叔與俱之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堯堯居於社之所老明望之則樂廟朝之風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聖周之所以王也家穀事員禮樂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

宣十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

年皆以紀綱風俗知之疑自鄭之後

宣十

晉自肅魚之後

宣十

精神景象

非昔矣

元折案呂成公左傳說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鄧晉師敗績楚莊既勝晉人竟采示觀此不敢自居功之意後伐陳因申叔之言既討既入歸因其若有禮復討其地還然不敢自誇詩書之言宛有備者象及且周問鼎之輕重漢然除天子職不假道于未聘豈不假道於鄭而陳成謂侯所謂禮者象已不後見又襄九年秦景公使士離之師于楚將以伐晉楚許之子棄士子棄廢數國之德故自歸使能至於子棄晉之臣而能廢數國之德則政事上昔明此一事尚以鄭之朝案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王會使武于難晉之臣而能廢數國之德則政事上昔明此一事尚以鄭之朝案看當時楚莊王所以而立百有餘年者蓋百國各有腹心之臣乃屬兩國之政業象伯見不敢輕略如此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順心背離一見得見以當晉之霸者至於象文曰看晉公之請至象文之會請秦成說豈非桓宣文君臣卑聞志得意滿且以象魯經言入年文中之合說使知象之和無所不謂其君之驕可知成之會泥寫亦可知而桓公之憂魯亦可見象業自莫本無言也王成此條何以信括呂成公說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

之空言

闕按馬公論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後經不書曰齊陳恒弑其君于公伐之陳陳恒春秋二百餘年大快也語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也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中於魯國

見哀十

史記仲尼

仲尼

載天子之言曰夫魯父母

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全三於則蓋之拜疑出關得已甚矣不知宋末書之曰源便

與淵子軍向科會改正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隱元年成季昭三年唐叔昭元年有文在手曰友曰虞

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父魯作友文字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闕按音都張文潛生而有文在手曰宋故以為名而字文潛務務云○元折案卷陽公集古錄載南仲韓厥伯銘釋文蓋古作長與說文合而重過山書故云劉焯謂有文在手為虞莫得若此其後得古文也字傳傳既久又改為友字李陽亦以文當如國書為魯也趙鼎有銅書銘作國公諸鼎不能考定以魯為非也以古文考之以國為魯在漢猶然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漢史記上諸侯五季序趙季成王時其相虞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秋序正義張瑛亦有功於斯文矣浮邱伯亦荀卿門

氏傳漢初出家許氏說文解字序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

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

魯人犬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注原

手詩經注字本為禮治又以五十五為宋館閣所定而全云云蓋本傳言無所不備然其多學可知且其本傳出其門則亦傳矣文云曰向高貴如穆生文隱論有包氏字尤高繼序授荀卿子即浮邱伯○元折案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為韓之是也全也重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荀子儒教篇亦不亂於上能不亂於下治弊之極也詩曰至土左亦且罪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揚雄詩小雅采芣芣芣毛云平平辨治也韓兵為胃腹天五十○惠氏九經古義五采桑耳不盈頃釐釐云頃釐易盈之率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釐易盈也春易得也然而不以貳周行大雅行運云教弓既堅傳云云子歌弓歌與彫支字荀卿子云云子彫字諸儀影弓正義以天子彫字為事不經見非也

御孫曰儉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註于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

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宏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宏正邪雖殊而啟

武帝之侈心則一何遜董字乃言不可無制度文章儉宏言味也○元折案史記公孫宏列傳為為人核多多聞當稱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余兒體野生曰國者則示之儉風儉則示以禮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成十五年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於齊成十八年小人眾而

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詭譎而以汲長孺為類全山為發精指宋游為狂晉士習

於曠達而以下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元折案史記汲黯別傳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天子

方昭文學士曰昔欲云云麟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兼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感愛色而罷朝謂五日其未及野之驛也漢書宋傳季孫游魯人也書宋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刀割斬臣臣一人曰厲其節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孫也上大怒曰小人居下訓上廷辱帥傳罪死不赦臣以史將天下將軍幸無忘印調駭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臣言無不效其言非固難奪之晉書下屋傳趙子寧之濟陰陰邑人也死子母謂之曰卿恒無閑素常如貧貞女不亦孝乎蓋曰諸君以道德懷人流相尚孰耶吾者未盡而罷

列國空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於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

語趙宣子曰大哉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元圻案襄十五年趙宣子與晉侯會于戚

寺人披之斬祛唐二十芊尹無字之斷旌昭七其鱗一也披請見而晉文義讓之

無字執人於官而楚靈救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方嶺山云晉文問靈公漢高

帝之救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京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全云一是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宣二年謂者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定元年

謂范鞅也一以喪師敗于一以失諸侯定四年書曰人惟求舊從政在宋月汜鞅

新從政僅十日新字奇確何云新謂在宋非歷居執政之謂元圻案邑成左傳說宣公十二年晉君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遺子馮是也襄二十二年告君亦然樊

贈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益諫文帝曰獨不見人痿乎

元正扶案史記樂舞列

佛高祖嘗病甚惡人瞻乃排闥直入上劾劾一言身狀尊見上流涕曰臣嘗恐不見臣等計事
獨獨與一臣舍袍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博奕刑起又哀益列傳上幸上林苑后臨苑人從其在禁中
常同席坐及坐布席蓋益引鄧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益益曰妾主可與同坐哉陛下下所以為慎
夫人通所以為陛下下獨不見人痿乎上歐百語慎夫人賜益金半鈞 賈誼陳政事疏曰臣竊跡前事貴山
至言曰臣不敢以久遠論備備泰以為喻亦此意

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

原注傳言歐陽孝之為楚語云雅子之為傳傳不同傳云國語
非邱明作有一事而一文不同○案劉炫語見唐書十八年正義傳元謂見袁
十三年正義○方棧山云左傳元五年載吳師在陳楚大夫歸惟惟子西曰三子恤不相親無患吳矣於楚
語則曰惟惟為子西語無患為楚語惟之語此亦互舉之

傳曰楚語又按晉書公辛左傳在九月國語在占納公子重耳左傳在明年正月國語在是年十二葉
月又按漢林語左傳云召穆公作國語文惠公公梁十三年齊地之會是語作與公先種左傳則先晉人
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見漢書本傳

作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

甚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

後故取其書言說楚定事為詳原注國語仲云左氏世為楚史○鄭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

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稱也國語之書出於解左氏為楚人之非重耳
按漢書公羊外傳穀梁外傳○元坊案韋昭國語傳敘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春秋明因聖言以攝
意託王義以深發其明謂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舊史世稱王以來下訖周穆穆伯之說以為國語其文不主
於經故號曰外傳葉少蘊春秋統論三司馬述班固以邱明為名則左為氏矣然漢復言左邱明厥有國
語按經諸君子左氏左邱氏悉以左邱為氏則傳安得左氏耶

臧文仲以玉磬在魯糶於齊見魯語容齊二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

非也元坊案書統解類雜家類容齊隨禮禮書重聖各士卷五卷十卷翰林學士鄧綬通鑑書錄解題編
皆有小序左筆未成書二筆再三再書書五圖曰左傳古圖曰左傳古圖其說不可確舉當依和問案
宗為政無王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二傳其宗高祖故其所引用絕為非周禮當宗曰春秋魯魯仲仲以
玉磬在魯王齊按經所書但云藏孫展告糶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國語四篇莊公時載文仲以璧圭玉
器如齊生禮

晉語伯宗索于庇州犁得畢陽案韋昭注索水也庇覆也
州犁伯宗于伯州犁也及樂弗息之難諸大夫嘗

伯宗畢陽實送州犁於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之孫孫皆以義烈

著所謂見有似之者大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集證吳師道戰國策注豫讓義
士也遷列之則變而麟氏古

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太子觸目見於二番殆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所美之爾大書記解題略

見而記不書未知其言之信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史史為輔氏

原注通鑑取此戰國策知伯帥趙張子孟詵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遇轅門之外知過入見

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文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原注輔非子同云更其族○秦魏非子十過篇

載智過事智過即智果也金云通鑑以一說之先後不同其證古今人表知過繫於趙襄子過事○秦魏非子十過篇

知果○元坻秦國語知果圖案作智過晉晉過即知果也圖何本皆作智過即知果也蓋亦顏師古之誤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而適者距違原注騷騷也離離也伍舉所謂騷離

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法元坻坻案史記屈原列傳屈

愁幽思而作離騷騷者猶離也漢書揚雄傳又怪屈原文絕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及江而死自過

不遇命也何以進騷騷作書往往據騷騷受而反自賦山及語江流屈原名曰反離騷又云離騷作

重一篇名曰廣騷又列情諸目下至廣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至奇曰畔離也年聊也與有相難於而無聊也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原注景王三十二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

孫圍聘於晉見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

以王孫圍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元坻案景王十六年五十五年三十二年楚昭王

相蓋原曰白芾楚之實北國應曰楚者觀射者能訓辭以今於語法在矣何相者朝之獻言於襄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有數曰雲運徒州金米竹錢所生長異羽毛之所出以備軍服是則楚寶矣豈有駭色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公羊傳文子產子產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

孫僑原注子產之子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闕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某說左

是字施父子殆伯見齊語鄭子然子國子弟其子欒乃老舊以父之字為氏者又文子驪龍子駘深國僑以

修辭打國僑書國僑亦本紀顯慶一年遣使祭獻大國僑修辭傳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詳傳子皮讓

國僑史通微疑僑字左傳前則子產則次見國僑以前為種字產為國僑也○元坻案昭四年子產作賦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平陸五年比美僑伯名號字子驪在本云孝公之子諱族之子稱公孫

是孫之子不得祖諸族乃以王父字為氏耳僑伯子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僑伯之上已加臧蓋以僑伯

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國子流傳受之體王當春秋思傳子產就職公

鄭語依畷歷華史記鄭世家注華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

之王也章昭曰華國名泰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案此水經二十一

二泚水又東過 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 原注按下文前

管作華 闕按此證致精太繁彙及以贈注字設誤矣 何云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字鑿今 華後河則上文

本國語華字雖俱作華字然其上云若冠 何章後注云云華鄭其下云華蔽補丹依既華字之土也 注云

云云華蔽補丹此八邑皆可也下文云若前華後注云云華鄭其下云華蔽補丹依既華字之土也 注云

是兩地一爲邑一爲國不得合解且其注華字係於前華後河句下而又云華字國也與鄭氏所引亦不同 鄭氏改

百五十九州郡部引鄭語亦作來 陸華今河南開封州局爲管城封邑後爲鄭國漢置中牟縣補丹依既華也 注云

嗚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嗚犢雙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 世家

簡子殺嗚犢三十年書實雙對簡子誤也 集說容齋四筆淺書劉師傳徐承等上書曰趙

國策說一入姓名云陽翟舞雙而史記古今人表單以爲陽翟實雙舞雙及舞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 按今本史記字世家乃以爲實陽翟爲雙說死既據高而實有陽翟舞其不同如此○元坻案索隱云陽

簡子殺嗚犢三十年書實雙對簡子誤也 集說容齋四筆淺書劉師傳徐承等上書曰趙

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爲法 闕按東坡續楚語

語 集證考志柳宗元非國語二卷○元坻案柳子厚與呂汲論非國語書曰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雅好 怪以反倫其道短而學有以其文也感嘆嗚呼至此六經是聖人之遺教也余勇不自制以後世之訓怒乃

國語不厭死之說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經義考二百九江氏端端曰劉氏章非非 國語伏願曰劉章有文名病字充作劉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別刺非非非國語江端端疑章亦非非

國語豈非非國語有二書也又曾氏子乾非非國語 卷迭案此則非非國語有四 宋徐夔初補編曰張嶠

余今本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援拾其差失者論以非之 江端禮臨川人劉原文

古以一句爲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 定四年 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 年

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二字爲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闕按國語

言而已至矣一言臣語是古以一字爲一言不爲非按廣六曰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知學亦以一字爲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元坻案東方朔自謂十六學詩書論十二萬言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爲星不福無道火

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開接章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

除丁東曹漢書高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

在五星之聚元圻案孫子計篇曰天者陰陽之勢時制也杜月五星聚伏越史墨曰三十二年夏伏越史墨曰不及

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此歲星之臨吳元圻案孫子計篇曰天者陰陽之勢時制也杜月五星聚伏越史墨曰三十二年夏伏越史墨曰不及

四十年越其有吳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曰年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先期用兵故反受其殃歲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

合天意故歲星福秦而弗滅漢發感罰星也宋魯公出一善言故感移三空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書錄解題兵書魏注孫子二卷唐中書舍人杜牧之撰

子產鑄刑書昭六年趙鞅荀寅鑄刑鼎昭二十年至鄆折竹刑則書於竹簡矣定九年

然甫刑云明啟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

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詔聖乃云二尺四寸之

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二尺曹褒新禮書以

一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真與禮樂志叔孫通所擬禮樂與律令同錄

陳人遺秦刑書又文學館更時有秦記稱說云魯記謂曰知太子淳意奉三尺律令巨從孫耳一見王所

聖人遺何也又曰廷尉治郡縣律自來且二十年亦屬耳訓曰久三尺律今人書出其中後漢書曹褒傳

字叔則魯國薛人父序禮事依進舊典雜呂五經講記之文歷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以終始制度凡為百

五十篇篇巨二尺四寸簡奉上帝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迷巨新禮一禮禮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七年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

者存呂居仁謂忍詭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闕按呂覽守經謂

上節者忍恥嘗讀謂言屈於市之少年步趨於郡之家族何准論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何云杜有

道事嚴氏與有道從子預書云忍辱至三公方隸山云隸亦云能忍辱者重全云忍辱一臣亦當別白

杜婦之言多流於馮道元圻案色子雖驕屈心而抑志云忍垢而操尤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

也此管子短語君臣下篇文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訟周桓公也桓十年然管子能言之而不

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語類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闕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據蔡邕案論衡幸偶韓

文公與衛中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

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見禮也以為多文辭

襲十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

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八司儀問君若

禮是在云問者曰若不差對曰使臣之來襲者命臣之隨大夫曰三子之不忠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

禮至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據案莊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見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襄九今俗語云二匝匝開本淮南子詮言以數雜之壽曼

天下之亂猶曼洪水之少泣而益之也原注本于作數集 集證今本法雜匝也人

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原注俗語出於此 集證今本高誘注無人生子二字呂氏春秋應通篇

或以益為皇陶之子列女傳翠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皇陶之子伯益

也原注李處為李忠訓碑二益妻 子贊禹甘生相秦擊與皇陶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滅文仲聞六蓼

滅曰皇陶庭堅不祀勿證文公使皇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

之甚也原注列子夷鼓圍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 聞按伯益為皇陶之子水鳥高誘注曰春秋及

益為皇陶之子是未必然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為秦在春秋之時梁丘明傳伯益為皇陶之子則秦乃皇陶

之後而服虔仲聞六與秦滅曰皇陶庭堅不祀勿證謂秦之不建民之無接受說使皇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

言不若皇五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皇陶賜姓自啟政攝至封皇陶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

以皇德之則益與皇陶不若為一族也明矣 漢書卷之志備家類劄記同所序八十六篇注曰前序說苑世

說列女傳類編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娶不恤緯昭三十齊女有禮成二漆室女憂吾况委質為臣者乎原注列女傳魯漆

魯漆室之女也 言婦投紵後其夫之讎而不知其君與不恤者有異矣 何云緯以大為天 集證列女傳

魯漆室之女也 言婦投紵後其夫之讎而不知其君與不恤者有異矣 何云緯以大為天 集證列女傳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不謂厚齊固言 須託為注釋本末

同是已月主 卷之九 五十七

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四云齊蕭蓋機大初於即鎮早大之
初創其兵權幸也外患登乘莫之能禦也 集賢唐書僖宗初兩河底定僞與段文昌當國謂方無虞
勸帝密詔下銷兵十之 歲限一為遂死不補謂之銷兵而蕭幸連亡無生業聚為盜賊會朱克勤王庭
漢亂蕭詠 日悉取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募市人烏合謂北漢復失河北 元圻宋後漢書百官志五
漢國置都尉一人悉取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募市人烏合謂北漢復失河北 元圻宋後漢書百官志五
諸郡都尉兼令無都尉之役而昭補注古今注曰不在其官都尉官應曰每有剿賊臨時都尉事
訖隨文應即還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向矣自都尉官廢後
無從備戰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一切取辦勢窮然不及謀其計備用其戒皆一日難支即賊劫城
鵠捕獲賊賊去 豺虎是以每國常員王旅不振張角賊偽亂播遷入州並發應安統天四十五萬餘流
成川亂又後漢邊陲之兵非我族類念其難保備置軍人為已功累夫民使應統之存且出若級不救
而敵是講義之隙其禍敗豈虛也哉又劉劭注曰晉大康之初武帝謂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通
監御史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未定合之為一當輪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外
領兵馬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未定合之為一當輪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外
罷其兵剽州分職皆如漢兵故事

劉知幾史通書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昭七年不識其先藉談取謂昭十年鄭名世

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見隱五年晉有胥臣原注曰晉語○桑嘗語四司空季

昭注季子晉大夫胥鄭有行人子羽見襄五年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襄三年程子伊川謂君子之志所慮
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見程氏遺書
莊公寤生隱元年風俗迥二云俗說曰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關採周書禮疏
有商鞅子註云言夢為紂所以故鞅史記解王百左何秋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鞅參以家大語書見而夜夢
也則程公寤生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全宋語生者胎生也 諸說皆以意為之云 元圻宋太平御覽三百六
十一風俗迥二云俗說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胎生者胎生也 諸說皆以意為之云 元圻宋太平御覽三百六
寤生武公長孫天年說民亦然有妨其父母 余又冊皇柱未合讀曰桂樹南枝綠葉成康二年公孫夫
人書親主慕容容德左右以告方慶而起寤容說曰此兒生也 元圻莊公長必有德德遂曰德名石二十國春
秋前案薄交文變錄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產寤寤而寤余初疑寤寤當作寤謂倒置未得一事不敢復
執即說矣

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見吳吳晉爭先雒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

亡故呂氏春秋仲春紀曰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詬之流

耳闕按何紀略傳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雒與王氏嘗日所引本同今流俗本盡作雒何云案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雒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昭元年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

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詠焉全云穆天子虛不足據穆王尚不應至此昭元年折衷穆天子傳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列子周穆王西巡穆道有工人僕師獻所造能偈者王視趨步俯仰信之也與盛姬內御况觀之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案晉語司馬遷伯羊王於晉公春秋乃而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

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後君

之命昭七年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

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全云叔向晚即元秦平邱之會其辭無理王笑曰元折秦胡于知言曰寡欲之者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襄十年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昭三年杞田

之治僅及於侵小襄二十九年師保固如是乎全云叔向為趙文子傳言於宋楚六卿之所用者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哀十年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

所受法度昭二十年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夏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

之法則治漢福語見九年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則商云蓋魯昭元年案昭

宣帝十一年復篇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一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一復都官之典以重省府

禮典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禋之典以顯主威十復制國之典以顯私意故王臣有稱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

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仁之則也傳三年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

隨舉文言亦此類闕按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集善思民類曰論禮其所

逸周書禮典解已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者見人問單人言述而不作推此言聖人莫言作哉但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王之原注注大優施謂里克

妻曰主孟昭我

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

左傳晉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昭元年魏戊曰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

昭二十八年此大夫稱主也閔侯風六以曰魯善以韓之冢而主猶稱齊侯懼于季孫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

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

昭二十九年史記

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云之誦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

也戰國策梁王魏嬰饒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

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閔侯周禮主曰利得民注至主謂公卿大夫是矣矣矣稱主周之制也

全云禮附會又云魏以主君為稱未必如深室之言蓋世降而名稱變耳集禮記坊記注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周禮曰主及之禮視從父見弟正義曰此據臣下自稱曰大夫之君但得言曰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自有地者亦得稱君故禮服云為其君而帶稱禮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而禮制主謂諸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云句謂禮傳事君與不如事主見也稱大夫之妻亦稱曰主而禮云孫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自謂乎是也

男忠錫孫孝潘校字

餘姚翁元圻載青鞵

公羊元圻案闕氏自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

案此董子對應西王

謂見漢書本傳翁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為其功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

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

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身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

一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嚴者江都之言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嚴者江都之言

○元圻案漢書儒林傳取即江公受較梁春秋及時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此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於是困意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五行志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太史公史記自敘余聞之董生曰孔子知書文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議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建王事而已矣夫春秋止明三王之遺下辨筆之紀別錄發明是非定猶孫善惡垂箴箴言朕不自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天者也公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何休注去季表按圖辨知姓劉孝當代周見節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學者未精讀春秋庶人憐人之意此亦帝

之曰趙氏秦穉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者為闕微義統十一卷第三第四亡逸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劓贖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顧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元折案漢書蕭不疑傳始死五年后男子詣北關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十石難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使交收縛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不疑曰諾若何感衛太子甚衛太子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棄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歸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公羊傳定二年齊國夏易為東衛石曼姑師師聞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蓋公而立兩國曼姑與魯師以拒之也 漢書蕭望之傳五風中匈奴大亂謀者多曰匈奴為害甚久可因其擾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對曰春秋季王白師師侵齊聞戚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季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師古曰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孫于管士白師師侵齊聞戚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也 又馮奉世傳亦重連使揚言北連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規南道與敵血戰漢奉世以為不攻擊之則莎車強寇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王自投傳首長安上議封奉世丞相將軍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顧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且加爵士之賞 公羊傳定十九年公羊給師師侵齊聞戚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無違事此其言定何者且大夫受命不歸出也何也 元折案春秋傳定十九年公羊給師師侵齊聞戚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無違事此其言定何者且大夫受命不歸出也何也 元折案春秋傳定十九年公羊給師師侵齊聞戚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無違事此其言定何者且大夫受命不歸出也何也

助拜為皇太子等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服承明之任歷久待從之重懷故士出為御史問若其差久不聞問具當伏誅陛下不慈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公羊傳傳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楚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退也註不履事臣罪大於不孝故絕之言之也

左氏載曹劌問戰莊十 諫觀社三年 譎然儒者之言八公羊乃有盟柯之事

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原注欽案 柯盟曹劌

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 關按盧六以曰案禮公沫宜言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柯欲以齊

恒待秦政不亦愚乎 元折案公羊傳卷十三年公羊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升輿將下車而從之管子

汝陽之田管子曰君許沛桓公曰許曹子請盟桓公不與之盟 戰國策齊策云丹質於秦士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隨易水恐其滅至天子毋患之謂荆柯曰就使劫秦王使悉及諸侯之地若曹沫之與魯桓則善矣則不可因而動殺之刑則至秦秦裝於期之頭也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殿上復圖而劫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至秦王身自引而起袖絕髮劍以擊荆柯勸其左股荆柯廢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元折案 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

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 關按高宗 紹興八年 議 魏光履 叙次 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

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鐃吁何止百世哉 元折案莊公四年初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為萬義也春秋為萬義也

宋文武賢臣有敢直主蘇忿主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說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姜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元圻宋儒八年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既為脫諱以幸為妻也其言以幸為妻氏姓立姜之辭也劉向以為成風而越禮皆從之范滂謂欲奪其母實異其母此言得春秋之旨晉書禮志中與李元平表帝章皇太后紀雲帝欲服重江彪等亦在禮服說欲降革軫又冠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魏縣三月董子治公羊春秋其說具其繁夥亦見於漢書五行志改志曰釐公二十五年西宮災穀梁曰為愆公富也巨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曰為釐公立姜母為夫人巨入宗廟故天災愆

夫人居也若曰姜何為居此當諒去之意也據此則仲舒實主公羊之說而以夫人為成風乃劉子政之說也故崔駰穀梁注亦引作劉向原齋先生以此說屬之董子不知見何書當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養城也注云若令以草衣城是也

年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幾亡魯天子之心而不養城顏注云養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受功定元袁子當從漢志作哀原注音初為反袁差也與左氏合方維山云六合釋云云疑一或

之說然不養城頗實解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

閻按見隱五年。案傳曰公易為逐而觀魚登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

登來者其言大也按桓六年行過無繻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傳曰易為謂之逐來來之也

而意田口授也化我為為變之若何德之也。按見莊三十二年。經梁丘曰即傳曰何以書譏

按見七年。經梁丘曰即傳曰何以書譏以禮新也。以禮統之故因謂之撫之齊人語也。注禮新也。以禮統之故因謂之撫之齊人語也。

澣流何讓臨臨民之所流也。註無弗加功。澣去垢

曰澣流。荀將按文十五年齊魯名竹獲一名不與下將字連。傳曰賁物而歸之

人語也。荀將而來也。註荀者竹獲一名不與下將字連。傳曰賁物而歸之

謂也。傳曰賁之不言出入者。謂為文詐戰。按傳之十二年許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傳曰詐戰不日。此何

所也。詐戰。往始按文十二年。案所也不與上往字連。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鄒伯曾公會于夷。傳曰還者

齊人語也。往始按襄五年。若疑不與上往字連。傳曰孟將滅之

于諸也。所始按見來八年。傳曰陳之也。注

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即不如齊人語。母主齊人故知之。若鄭詩之遺放于此子之類。

中國經謂之冀州藪秦傳曰郟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經行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說從實而後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曰冀州言之云云折案尹士之稱冀州猶今之稱冀州師為長安京尹為京兆尹也但祇可用之於辭章耳釋文云鄭本京兆郡為雍州之項後徙河南新鄭為豫州之潁冀在兩河之間非藪也陳氏云備侯深難郡冀州故以爲藪

秦自殺之取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

陳氏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闕按僖二十五年秦因筮中公闕克以歸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厲

克歸秦宋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云云折案使止晉秦後傳五傳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厲曰外相敗不書此何以書惡言也言之霸秦有方焉自殽厲以來無伐不從也文公未莊姜與魯姜姜我妻秦師于殽敗秦秦師之擯怨自此始更三君交兵殽厲後晉不十年晉楚不競而楚霸晉故外師而不及特書及而晉侯稱人晉不競而楚霸秦亦與有方焉文公十六年經書秦人秦人巴人滅滑

伯宗攘鞏者之善穀梁子非之案非五年傳孔子曰魯其無稱乎陳氏也註取晉名之言而行

伯宗子子黎奔楚州董公遮說漢王註曰趙涉遮說侯侯擊天下興亡安危

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何云委魏至澤潞頗採用杜牧之說而反出之云云黃州全

隱九年峽卒快者所快也案范甯註疾名也所且氏陳徐邈訂尹更始所氏見于史者漢

有所忠原注快者快也後漢有所輔周法傳風俗遞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

後傳注曰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鞏挾豕芻芻先儒謂大夫未

爵命於天子不氏此類魯尊王初微之說曰氏集穀梁傳許氏曰凡大夫未命命於天子

氏為所非也集證史游急就篇所不侵師古注云所所不擊也古有禮相相禮也則快之

照堂聞人鄭虎臣相臣都文粹載所載將將縣新建縣民書記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

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

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

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案以上諸書于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

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毅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毅有一月之差今

不可考闕案王氏後宋景雖有也王去法每月辨一篇生主公毅歲已酉辛去左氏歲王相相則七十四

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辨難辨實不遵歷法近黃太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

八

利學七月注

卷七

一在楚西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齊公路於台亦水推以歷數為定論○元圻案南史隱傳臧榮緒東莞
葛人隱居京口後投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徵為主簿不到轉受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
李釋教識道有敬禮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者拜五經并讀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
生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寧喧歸期何元侯國不共二貢職而使石尚歸朕十四年經

書天王以是始終益傷周而敷魯也毅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

乎元圻案劉氏敵春秋權衡十七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朕蒙白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
行禮於魯也請行厭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
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入至則書矣何足為魯邪是殆不然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益杜預屈經以申傅何休引

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全云朝請言放俗當能罪王何以救世道遺儒也集證見公武

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毅梁而公言三策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傅文
者復事註九年公伐齊納糾傅解云惡乃之言惟范甯不私於毅梁而公言三策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傅文
季冬之禮之人豈當舍三軍之警恍身獨關以決勝敗乎故傳十四年季班及釅子遇于防渚解云左氏傳近
人情禮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
昭十一年楚子麇誘秦氏伐殺之于申傳解云殺秦人之職人論所不容王職所必加禮凡在官皆禮無殺也
偶與楚子麇殺秦氏伐殺之于申傳解云殺秦人之職人論所不容王職所必加禮凡在官皆禮無殺也

之論也此說與此傳文之失○元圻案中說天地諸子諸儒詩有於史依六義而創異猶漢自出於春秋
徵聖經而證眾傳

毅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

古禮之存者元圻案襄二十四年傳倫之禮者食不兼味羹藜不塗飾侯在道不除百官而不制皂
不除祭祀不驅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祀大夫之禮也小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起馬不秣師兵弛其兵戰道
謂諸君不脩者庶所脩作毅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禮之不除者曲禮註云為妨民取取食也毅梁傳亦
云道果除豈祭祀不縣則有事但不縣毅梁傳又曰禮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新禮不用祭也徹膳
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毅梁云君食不兼味略入蒐狩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又禮以為
防中過防非獲不從奔之道也而傳失不獻不成禽不獻不獲多去取二十焉其餘與土乘其說於射者
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實仁義而略勇力也小雅車攻傳田者大
焚而射焉正防或各其中視禮以為門環鑿鑿以為對敵容張而矢擊則不得禽左者左右者左右然則
矣而射焉正防或各其中視禮以為門環鑿鑿以為對敵容張而矢擊則不得禽左者左右者左右然則
君之危故曰左驪而射之達于右驪為上殺射右且木公之射左驪達于右驪為上殺而傷之賦豈未獻不成
取禽者以辭讓取二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左驪為上殺而傷之賦豈未獻不成
為禽者以辭讓取二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左驪為上殺而傷之賦豈未獻不成
取禽者以辭讓取二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左驪為上殺而傷之賦豈未獻不成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毅梁之文為之

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
 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語孟而論
 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
 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篇散云有子惡臥而燂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
 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
 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知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
 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
 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弟子稱其
 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
 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
 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弟子之

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如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
 喪之踊孺子躓之喪哀公欲設檢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語所
 載為是牛仲嘗謂此條因循有若不可屈兩應實於廟庭上禮而為士折德行有三番問子養且伯
 子張或曰曰西華政事之不實由來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矣曰子夏子張皆有聖人
 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五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易文學於子張
 也何疑○元坑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論語拾遺 一卷宋蘇軾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為論語略解其
 凡載論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二之三六觀十又開居眉川與其孫博等講讀因取軾說之未嘗者重
 為此書 書經解題別集類王石渠集十五卷天台楊自南撰王充空補之撰亦嘉祐二年進士買莘之妹
 夫從王安石游最久

春秋文二 正義二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杜主張包周

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

木何嬰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元坑案魏何嬰說集解飲曰贊論語二篇或論語

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詁而世不傳漢末大司農鄭元就贊論語章考之齊古以之為注梁皇侃疏曰魯氏包
 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 苞疏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 皇侃疏曰贊論本云問主也○集說按公羊文一年
 傳虞主用桑維王用栗注不期主練祭壇虞主於兩階之間易以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

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與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解字是以何氏以爲疑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問主文按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社主說不爲無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爲宅兮匪義迹其爲道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

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集證後漢張衡傳注文選注同石林案義考載此條石林下有論語釋言四字云以擇爲宅則

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

從之晉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全致堂說未釋○元坻案何晏集解包氏曰歸者

曰里爲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身爲善也 劉敞七經小傳曰里猶居也言人爲善身居仁於仁爲美 書穀解題論語釋言十卷葉參伯少翁集致堂論語語二十卷禮部侍郎建安胡黃明仲撰文定之子也 九經古義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章子亦作擇趙岐云擇擇不處仁爲不智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善說 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元坻案何晏集解包氏曰歸者

孫季純或問三歸之爲臺名曰說始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譚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臺是其證也 曰歸者歸也歸三歸者歸三歸也歸三歸者歸三歸也歸三歸者歸三歸也歸三歸者歸三歸也歸三歸者歸三歸也

曰若此則爲僞上天盧東門員姑同科委去去十租以爲不檢則亦但爲僞聖賢之僞問者主於僞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全云餘姚燿胡先生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

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

也原注考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闕發此九段發有天下舉于衆舉舉而不錯四以誤合 集證經 善考孫應時語說今伏傳若論舉直錯諸枉 條於困學紀聞○元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編 湖學十考附編 卷末孫應時感應詩字李和自號獨胡居士餘昧人嘗書謝曰夫進士知常默察判部 武舉場騰作應時端立及張漢會稽釋文爲釋其始初嘗應爲助邱奇辟預科吳職逆謀其具奏疏

王景文云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孟子見

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且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

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情時無百年之世世無

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原注引子之言曰觀物篇○元坻案王賈字景文紹興三十年 序其集曰難其論古如讀經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歷無有間斷其集久佚今本從水集六典錄出分 爲十一卷而此條所引不載集中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元析案荷吳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離散空置而樂其在中矣 曰屢猶母也空猶虛中也本于集註取長前說

申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以上論

之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棠為黨家語解子以續為績傳焉之訛也後漢王政碑

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見宋洪亦以根為棠則申棠申根一人爾唐開

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伯宋通鑑書元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

朝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明薛應旂宋元通鑑書棠為宗祀祥符至五月追封孔

下六十二人為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

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根申棠今本史記作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根

關按至明嘉靖始存根去黨以合論語 未行申棠元本作中堂 集韻隸釋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絮無申

棠之絮與堂通詩子之曰兮侯我乎堂兮笑云堂當為巷堂又與棠通魯碑堂字亦思堂令應孔熈業作堂

申根申黨存根去黨

甘羅曰項棠七歲為孔子師宋見前節史記甘羅列傳淮南子漢書古今人表獨不列項棠 董仲舒對策此七異於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棠也 見漢書董仲舒傳 隸釋載達盛碑以為后

棠 集證堂字達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女子文曰才亞后靈當為師補苴氏曰超漢後傳韓之題首后師

棠七歲為聖人師又有項首故后為師又信康為項也淮南修務訓禮樂實知篤篤作禮記新序雜事五乘項

人皮自休文載雜者云無項記 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註疏無之 元析案文選顏延

注引補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棠曰居何在曰萬流澤注曰曹與萬物同沈也

師擊之始鄭康成謂魯大師之名宋見何太史藝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

人 集解太師擊適齊章註孔安國曰亞也次也歌擊 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 漢書古今人表太

古曰八人皆料時奔走多散而 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擊抱其器而奔

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董仲舒曰紂紂作大樂數數擊守職之人 古今人表列太

師擊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全宋云按商本紀紂抱樂器而奔者太

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擊八人之後八人在紂時列上誤合兩

事為一吳說見兩漢列談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史記十二
神道第四卷周厲王末諸侯年表
序大史公謂春秋盛禮讓至周厲王末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正從孔安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

國注 何云注益其蓋所委信及見之者也以注法為正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育人篇集注後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為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句

老彭鄭注耆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及居其上故朱子克從包咸之說公羊疏記曾
子問鄭註老聃古壽考者說也與孔子同時正義曰鄭註論語云老聃問之太

史 何晏論語集解曰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朱子曰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元名鑿疑臣封於
彭城歷夏至商年七百歲世不云姓姓名在歷代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餘歲老彭一即老
子也王弼云字老彭彭是彭祖 陸德明論語集注包至老彭彭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周老彭見 龜山
也鄭至老彭彭彭祖 大戴記康誥德晉商老彭及仲虺 朱子論語集注從包氏大戴禮

答胡 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尚書注曰以曾子問言禮
迪功 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尚書注曰以曾子問言禮

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
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天瑞引
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

謀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謂卷十曰仲尼問禮或以說舊聞謂卷十
向有或以析疑似五章或以老子兩字 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

以為師也 按世宗內容成氏曰除日無書者非以明其則應成氏國有書老字述而不作此其明證元
坑宋呂氏家範雜記上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無以自異其於成氏國有書老字述而不作此其明證元
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強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蓋孔子未嘗謂老子也

王無從曰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
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原注唐武德縣 關注本地理志云縣屬亳州 集賢堂鹿邑縣今

不全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
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合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

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官從之元折家梁清樞義統川流注疏上舍朱子此說合
史儒林傳著卷辭補註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錄藝文類聚注入卷辨證一卷宋朱子撰以後
漢王逸章句及史東周補註一書詳於訓詁宋得意旨乃應亞亞編定為此本其訂正舊註之謬要別為辨

證一卷何周密齊東野語記紹興內禮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子為之註雖門客豈焉此
條明胡德裕直錄題為已誌

尹氏之說則為君而言之謂為臣而言則君之便臣雖小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哉哉 皇侃論語疏曰君為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臣為使君則臣必忠也 湯養潮名漢字伯安字仁人度宗時官刑部侍郎以純明嚴學士致仕謚文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所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縞也刺其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今讀者從

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疏 純帛注純實縞子古縞以才為聲 原注釋文純帛

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 疏古縞紵二字並行縞布之縞本字不誤紵

才詩曰露矣箭縞縞文云紵有縞依字承旁才後人以為因作紵又毛詩豳子士妻紵衣儀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縞也取說文 集說說文亦部純字下云縞也以糸中聲縞字也純陰陽倫切 紵統

以供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義有二 一糸旁才 是古之縞字 一糸旁中 是純字 但書文相亂難索縞字並音

文不明者謂純以為縞也 〇元圻案釋文細順倫反縞也取作刺其反黑縞也

君子不以紺緼飾孔氏注 一入曰緼 案集解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

緼七入為緼緼在緼縮之間爾雅 一入為緼釋器文今禮疏強云練衣苧葛練綠

集註謂練絳色以節練服亦用孔注 原注正義曰一入為練未知出何書又云二練以練

一染謂之緼緼今之紅也再染謂之緼緼亦二染謂之緼詳練絳也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緼鄭注

云染纁者三入而厭文再染以黑則為纁纁不得為此練服也孔注云一入為練肩仇疏云練者以絳色天

服皆曰緼緣而不曰練緣是孔注誤以練為緼故鄭疏云石林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 見集 大聖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

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大元永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水厥福其

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也近者理也又曰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合 漢書水滸水子雲見交人也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

火異九數木當之官上使倫尉淳于長受水所飲書水對云師古曰三綱者臣友父天也 漢書地理志

雄曰為經夏大為易故作元永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水厥福范滂注五為君位君臣父子大綱道正則三

困學記聞註 卷七 十六

綱得編舉則得其正故為中極極得其中故為長其福也 樂記正義引禮樂考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疏曰統通同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

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原注與太極圖說同 何云周子蓋用其語謂其云道致動亦名理也 元折案曰進致動包咸語指履集幾之息視義踐作自進致動疏 云智者何故知水取政自欲動進其諒故云智者動也形理作日進

石林解執禮云猶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

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

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

樂以小雅為周德之哀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

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

為先後突實二年左傳注云公之賦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以此次之雅以正變為大小 為先後 變樂數次 次雅正變曰今樂頌篇次不同蓋以此次之雅以正變為大小

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聖朝政事之廢典而以所陳者為大小

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

遺方橫山云此解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序天子何獨不言而雅頌為得所竊章上文樂 正此言雅頌非指詩聲也指樂音耳樂記云入而無樂樂不節無形於外而無聲於內而無聲於外先王恥其 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入而無聲樂不節無形於外而無聲於內而無聲於外先王恥其 百五篇孔子庶幾欲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也 元折案皇侃疏曰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 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皆得其所雅頌之為樂多矣者吳名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賈晁 跋石林樛山二氏之說而國風之次得所亦在其中矣 宋史藝文志葉季得論雅頌言朱氏經考云宋見 而附載前釋以宅為釋衣此條於後豈其說 僅存者歟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

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

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

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原注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已而呂氏春秋以為姓名者也 何云魯者字於下則呂實未始為人名姓名致堂 自誤也 全云展禽以直躬為人名未必不因呂實而何氏亦攷之未審 集論推周子沈訓謂直躬其父

據主而子證之高說注直躬楚晉人也躬豈有其八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陸德明謂禮釋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号

周生列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 太平御覽八十一

一引謂五臣九臣 元初案何晏傳叙注故司空權傳太常王肅博士周生列子為之蓋稱周周之

條目序云裴用效後天下演說表奇之間故書此書以舜舜作給仲仲尼作師訥云受拔植朴子云舜駕五龍漢教八禍桐熾甲夷齊文云五刃不厲於武庫九厥伏轡於文塗書本於此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間道聞見深

矣 此文字符 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注言無所用心者非以博奕為戲也謂此章者當以意略之論陶侃之言參觀集說吳志韋曜傳時察言應文

類亦在果昔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應詔其略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野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防日廢業終無補公道何異於不而擊之置石而投之故書書簡傳常謂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每立可逸游荒醉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酒器擗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釋

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

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何云樣文云夏侯焯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

感其知已經過元靈輒建勸效祭賀自為文曰操曰幼年遠升堂至持日頑魯見躬者培榮高舉皆出操囑仲尼稱不如顏淵字生魯致買陳土死如操操也 九經曰周文王與女俱不如也

云吾與女俱不如也 禮釋文曰鄭元訓傳况從馬融李長孫學子於巨與女俱不如也

周有八十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 包注章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 周注此四產母後此天所以與周國○案注

周書武帝篇 闕卷序 尹氏八十注云武王賢臣首語 謂即節取繁露郊祭篇文

文王詢八虞夏遼云周八士皆在虞官 註昭引以仲舒與周之言考之當在

文武時 闕按揚子等以周書脫股駢命南宮振攝臺之於為仲舒說南宮子達禮九鼎即伯達君神延典三年秀容郡婦人產而男四產十六男後伯達說婦人妻有二十子而雙生者七較入文更多三乳集說飛虎云駝以為成左詩駒向馬駝皆以為宣王與周講談云周八士見論語實以為文王時漢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武武霍叔處之前不皆文王之子則謂在文武時其說似允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叔為惠伯讀

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原注致奪取錄說而不辨其誤闕穆穆伯即公孫孫致子孟獻子之祖獻子父

者至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孫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集說魯伯兩惠伯一叔仲惠伯與惠叔為從祖昆弟一子服惠伯名椒獻子之孫於惠叔為從祖買叔云非集說氏書東坡誤謂傳十卷

文獻通考作語證解 四庫全書不著錄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晝日詭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原注墨翟始於魯國之王其流及於漢儒雖遠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

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張逸民也安得朱張同乎轉

非十二篇篇效篇皆曰仲尼子弓並言注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身身爲師也楊何注荀不以子弓爲朱

張○元坑案皇侃疏王弼曰朱張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之序大人而歸朱張齊也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

盧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見四卷介之推曰言身之文

也身將隱焉用文之見左傳傳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邢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

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翟何人彭年

夷晉父名初字子朝○案陳彭年事見伯夷叔齊也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

道山清話少陽篇隱居志不著錄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

去國隱居於身尚誰爲之節東惠哉禮表記子曰先王謂之節子曰節名蓋如伯達仲勿忘亦

名而已矣元坑案論語不念當記章皇侃疏疏曰伯夷字公信叔齊字公信伯長字公信叔齊字公信

正父義兄弟相讓不復立也皇疏不言出於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爲誰云云性論曰叔齊名智齊小而

邢疏蓋隱居放言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齊孤竹君之子也素節曰叔齊名智齊小而

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有放蕩二月丙寅日所封云云其文略與所稱同元坑案論語疏說言行問居

錄云孤竹君姓墨名智初育伯夷孔達子注中子名伯達見周書談文詩注伯當作仲若古言說則齊是

名非謚矣經義考胡氏實論詳說未見

沮溺荷篠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子盡可以

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魏闕本世俗徇利亡恥

鬻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

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全云此言亦必有感於當時之爲孔光鴻道者○元坑案經疏論說誠

不爲無病然欲其言觀其容止以類見其爲人者風高節勁使人起敬雖恨不得識其面而稱拜之彼於聖

人猶有所不勝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羞者大矣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

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字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肖聖人之道未至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

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信四子而誣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厚糞之語似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子路捨雉得而復釋之集案春秋經曰子路云云蓋因子路捨之而

為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其字當為得共執之義元坻案邢昺以其為供員謂唯鳴劉氏勉之依爾雅唯作吳古屬反謂張而謂則字字當為執執之義矣字疑此章有闕文故宋探其說而未決所從疑南斷從邢說疑氏集說則謂字字也也疑疑作讓子路問夫子時說之言見乎手而起疑感煙之去就得時所以三讓而作也未敢疑於改疑致開之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本王無咎之說元坻案陳氏書錄事詩語解卷十卷一蔡謝長佐顯道撰經義考采見今四庫書亦不詳錄

陸務觀號巨精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原注五字謂此說也何云五字缺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元坻案五字謂此說也何云五字缺矣不主皮

陳氏書錄四五字謂此說也何云五字缺矣不主皮考二采見今四庫書亦不詳錄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且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原注用樂記區謂字音切

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集註五論語補註黃祖舜繼道汴大慶孺之說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藝文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

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元坻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神官好談巷語道藝家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

古歌詠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就也後漢書高士傳上封事曰小集善言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顏師古說手自傳注引曲阜縣男帝問孔子稱不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邵博聞見後魏七

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息下莊子不

敢過下此可見其有勇也全云勇方胡去漆顯云以下莊子為術尉集說新序義勇篇下莊子好勇義勇賦賦而三北云顯在之國君卷之及母死三年為虞為歌莊子

史記伯夷夷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歌彼西山當以隴西

為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

為及合見王薄若賜酒時壁上有懸絲照於林杪如蛇思懸之然不敢不欲其日胸腹極切攻治不愈後
於故處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語宣此壁上寫影耳豈遂解 史記李將軍列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沒餘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目 詩云風波素離離依微之苗小序謂也小雅參
寥者表匪善也高小序老子不得終業也 吳德心曰論本動人有心亂心者目見鳥離太冥其矣 茲故
目而驚疑經 經 滯神而已 陰符經一卷偽為帝所作唐李全稱於嵩山石室得之 鬼氏讀書志定為
筌所偽記李以其時有精說非有道者不能作實定其文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貴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

於是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貴也

不及士其指微矣

衣若二三尤該括 削其幅縫亦倍要見春秋正義 原注集解不取集注用駁說 集注謂爾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

衣 何云集註用其餘 原注西二月夢前客睡以不學所上書求余故錄中作此篇而致之 關按

王書曰衣必用緇也倍要取玉漢緯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染衣要縑半下之文意更完備 元折案金箱引

惟也非者謂餘不也殺之者削其幅使倍倍倍者也 鄭註亦見左傳昭元年王蒙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 史記仲尼 季利傳 史記正義蘇州南五

里有澹臺湖 又云湖北 有澹臺 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山南武城縣有澹臺亭 羽家廬人也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

漿飯粟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 原注本非 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

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

起民而使之先牛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此外補說 右卜篇文 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不夫于去魯之一事也 原注效五氏備駁叔孫

據於至王卜註知其非矣蓋既為叔孫氏則季孫何須焉 集註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東出泲城北故

城之滄邑孔子將至滄子路出於溝者也引韓子曰魯仲夏起長溝子路為溝幸以私粟饋孔子使子貢

毀其器焉據此則子路為溝幸非郈也然攻北堂書鈔擊子路引韓子亦作子路為溝令則此溝為郈時已

然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

術學紀問注 卷之七

七十二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觀於無雲之下戲謂

固本脫以風為誤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集論論衡明雲浴乎沂涉沂也東韻謂字

詠歌讀亦也後漢仲長統傳學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論語兩義引說精遺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為風乾身時尚矣安得風身乎充說與統自氏語家讀如本字誤矣○元折案舊解包氏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於舞雩之下戲詠先王酒歸六子之門也吳李南因仲長統之語謂讀以論衡王氏此條蓋舉而正之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王元澤○案元澤名安石字子教之花民也深於命民之教上也提

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趙名傳全云元澤讀語注嘗以讀語○元折案經書記○疏儀中傳讀語孟子解皆細畫策之四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又一百十四勳氏長臣讀語解宋志十卷序見

集註趙伯玉於孫林父甯殖偕為之款劖而戲後人則謂言一人之為然亦殖之讀語也何云勳公孫林父甯殖偕為之款劖而戲後人則謂言一人之為然亦殖之讀語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

恐是一事闕按孫叔敖為令尹於楚莊十六年宋後七年莊王即卒故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得相三去之事○元折案從商道應訓亦云世傳孫叔敖能令尹無善志三法今尹無善志本於莊子山

本篇呂氏春秋特君見知篇

范伯崇曰漫戲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集證宋子蒼范伯崇

云此語甚佳 全云亦說得精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歐谷顏氏家訓勉學篇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

天下皆未詳所出集證劉書勸讀墳典不夜浴歐谷夜安按宋祁筆記曾子年七十又歐谷乃能壽非老而學也然則出則未詳家語弟

解 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元折案劉子十卷注見卷第三十一頁劉書字孔昭勸海皇賦人見北史倫林傳

遵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

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草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

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尊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尊唐未封爵皆

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闕按禮弓明者縣子之名曰瑣全云晉有縣氏種弓有縣子左氏有縣貴又若仲尼弟子及縣尊非縣氏也

縣即鄭子故一作鄭豐蓋以地為氏者 繼梓按此記有縣尊而無縣尊 集證史記弟子傳有公伯寮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寮子諱周古史考云公伯寮魯季桓之八孔子不責而不責而非弟子之流也家語論字解

有數置字子象案應作縣置讀註作縣置又晉人史記無之或云即史記縣置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

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為說全云字條正文集論荀子南郭惠字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彼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大賢者而小病入隱括之側多狂木是以雜也又按尚書大傳略

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讀史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儒

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關於元種亦稱杜于美詩為無可無

不可元祐案後漢書馬援傳按下文淵扶風茂陵人魏晉間以京師得失按曰前朝在上引見數十才明

夫之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元祐案曾子影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

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也原注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尾生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

高誘注以為魯人又按尚書皋陶謨皋陶史記五帝紀作字微尾名五尾微也承齊字禾稻微也也是微尾一字

古通○元祐案人表尾生名則中師古曰斷微生高

鄭枚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原注釋文集說釋文鄭讀謂云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

齊讀謂惟為高無詭讀為悔學見齊讀為亦正雅音謂正為歐漢漢音讀坦海反通免女案者鄭本字

牛云音讀升為純今從古鄉音同下知從音讀下為微瓜聲音讀必為必鄉人儻音讀為歐陽生音讀生為

姓車中不內顧音讀車中內顧乃舊音讀仍為以秋而釋車本作饋音讀為歸折為音讀折為制小慧音讀

慧為無書之號音讀為微讀於子厥車本作饋音讀為歸高也原音讀為既天何言音讀謂天為天加書

謂書亦得當音讀將相長史相古去也也安能別之揚雄將仕大匠師云或作長府而問子仁言從音讀也

○元祐案何晏集說鄭論二千第天子八傳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壹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

十一篇謝師王顧及穆東庸住昌邑中尉王官以故授之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

鄭論應元考之齊古以為之注

陳自明集說以子見南子為南卿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

方二有二子路小孔子九歲年方十三耳說鑿而不通矣集說按何晏統傳子昭元年數略見夏南情志而沈懷

昭元年數略見夏南情志而沈懷

又誤以兩子為夏甫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闕至著作記必為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著必然之理也全云不必如此案身折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旨原注入史公稱子貢一出程顥劉宗周嘗言伯恭是以聯國說客視子貢也又

質猶何足以稱之 集證古通雜說上太史公述游林則不敢游夏之文學書傳支則不言再有季路之政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謂常棣篇孔子剛而不取恐誤元折案

木唐棣核郭註今曰棣也似白楊江東呼去發常棣郭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即學士正釋

引各人云唐棣一名移棣郭說常棣與而致郭郭註至天棣郭兄弟郭郭說之失也也郭又云唐棣一名

關黨之童游 equal 者也夫子抑其跡是以知心之易放何云易放互鄉之童難

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元折案鄭研老曰孝經二千九百三字 桓譚曰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鄒王劉韋全云安國鄭康五家而無虞

翻注原注有虞發佈吏官處士也 全云見晉書晉書虞發佈孝經注一卷云元折案唐明自御製孝經序曰

意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均又次焉劉明安國之本陸澄陸康成之註在理或高何必求人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斂門弟子言之門弟

子類而成書鬼子止謂書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

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

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子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全云稱氏或說漢

大昕曰馬福有孝經注三卷 孝經序正義曰按穀棧述善其略曰故謂孔子自作孝經非其言參議義而對也假使規與參言其言參自集發豈宜稱師子者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

所獻其說不同 元祐姜夔撰書藝文志孝經漢書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漢書全襲姜安昌侯居業

據孔子舊宅傳其居於壁中得六人所獻漢書周周之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孔子文字 許沖上其父說文

曰假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武時給事中議郎倪宏所校皆得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

之非責善也 鬼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

子孟子為疑非篤論也 朱文公於孟子集註取荆公之說 元祐姜夔氏讀書志孝經

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而子爭則父子之間不責善未嘗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

也 德不為不義即善矣何其所好乃乃疑疑驅人言者子矣夫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部經書志四卷

說志 卷末朱武撰公武字子止拒野人沖之子官至數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尹又儒宗類書言一卷鬼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

宗聖黃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

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 原注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指解一卷不着編題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為一種案中典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

撰表古文以闡門一章為鄭俗而古文遂廢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為指解文范祖禹進朱熹刊子仁宗朝司

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宋上之臣又以所習為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名書各一卷明道指錄遺書說

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說為經文今論以宋子刊說情然文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章經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 見禮記郊

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 見史記封禪書 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元祐姜夔氏讀書志

相承以為鄭元按鄭志及中經鄭中朝穆帝集說孝經云鄭元為王雱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

是非案書錄解題載康成孝經注一卷陳澧辨曰世傳康成之後何人頗妄得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十

八卷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法而鄭志自錄不載故朱熹出疑之及唐開元中詔撰孔鄭 家制經義以為言行

孔慶節語備非之立行鄭學高麗傳中初經鄭別列于孝經鄭注者為宗文總目以爲成至日本國復舊然

所獻不詳孰是乾道中能克子復從真德幾仲優之子京口學宮 南齊書陸倕傳倕子產淵京郡人久也

時國學遺鄭元孝經淳熹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見所注來書

亦無孝經 孝經序正義曰晉穆帝永和一年大支文元元再聚羣臣共為經義有初某者集孝經

諸說始以鄭氏為宗米和以來多有異議陸倕為非元所說者請不載於秘道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

一書云曰聖治章宗記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上帝之別名也禮書黃帝黃白禮無壽既以後稷配祭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子之別名也因聖明堂而文王配天致本鄭注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

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又有爭子不行

無禮者有爭友不為不義案今本荀子子道篇百乘之國國作家不輟作不毀與孝經稍異

彭中肅闕按中肅名經年于曹清江人嘗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戾致敵哀集卷言為

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言本於此元圻案禮政綱記忠肅

禮司致敵致憂致戾致樂集卷言為一書石五致錄四庫全書總目儒學類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以教家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等語思慮篇謂以為全書序其後自序家範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為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說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闕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

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疑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

注以奪一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據玉海四十一此條乃全錄國史志之文闕採鄭氏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據○元圻

宋唐書要開元七年記曰孝經傳故所先錄本為鄭氏孔氏注後今則無問其命書官謂定所長今明經者習讀訓知義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皆云即康成而禮書之朝無有此說吾可度祖者撰集者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為非元所注謂不載於校省而文儉不依其訓說得見傳於孝經非元所著其驗十有一條云五行孔廣輒於義為允司馬尚讓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王所得頗多本劉向定為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疑焉惟荀昶從元注而曰鄭注其古文云

闕門之內員禮矣乎嚴父妻子臣妾婦百姓役也是以謂之徒役文句凡鄭不古文既亡後人妄增其數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一字然故章連上之詞即為章首不啻言故章中已合既亡後人妄增其數章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經注卷二十一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志鄭氏孝

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原注見東漢章彪傳注○元圻案孝經廣揚名章孔傳能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鄭汝芬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案匡衡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當究其意

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

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為猶不學也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

此曰卷書成○元圻案通鑑言紀懷帝永嘉四年漢安昌王劭少不好讀書誦論語云云胡氏讀史管見曰劉盛句歟耳所嗜好乃爾又行之為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講誦說論而不能行者何遠哉

隋書傅林傳何女性勁意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稱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誦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欺陛下是其不誠又蘇威傳大厝秦王平王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

范太史至五范祖禹字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守京勸孝文曰侍

郎王公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

親即是奉佛元圻案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温州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百龍圖閣學士諡忠文事述員宋史本傳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

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議禮非祀無豐昵之義○元圻案玉海四十九起居舍人林德福集神宗大獻不謂為

一百門二十卷上之名元豐聖訓 通鑑書紀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曰今祀園丘方丘禮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太豐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四十四神宗熙寧五年十一月上問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曰此乃試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夫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歸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當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之終也嘗

子戰兢知免而易嘗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元圻案禮記雖孝古古文孝經指解後序曰孝子之

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君子既終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謂知免矣而易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實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少豈易易乎

男忠錫孫孝滄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七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孟子

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七篇一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經義考載陳士元曰七篇一百六十一章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字趙益誤算也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

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

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以下唐吳伯豐問疑吳伯豐全云朱子弟子○案朱實齊曰伯豐名必大論江人以問朱文

公文公答曰前說定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

緝所就也元圻案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蔡陸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

朱子語類論多問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孟文又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若是門弟子集則其入亦甚淺不可謂軻死不得吳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

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篇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致予以愈言為然

趙氏孟子章指

何云章指一字始於郊卿

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孝經

困學紀聞注

卷八

解詁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室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原
吳才老書稱臣辯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元圻案趙注滕文公為世
子章章指曰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徒謙謙曰乃行進仁蓋不虛云 楊誠齋易傳後
序曰季札此傳見易傳而喜曰周禮蓋在魯矣札之所見有經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文之易其
喜已如此使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後漢書通鑑傳載子亦與京兆長陵人初名曼生於御史臺因
字曼卿後避雍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故土也著孟子章指 書說解題老總解一卷第九成孫又書稱傳吳叔
撰又說齋易傳楊萬里撰 朱無垢孝經解吳才老書稱傳 致室無逸傳今 四庫書皆不著致室已伏矣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三子復於子墨

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又為仁猶跛躄子公孟以為長偃

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生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生子歟全云古註以浩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

也三字何云孫宜公作首義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元圻案文選注彥昇彈書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
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踵合文又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於踵黜曰致至
也王氏此條若據在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瓛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
之本又異歟劉孝標廣記文論云殿頂至踵字蓋無注 隋志儒家有劉瓛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
見晏子于雪宮關按今學字春秋無字古用所引語 何云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元圻案

卷唐李吉甫撰古唐書卷四十五齊州人官至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懿前有古唐原序稱起京兆府
藍田石道九四七鎊成四十卷輿記圖經存於今者惟此書為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

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

實汨之元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通之至王乃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元圻案昭二十年正義曰琴張魯鄭鄉黨皆以

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賣鄭之說不知所出孟子正義曰家禮有衛人琴張子張則此處左
傳所謂琴張者琴年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 集註從孫宣文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
子 邵氏音義南江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議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其說陋矣 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室未引此條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麇兀公宏即定公文公也世

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元圻案趙岐滕文公為世子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麇與文公之文定公相世其子元宏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禮譌改考公為定公文公之行又德故謂之文公也 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齊春秋撰其後事說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春秋時諸侯大夫則世本之在漢以後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

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全云即乘禮祝之類 元圻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眾樂樂愚考之史記

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

儲說 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千威王於黃老非為人口說不能過說而善著書作莊慎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篇言 騶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竊為王吹竽宣王說之糜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

說苑 政理篇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

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

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滿足而況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

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元圻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璆為

相璆澠水有老人涉澠而出不能行坐沙中璆乃解裘於斯水之上璆亦相類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

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

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 宋杜預春秋敘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 楚鬬宜申

見左傳傳 二六年 哀六年 曾申 見左傳 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鬬按此定止集註之誤以 鬬桓為兄亦然 元圻案 禮記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言曾參之子曾西錄蓋本虛成

邳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

小異

元圻案後漢書邳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歆謂為功曹歆敬素與惲厚見其言作欬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與見子有不吝者之危處去之乎惲曰孟軻云云惲蓋已彊之矣 惲於朝既就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略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王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秦禮捐恥

闕按賈誼語曰秦負禮書不傳樂禮義捐廉恥曰甚可謂日異而度不同矣

秦所以取恥尚失所

闕按子貢語曰見言書本傳言紀總論曰言之

創者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覲純德之士卿之不一之老風俗淫靡恥尚失所

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番誅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慙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章全云管子又以魏海為恒公事元

折秦後漢書儒林傳鄭玄仲舉汝南人也是襄公年車當幸廣城校獵華上疏諫云云書秦不納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

秦不止七百里也

闕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郡正義云公卿數等州也秦本行惠文君十一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遷入上郡于秦事在惠文君薨後八年當梁惠王

語時地正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全云滴水盡亦王莽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

無此語其在外書賦

元坊素越賦孟子題詞孟子進而論集所與高弟茅士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各問又自釋其法度之言著書之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解文說孝經為正其

宋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原後世依放而說之者也 漢藝文志五十一篇蓋併外篇計之宋末周注法言序曰法言若孟時有諸問子虛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修身篇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殿也智燭也信符也禮宅由路正服明為難料君子不動而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云云注有億謂忘於道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莫益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

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全云亦當周子辭官主持鄭即應元六君子之實

益卿南軒弟子元坊宋末宋子語類人把守氣不知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質物約是半虛半實字約不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闕之守氣不似孟旄舍守氣之約孟旄舍之守氣又不知曾子所守之

約也 其後翁四朝明見錄甲集趙忠定權遺還講去國之日大為兩血京城人以盆益貯之故酸然大學講
衛生封事叩塵正其意作青欲斬其為首者學皇只從講讀當時同衛上者六人世號為六君子曰周端朝張
衛徐純孫傅林仲麟楊宏中皆傑出惟周受祠最痛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刑部
侍郎諡文忠 元重真卿曰要蓋窮字夢揚衡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魏文林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
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

所本何云孟詞人陋言 全云何說無謂 元圻案 四庫書簡目目錄雜家類書子六卷梁孝元皇帝
孫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見 第
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疴比來轉略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八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五云
技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方樸山
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何云八字爾 公
按抄本補

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
傳申不害術以子韓昭
侯用為相內修政效外應諸侯十五年卒申子之子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漢書鼂錯儒術上書言人主之所
以尊職功名利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又公孫宏謂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救生之術通難達之途

致室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祖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
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
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此退之送王
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
秀不序文

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一說則異端於學
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關致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高滑墨之屬其業於學
者也西入為天下正莊周所宗為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元圻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南之
順老聃而西遊于秦遂於正至梁而遇老子故破頰釋文曰楊朱或云子居魯國時人後於墨子德明云楊
戎字子居墨子居非楊朱也 史記孟子有顯列傳釋文曰楊朱或云子居魯國時人後於墨子德明云楊
朱為墨子類上篇及趙王勾踐吳起則史記在孔子之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墨子學儒者之業後孔子之術
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貪民服傷生而害農故言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 史記老莊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究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旨 宋呂氏春秋當塗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
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微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內篇養生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案嚴家法曰去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
又外篇
山木

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京注揚秦書謂身於列子○元折案此係是近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梁紉說見書說卷八趙表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

邪以上是江鄉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

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何云言各有當君子不過謂自治且與人不求偏耳全云深章

謂誠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著說耶是外鍊矣太支離○元折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

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閩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

知錄所遺樂盂閻氏四書釋地稱齊魯入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履據楚世家有鄒費邾

邳蓋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為國而僭稱公同時金仁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讓而合亦以為季孫氏僭引君子辭

於鄒君邾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魯人時三桓廢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八國表並同則為季氏

之強借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

仁人心也柔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乃指之為本心

非直指本心為仁也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已亡矣曹交蓋

以國為氏者閩按曹亡久矣余有辯見四書釋地稱集論載釋地稱魏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邾後

雖未知為邾所滅而齊湣王年以封田嬰故紂王稱薛子嬰未朝其子文戰國策並薛文王中立為諸侯

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文中山本斷策國一疏於魏文侯十七年突西再滅於魏惠文王三年乙丑相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

汙下亦非孟子之意閩按何氏雖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然每章之首稱舉大者其言多協韻者

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開所未闕○元折案為魯隨筆趙岐注云三子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

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窒塞之評其文意以識聖人是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調汙也而老

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汗讀謂三子之書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
曲盡不然程得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行下必不為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
由皇孔繼漢安邱韓位靈皆有刊本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諡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此舉字節今無此語正義詳引所
宋書皇甫世傳諡李王安幼名毅安定朝那人名號及晏先生稱帝王世紀年高士連士列女傳元晏
春秋並重於世

孟子字未聞何遜氏 孔叢子雜訓云子車注一作者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

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附會原注聖賢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焉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五也子

有列傳師古曰聖賢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子未詳其所得文選劉孝標辨齊或謂李善注引傳子云昔

仲尼既沒仲弓之徒遂謂夫子之言謂之志論語其後軻之君子孟子與軻其體若一或謂之孟子 宋莊姓雖

別編曰雖或謂孟子字則未聞而李翰注策求史臣云子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有子輿因軻會

之語五臣註為孟軻是也唐林實姓孟三也子子車 孔叢子海志不若條隋志論語未有孔叢子七卷

陳旂曰子孔耐撰陳旂孫謂孔元傳孔子八世孫劉魏相顧之子而其書記之沒矣得以為耐撰孟子語類
以為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 三國志魏書傳扁鵲馬之學而不好
鄭氏集聖賢論以議短元 晉書傳元傳元字林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為傳子
為外中篇凡數十萬言今祇存一卷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志續孟子書一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

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全三林謹志書今尚存惟是林謹志死軻其人兒童○元折案 四庫全

進士十萬年縣令雷巢之亂抗節不屈死樂文總目載憤忠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
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濟而軻之憤作謹志宋語也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卷兒氏志止載孫皆無之宋文公謂

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為之正義體大力艱及僅同的實者乎其人益

免國墨師之者謂趙法為之毛萸李花竟定案惟信傳宋影刻員員在安得好古子車刊以

復趙氏之舊也 方棨山云宋槧本亦有脫款亦欠動心信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字并趙注十四字亦無之

章又從商所載小字板補正文又虞從梁氏所編北史要本今在侍郎王公之樞家其本編有序序非有

緣○元折案謂云偽師所制有也諸經法亦往往與今本異余在京即曾於同年王處升之間之得以前正韻

經○元折案謂云偽師所制有也諸經法亦往往與今本異余在京即曾於同年王處升之間之得以前正韻

精實與方季韶於正撰集正義述詞論音聲疏其疏薄簡且闕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採賡撰益不辨其偽
也朱子語錄字疏乃邵武士人假作李也趙其人自註全不是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繞趙跋
之說耳 近日匠孟章手本做宋板十三經重刻於預章趙氏孟子註遂復遺漏

呂氏春秋離俗覽舜行德三年而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

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元折

案高誘注法門大行之際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伐之險也疑是皆陽地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二日蓋

墨家託於禹也元圻案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壽以棺之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為喪法

寸制喪二日集論謂非顯學為一古者之葬也冬冬日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日高誘淮南注云三

月之喪是鄭巨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齊宣王所以不能用

好樂好勇好貨色關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自樂此章推欲樂之樂記賈誼列

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元圻案史

傳賈誼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田蚡當政正班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典禮秀悉舉其事

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忌更秦之法孝文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又漢列傳賈誼高才言好清靜滅方

征匈奴招懷四夷雖特小事乘上聞言言而兩為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

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關按晉傳元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無通達而天

下賤守節節國且然况大一統之君哉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

字子康南陽人哀平間為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鄧永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

茂時年八十餘詔曰夫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侯范曄文唐鑑一高祖擊西河

執事者高僧佛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僧言與善兵正為誅人耳目臣懼周曰太宗始起

兵而戮一侯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何云即集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註中語○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二十八年唐虞始拜天下至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兵計誅一者廢十二年較之

孟子學伊尹者也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人若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

任闕云至秦學子自云學孔子○元圻案此法關本不載而何本載之疑本義門語而何本誤作闕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萹稗楊墨五穀之類蠶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二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

惠南曰子亦有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無經于之珠和氏璧前後各十二乘者一故戰國策周有破宋

有破宋宋有破楚楚有和燕此四寶者天下名器史記周本紀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

以燕伐燕也二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重

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注見上卷可謂豪傑之士闕按董公之言釋漢書桓得聞○

造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高帝紀二年至浴陽城○元折宋歐陽公石乞蘇詒曰徂徠先生姓石氏

無名事故不成云云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兵皆釋矣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全云徂徠先生石謂湯以

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

貴原注大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哉漢開秦傑之餘論也闕按趙致后對齊使者

言苟無意何有民高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意論○元折宋歐陽公石乞蘇詒曰徂徠先生姓石氏

名曰守道徐州秦村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八國一監道調作慶歷聖德詩以表明正大山孫氏

後父子過致此表明後先生之師友也石守道對策曰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漢以七

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

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痺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

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

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

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闕則無闕不涵養則不能推廣元折宋致

在即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覺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曰人之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

要推出去孟子一節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執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不

禮記備行節其善不更其守何德將數習曰八時愈深則趨止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八時為

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出師表曰

立王業不偏安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闕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兵有一節者

善及及汾陽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宜以同盟之語欺孫

權使其後有孫權荆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交若彼然取之不妨歸吳軍糧上也亦不妨置

璋之昏亂而討之也○元折宋通鑑漢記獻帝建安六年十月孫權鍾離討張魯十二月正說劉璋曰曹

公孫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請以取蜀誰能禦之劉璋州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權

權呼備自款備貼璋書求益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

去乎松兒霜發其語於是強攻新松教關茂皆將文書皆勿復與備關通需怒勒兵進據涪城璋劉璋等入備皆敗璋舉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遣軍圍之十九年四月雒城濟進圍成都諸葛亮引兵來會備使雍人說劉璋出降備益州牧 袁繁齊孔明論曰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為講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為漢除殘誅之可也然與之合矣而又賊之得無論乎信乎 宋陳良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為行不義不事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其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

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

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開按漢文帝改後元在隋文帝改仁壽元年○元所宋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臣候日暹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

年又曰人有上書言新垣平所言神業事皆詐也不更治諫矣新垣平 通鑑隋紀文帝開皇二十年太史令袁充稱禱興以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尺七寸二分自開皇短至十七年短於五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蓋漢元帝包曰日出入道遠釋其常序別對曰大平日行上通升行下通伏惟大隋感運上統乾元景日月長振古未有上謂百官曰日長之慶矣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自後百工作役並加謹諫以日長故也丁匠若之仁壽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隋書袁充傳充見上推信附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案皇太子管養上然之後吳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特改元之小失也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元所宋為善而

意在求名即是利為儒不務實即是其病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

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二不祥知而不用三不祥用而不任四不祥 見內篇諫下

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敵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儒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

聲也文子 上德 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

纓乎 元所宋葉石林語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東流在州者即此水也 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滄浪元

曰余按向書禹貢言導漢水東流為漢文東為滄浪之水不云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河自下有滄浪浦稱巨澤稱謂對地連紀即咸楚辭漢文賦之不違水也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

走游說 宋史記蘇秦列傳秦唱然殺曰使我有負郭田一頃吾豈能顧八國相印乎 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 全云龍泉梁適東萊弟子

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踐備之世而設論第耳○元折萊水心齋先生作信州重修學記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土楊

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

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

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原注孟子言君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全云文字略稍有病

鹽鐵論論儒論文學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又孝養篇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闕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亦有言又刑權篇云云達其意以順其惡可不宜周又云

者與人同而知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元折萊程大昌政七季程曰當貴不離其身後能保其社稷後漢引其語

除云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近夏元折萊程大昌政七季程曰當貴不離其身後能保其社稷後漢引其語

之偶也漢書藝文志備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議諸事最傑次之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吳王莽不能脅之使亡

民之志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闕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

耶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江陵之行刺歷從之者十餘萬人

之移民亦無知之何元折萊漢書王昌傳昌一名耶詐稱成帝子與李育張參等共立耶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耶移王林業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自稱成帝子

耶與者莽殺之耶耶下者王郎繆是許昌子與林等傳之立為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冀州即趙國以北

遼東以西歸望風響應四庫全書總目類帝本紀世祖十六卷宋唐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

宏詞科後守台州與朱子相佯為朱子所論故朱並不為之傷其與朱子相親蓋以僕充之誣稱親周密齊東

野語所載唐朱交泰始末一條台妓嚴亞一條事述豈非未以是病仲友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焉問其意元折

一也萊楊守憲法言終以孝至節亦及堯舜夏殷周孔子其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

利與善之聞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

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萊法言淵齋篇或問子衡人也有李仲元

之間莊子山本篇揚莊之言私者走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間也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趙注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

道家者流謂舍兩靈龜觀我及頤也閩按黃山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論無過之一篇道家之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泉禮宋史皇甫坦傳

養生所謂舍兩靈龜觀我及頤也閩按黃山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論無過之一篇道家之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泉禮宋史皇甫坦傳

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發意丹經萬卷不如守

呂氏春秋開春論登類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

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

民利也管子探度引神農之數文子上義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

神農之言數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

說泉禮伏漢藝文志枚詠子有為神農之言有許行食貨志量錯引神農之法曰有古城十伍湯池百步

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言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

入其志知魯仲連閩按管子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威侯之朝天下知魯仲連義不帝

治之至也秦稱之矣然而耕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備固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子順孔子七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東之釋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禁婦子順相魏陳大計雖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平答曰吾將行知之山東山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宋本本求於人曷

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閩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折案李成季上劉孝老書曰夫犯分而違道不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往時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 朱子李伯玉是語曰公講學乎伯玉濟州野人贈太子少傅景山之會孫贈少師珠之孫贈太師聖之嗣子也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詣昭死者其高而廉樂道不求人知嘗語其先師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益據朱子之文種改魏益陽參丞相伯樞是語曰公嘗教子弟曰仕宦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益趙伯樞述成季之言也書錄解題別集類案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樸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其姪師漢老為書其後

宿於畫水經注二十云畫閩按今本水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畫

中也俗以畫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畫原注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述軍中史

邢凱坦齋通編曰畫當作畫字之誤也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蠹賢劉照注畫音種齊因附近邑也後漢耿弇計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證 周密齊東野語以為高郵老儒曹彦利為此說未知與邢凱孰為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素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

路可趨也元折案邵子觀物內篇人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且自殺人之多未有

知素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早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求以刃

商執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閩按商鞅四句出杜

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知春融泮泮故

曰仁者無敵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集論通鑑食貨門秦孝公在田畝以三晉地狹入資秦地

廣人寡故軍不難擊地利不盡出於是三晉之人利其田疇三代無不知兵之事而務

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集論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

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 按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蓋縣城

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冠顯蓋縣之蓋同音集註於前云蓋下邳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

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備也元圻案袁十三至公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瀧

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斂豈所謂無常乎乎闕按古雖豐穰

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一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景集註所謂斂於民以養萬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自來止齋蓋即據實駁論法耳○元圻案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

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瀧未有以人食供

斂而弗知發斂管氏之輕重季悰之至願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律義門云止齋據實駁論注

陳烈全三季李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

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元圻案陳烈事見朱

甫周布孟公闢鄭魯閩中陳夢述古窮經高師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望望之哀民作四賢傳行

於世又其友劉麟韓中方佐胡安先生與學校於蘇湖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葉石林燕語十

謂陳烈尤為秦君議所知賞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知名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

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民心亦有

常心矣故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釋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龜鳳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

氏家傳案文選注升表陸景事註引一補水以為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一說不同全云水經注穀水篇世祖得龜鳳于臺臺○元圻案宋王荆野客語書曰郭璞注爾雅謂

豹文龜鳳終軍知之其後如崔嵬徐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關終軍有

此事讀後漢袁氏家傳光武曼白嘗於雲臺得豹文之圖問臣良其知之惟靈故曰此靈鼠也詔問所出曰見
爾雅疏云然則網百匹詔公卿子弟射伏獵爾雅是以徐校辨改曰雖靈之類神靈故收之對靈鼠方其
龍錫獨有尤前賜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中擊盧三驢決亦謂靈鼠 國時武進嚴氏琳經義雜記一
爾雅疏者爾雅非注以為終軍末廣顧靈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靈鼠家傳以為靈鼠李善注文選任官昇為
蕭揚州作馬士表引華處二驢決錄亦作靈鼠又水經注魏本云靈臺漢光武所製也福貴異於此靈得延鼠
於臺上末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靈鼠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誤玉編纂其說又說文鼠
部云靈豹文鼠也則讀靈鼠豹文為句靈鼠屬下與此異 王應麟部韻圖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
識之賜網百匹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

文水引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極汎西極之水也原注府中切○元圻案爾雅釋地東至於秦西至於汎國南至於

漢鈔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疏按尸子廣澤澤同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墨子貴表田子貴均

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固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已皆弁於私也

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恤豕睭眠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

若使兼公虛均表平易別固一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故邢疏引之 仁意

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水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

為白藏冬為元英四氣今本氣和正光照關本云元夜作四氣和為光正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

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風秋

為方盛冬為文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為收成冬為安寧與雅本同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水風見釋

天何正也從周校東華本○元圻案統又引齊法備補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太平燭於玉燭飲於醴泉食於嘉飲於醴泉宋邢爾雅疏敘云為若嘉醴泉李巡孫炎雖合名家猶未詳惟爾雅疏最為稱首為我疏有惟俗間有發發高遠皆從近今春秋校定以景純為主吾其事有篇而下八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鍵為文學注一卷今本作三卷一云鍵為郡

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嘗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有通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 集說按鍵為文學

諸書多引作鍵為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讀其注引作舍人移珍采注引作鍵為舍人即一人也

按鍵為舍人爾雅注實思碑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所勸為作舍人移珍采注引作鍵為舍人即一人也又齊有善秋疏水經注經典釋文說文藝傳太平御覽皆引陸璣毛詩疏引文學云頓鈴案下十書是也

白虎通三綱六記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

女茗茶芽也東坡開大治長老詩周詩記茗茶茗飲出近世開投三國志羊陸傳瓊初見禮異或謂茗茶芽

以釀酒茶事見史始此○元坵案邵氏正義云茶芽者作採今蜀人以作飲音貢加反茗之類茶字芽春秋有茗采之文然無以定其為即今名飲漢人有陽夏買茶之語則西漢已出名飲

意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元坵案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學彙編意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學彙編意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悉就章故其字謂之章草凡二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西小門目文詞古雅煥然無一稜字隋書書以下注者不一今惟稱師古之註存 悉就篇注二十四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山贈一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傷骨外盡已碎中尚強後蒙一賦黃昏湯 洗十年新學滿任子補註云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歡草由獨行乃勝中草也一名黃昏湯海西川谷蓋指當歸經學為五藏生既在肉則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王白芍草一名黃昏湯海西川谷蓋指當歸經學為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文之議六駭可

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蜺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閩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為白及見宋儒林故事傳 學之陋也元坵案陸軍車已見前 唐書盧藏用傳弟若虛多博物隨風而順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隨風狗文而形一牛畫驚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後主云幸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佐伯以文選中詩句為謎未嘗詳究有進士白雲爾雅論天雞論大雞未知就是必大驚不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全云李之才 種脩弟子先視以陸淳全云陸洵 陸助弟子春秋欲以表儀五

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

明義精殆未可學理拾遺性宋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元坵案補宗元陸文通表吳郡陸先生與其師友天水峻峭洵程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尤明者春秋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一篇 真西山讀書記春秋要指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五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也補宋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朱子各經元禮書曰春秋前事以為此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難辨與讀史傳較故實無以異

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孫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

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宋王闢本誤作 五今從何本霸無異道

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

周伯齊桓晉文國語史伯曰昆吾為夏伯 矣大彭豳為商伯矣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風公疑 孟曰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禮焉而已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得况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非其有也邵子於五霸取泰

穆晉文齊桓楚莊

問按杜莊五伯本服虔來見毛詩故此三代之五伯也 臧說按庶風俗通五

莊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從杜預傳助之說同姓諸侯王表則曰五齊桓宋襄魯文襄穆宋襄楚

白虎通並存一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穆莊襄周顯王人謂言三代之五伯當知杜氏之語言春秋

之五伯當知趙氏之說則趙氏主以天子號也亦所稱王亦稱帝諸侯三十一等論之或問伯所以長諸

王號稱曰天子也安得稱哉曰自天子以下天子號也亦所稱王亦稱帝諸侯三十一等論之或問伯所以長諸

侯也豈天子所得為哉 司馬溫公注書曰合天下而君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

伯 公處平內皆王官也周襄一伯之職廢齊桓晉文則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惟晉國也伯

之靈稱而為諸霸之名自是與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者有一詩得之有深淺成功

有小大耳 讀史官見卷一 漢宣帝甘露元年帝曰漢室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兼之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

三代之尊卑禮澤有深淺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王道雖難正猶美王之與成德本不同而義在賢使能罷

名位有尊卑禮澤有深淺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王道雖難正猶美王之與成德本不同而義在賢使能罷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者論謂王書則述豈春秋之旨哉 朱子綱目取胡氏之說 邵子觀物外篇

下春秋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 臧晉文保世世勳王濬平王於冷太王桓桓公合諸侯不以兵

車又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考中與書目別有復春秋禮論三卷今佚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考中與書目別有復春秋禮論三卷今佚

錫桓公命 年 莊元 葬成風 文 五 王不書天 葬成風引為天人使妾並殯無以異故其一施之

黃氏曰杪入孫氏曰不書天者脫 為與文桓七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脫 左 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

傳杜注以為史闕文他故此胡傳呂氏集解朱子跋後杜注

終於天

意就篇長樂無極老後丁顏氏解為獨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

翁復丁 壯 原注宋文公詩自覺劫前劫後 善庭經亦有此三字 集說證類記意就章後云顏註以慈

解距虛即留室以推為祖於宣惠和之才子審性為獨其子孫之役亦不是 ○元坑家書解類超仙類同

易參同契二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後世世修鍊者祖之 參同契十二功功或老翁復

丁壯老嫗放姪女又明辨邪正意能存性長髮鬚髮 朱子次高子謂皇秀野文兼問王莘詩人言洞裏春

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

董彥遠 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一卷者

其傳習聞元衡合疏此故 甚誇其貴亦非其貴也

其畧二云成經不悟於郭亡 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

○案辨序雜事四篇桓公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

者曷為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 孫養老曰管子戴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耳 闕

文徒存於夏有 闕疏成二年衛侯與齊師遇於谷欲逐孫

子曰不知戰也夏有杜註關文失辨戰事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闕

萬石有傳建為郎中令書集事下讀之曰獸 虎多於六虎豹犬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曰雲鳥乳虎云不入冀府守而江南書本皆誤作六虎豹犬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居軍之戰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齊當讀其六七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書殘武瘧 闕疏皇六年周書曰殘戎

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嬰齊人言披髮 頌亂湯齊開疏長發至十湯背毛傅者知字禮記孔子問
如衣其披蓋戎衣武成文啟指為殘似據臆說曰莊首發許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為者下文
聖敬曰舜居亂 烏寫混濁開疏海鏡碎事古詩云居三島鳥為成 魚魯雜糅開疏魯齊魯云
作齊首讀故曰亂 周則不文周詩云似有歌聲 魚魯雜糅開疏魯齊魯云
辨抱朴子云以魚 增河南之岳為雒城漢東之國為隋開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
為處故隨字 去是而從隋 避上則辜不從辛開疏說文辛字從辛從自辛辛聲 絕下則對因去口
草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 稟合而赫氏微足省而踈姓絕開疏詩書書集傳本注赫其先
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何元正足為足 定文於六總之禾訓同於導開疏魏氏家訓謂
王莽未廣會孫孟達詳離自東海徙居沙歷山 於兩履繫繫其抵之獸此道訓釋元武認云非徒有精善導擇之象是也說文云導禾名引神書為證無妨
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何元正足為足 定文於六總之禾訓同於導開疏魏氏家訓謂
自當有禾名導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稻豈成文字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豈能兵之獸不得
云穠也某史記載此書道下從 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開疏丁字作巾
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類注導擇也 宗因曲為之說 丁尾亂真開疏莊子云丁有尾李晚注夫萬物無足形無足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
其併也皆如此 是無尾也 故曰亂真開疏荀子不有篇鈞有須註即丁字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須與尾皆足續 書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禮記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表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表字其正經司服及鈞
禮皆作表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表是也又註禮記謂為翟子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
侯及弁禮冕服兩朝是朝朝之服卑於禮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禮朝
則是聽朝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禮朝大視朝小皮弁視朝當為冕也 篆形誤為誰正雲興
之邪耶開疏魏氏家訓詩云有游妻與雲邪邪毛傳陰陽貌雲雲行貌邪邪徐說 隴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邪邪謂定為也又云新刻已隴篆形無與 隸體散
亡其守鸞擊之鐵鉞開疏說文鉞軍聲從金夂聲夂即許云夂聲 鎮定銀錯之名

開疏魏氏家訓後漢書曰司徒翟玄以乘鑄鐵鑄大鑄也亦誤作金錯字武原大車改金根之目
子亦誤當作詩云鑄珠三公胸何元正金發信謂定為也又云新刻已隴篆形無與 車改金根之目
開疏事文類聚根之子契性歸為金實 知一束一縫之為來開疏說文束周所出瑞麥來姓一
校理史傳有金根事悉改根字作篆實 束一縫之為來開疏束謂束之形天末也故
為行來 指一草小身之為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開疏東觀漢記馬背上書 成畢令印畢字為白下羊

承印四下羊附印白下人入下羊即一縣長更印文不同也天下
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鄭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其或歎於三家
開疏家語下商返衛耳讀史志者云言代素三家漢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
河字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書史曰己亥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
開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族縣界有離禾一莖九穗因名曰秀管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
于臥雲梁上須臾又夢一川刀簿字數曰三刀為州字文益一刀者明府其監益州乎東公董疏投說文字
從禾從刀故曰傳會曰離析 台樂之奏支加文武之為斌開疏魏明帝太和初文公卿奏斌以
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台樂之奏支加文武之為斌誠德無以象事十文斌為斌

立書肖而既謬國名開疏劉向戰國策序本文多誤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董疏王藻
龍卷以奈

製樂舞名量斌之舞董說說文本作彬文定經之名諺合日月之為易開疏易辨易蠅字宮

月為易家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書疏言衍謂說文引書謂易也象形從勿勿書說日

字象蟾形蟾蜍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盧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字失部居居白

水真人之兆開疏尤真帶統字其算位豆豎文自有金刀故改從為象或曰貨泉字文為書

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開疏野會載我衣為中書令時侍教業欲及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

逐據啟非字似用張詠但以儻白不類惟加承句始未然矣形象對又較精覈疏非當作非火兩片火辨衣小兒當殿坐教焚莊上小兒謂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爰

取於桑開疏事文類聚蜀何貳夢井中主翁以四八夢稱直道曰桑非井中之物曾當俗稱桑字四十八

按說文從桑木不從十解之也故曰安致於桑宋書鄭開閩傳信記開元末於宏農古函公獨得寶符

白石赤文正成樂字識者從之云桑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極之數也及帝辛窮之末歲正四十八年

二十七未足語世開疏秦始聖紀會稽碑俱四十七有七多一字元中書鄭玄載舊制此

俗俱作世書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言卅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界作七似梁父七十二家

名雖俱在開疏秦始聖紀會稽碑俱四十七有七多一字元中書鄭玄載舊制此尉律

四十九類書蓋已亡開疏尉律見說文敘徐籍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說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

九疑作八十九疑作八十

誤存舟一間之為航開疏航字從舟舟為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一間為舟航字誤安

議門五日之為閏開疏秦九年言後伐韓十一月癸亥門其三日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訖此年無閏

各始攻政戰五日凡十五日也月戊寅庚寅十一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王為五字且曰早書及鄭門

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

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說古文體而隸以

書為隸古也開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歐其說者

合疏彥遠此故曰因學翁所不能舉其出者兩人以數年排釐力始語盡分張致書集載其儻城閩元節

之於遂句下惟見幾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選周元簡字康侯並為程人為胡昭明舉日前舉昭明賞其學

食奇感焉云何訛謬云開董果洙雅其引為錄碎事文類聚而不與本書復從治學與胡傳學古疑並後

出書全云云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有說誤於小註發之者自歐其說也乃歐字選其說非程易田云

尉律四十九類二句孫田按漢書刑法志云書何操把悉法取其宜於時者律九章藝文志云書何律並

其法曰太史試重能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官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

章耳今曰尉律四十九類蓋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為四十九部疏疏以楊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字疑四十九

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載楊雄訓纂篇凡八十九字疑四十九章疏疏中於漢時所見一百一

叔樂者明大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壽也史稱叔者字也敦及武王時器也

而呂與叔以為邢考古圖邢敦邢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趙明誠曰

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呂氏釋為邢皆莫可考

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原父歸

一字歐陽公以為同曰穆王時伯同也而與叔以為百集證考古圖百下一字為百即寫字也此作百款

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元坵宋薛尚功集攷識釋文於毛伯敦銘下一字作邢簋銘中上

不從長以識字釋之當為矩矩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篆不合未知果是也宋黃伯昂東觀漢記曰矩字作振果古疑九載之趙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

音其勿反原父釋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陽公從而文之以數百卒蓋失矣矣古器中又有銘伯敦敦

張仲之兄乎容齋筆譚三無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文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

書夜書人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不意也燕相交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燭

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斲綽縮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縮綽孟姜

敦銘縮綽眉壽石湖范文穆公成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文世房

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綽也亦謂延長集證開雅雜語綽綽委綽也元坵宋

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銘元大命仲

弗中絕故曰縮委後昆仲昌而大故曰結與周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讀之辭四庫全書總目謂錄縮眉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景公武諸書志稱為王楚探而發曾讀書敦求祀禮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廟云云都為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畫景王廟採楚字為偽為之訛矣

張燕公謝碑頌表云孔冢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權言孔子冢者始見於此

元坵集古錄謂展季子墓銘據張仲紳記云舊石經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揚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

定又刊子石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錄之宋劉昌詩盧渾筆記公京

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楚季子之墓而季子作周子冢墓文皆無之元和中編周

世類象乃曰君子之墓後胡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子非季字也戰國策顏

闕曰昔者秦以齊人有取去柳不李楚五十步而推齊有死不散唐書張說傳說君子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

荊陽信南宮洛陽人官中書右監燕園公說嘗自為其墓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此字即其謝表也

金石錄全云通明作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

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

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元坵案周公相成王而使

公若孟康王時始卒則成王大新時正顧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之年歸文王時

已八十歷武王成王當有百十餘歲史記亦曰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書錄解題目錄錄金石錄二十卷東武

趙明誠得用推其所藏二千卷蓋攷歐陽集古而散則信之本朝諸家蓋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甫

李氏為作後序頗可觀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魯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

正說證今本亦猶祭滌也

元圻案朱子問中人李復子履中及譚廣果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史記荀卿列傳為宣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數而荀卿三為祭滌焉法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其後因以為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滌是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謂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遁斬尚而受商

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又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

怒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商好還天人之理也

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呼秦詛楚耶楚詛秦耶按此亦見王氏懷抱何云

假名於楚亦猶異日韓劉之託名於宋也元圻案秦古錄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璋之假名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威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負熊商熊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者穆公與成王盟

好而後信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嬀於秦以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能長夫時秦始伐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廬相攻伐則秦所謂者楚懷王也

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換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姚寬西溪叢語上秦書文有三本岐陽告至威朝那告六次吳冊告亞駝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改之秦十八世

當是時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政為懷王也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斬向而說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

楚商於之地方八百里楚王大說使齊王宋遺北平齊王張儀請楚將軍曰子何不取地從某某廣袤八里

又秦昭王遣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許令一將軍伏於武關就為秦王楚王至武關武關遂西至咸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憤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下直秦又陳涉世家

陳涉素戩皆曰將伐也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且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項羽本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關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沈博白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全重說文繫傳有通釋案三十卷以許氏原本部敘二通論三祛妄類聚錯綜

疑義系述各一卷共等篇呂太史公祖詠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

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思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本於石

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全五蘇魏公頌○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數傳四卷南唐徐

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頌所傳徐文為監齋王聖賢翰林祿候劉九亦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即頌字也軌道

說文字下飲器象畜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

雌曰足足然則齋即鳳凰歟

集證論衡麟瑞篇引禮記魂命篇云雄曰鳳雌曰臺雉鳴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伏篇也

宣和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籟字皆草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昌平南書謂東漢詩差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

此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原注後漢五月有丙寅何云後漢經一千字非創注○元圻奏黃帝輿輿錄曰近歲關石人發地得古券中有東漢明竹簡甚多往往故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詩水文尚元皆草草書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于郡屬中二千石守水建義十月丁未到符安印級發天詩詳光急知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宛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

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伏盧

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淥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

右旋其勢向左

集證按法苑珠林梵住虛於左黃安書頡在於中夏梵住取淥於下不意頡因華志道家類釋氏元釋法苑珠林集一百卷不惟本名道世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二百一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禪上郡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釋尊元年朝敬大蘭香傳耶嚧西李儂為之序

韓文公

李陽冰科才書孝經後記

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

漫成

曰讀書難字過字山豈

易識哉字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

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

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元圻宋漢書孔光傳稱光經術尤明知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當為大司徒大師臣主非敢權曰盛尊禮不知所出而不能辭去位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稱禹經術精意帝親駕玉節稱問禹曰天變因用臣臣宜具書示禹禹曰臣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以為所怨則謂少變之意遂逐難免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

氏故曰不識剛正

唐書李德裕傳許敬宗幼喜屬文文化化及所殺敬宗舞踏求生又陰備高宗將立武昭儀即幸言太子當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故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柳宗元傳贊曰文取沾沾小人窮天下柄宗元等獲節佐一債而不復直誠彼若此匪人自腐材不夫為名卿大夫何哉故曰不識節義

李衡字彥平號樂庵紹興二年進士歷官校勘修撰致仕居吳山其初成樂庵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楚成那賞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那關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

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詠以八分為隸

自歐陽公始

原注庚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具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

藹鍾隸王羲之傳大善隸書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

二三四

音也歸聲定死和徹徹娘韻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白平齒生古也凡三十二公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統於是矣切韻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本等聲聲汎入別者謂之類隔聲也中國自呂榮以前此聲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四庫全書韻目每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韻一卷宋司馬元稹其檢韻一卷即邵光祖所補沈書以三十三字母列韻目為圖圖首韻目次韻目每韻之中又以四等韻發為有無窮之音而聖有無窮之字然則音有妙善四無文彩善則字有變通而音無窮善比之實相遠過故有無窮之音而聖有無窮之字然則音有妙善四無文彩善則字有變通而音無窮善比之實相遠

諸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來添六書謂五書有窮諸聲無窮五書尚

義諸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聲況之說宋如鄭康成注經謂其說如某某孫炎

始為反語關校音韻止為聲況三句出類氏家訓何云元孫炎平問庚倫來食何物最為反切曰音初早

元坊本南齊書周為俗傳汝南安城人入為音中書郎其著作文惠太子問庚倫來食何物最為反切曰音初早
莊秋末歐歐文文學陸傳宋明末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之系類相推周齊倫議聲韻之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言於始為翻切也 書錄辨微雜家類考古韻十卷編十卷釋天自乘之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書有字者皆單之 四庫書錄辨微 果論引顧氏後文學五書反讀曰按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即已有矣沈約詩古語已有一聲字為一字者如不可為何回不為孟如是為兩而已為耳字為語鄭雅謂聲為一聲為一慢聲為者為一聲為兩聲

為者與聲聲為謂聲為而已多聲為耳慢聲為之至為聲為即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孫炎為沃氣處為聲聲為為丁聲為聲聲為俱奈何為那何為降何為讀為數和妻為郭明姓為翁翁為樵大祭為融不律為葉雅雅為須子居為宋銜能為體輪輪為龜便為頂上一為鈴輪為鳴為聲為在聲為聲側理為欲狄漢為海後復為獨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 宋朱元仲詳曰物聲為拔物聲為海聲居為蠅細聲為虹又鄭氏詩聲蘇芽池深也才鬼擊聲也蓋氏國志云疾疾呼鬼鬼賊光二聲為一字之證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宋隋志不著錄唐魏玄忠八等類陸雅切韻五卷 葛洪聲志云後有郭知元等九人增加唐

孫愐有唐韻唐志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宋真宗七年甲辰改元景德十一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重脩

今人以二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集韻引顧氏音韻曰切韻舊法言權本劉業顏之推魏稍慮應道季若愚若德源薛道衡

八人同撰集音長孫詒言箋註郭知元拾遺錄中更以宋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詒言但箋注而未加也元析宋書孫綽小學類廣韻五卷陸法言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詒法言為撰集長孫詒言為之箋注唐初漸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者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為唐韻劉彭年等修之為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目其書 鶴山

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一先三十一儂關校音韻

而求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

案魏鶴山作吳彭紫書唐後序曰是書沈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略後人不知而作者也宋徐公諤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及薄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之區屬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干九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其聲言之道區分之方備

四之區屬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干九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其聲言之道區分之方備

字盡從舊字而來學者用之不知而

隨聲同古人造蹄立意之本失矣

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汀式曰晉呂

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見魏書則韻分為

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

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見南齊書文沈存中云沈學

入中國其術漸密何云宋元章曰下篇自為一條元折案陰書雜志上聲類一卷魏左反令

李登撰韻集八卷音後元呂靜撰宋許願東晉書曰古字學有反切故

訓釋者且曰謂如某字而巳至魏稱然然短作反切其聲出於西域聲學也宋周宗為備作四聲切韻於時樂

沈約又稱四聲論以爲在唐謂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聲韻其妙自謂入神之作雖是若復係四聲

韻多之類粉於今日名家矣至唐備備短集爲唐韻書遂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吳承瀆沈約修實錄事

字林韻集韻字統及三音韻雅爲韻略凡科場優聲者爲格文景祐四年詔學士陳彭年與吳承瀆沈約修實錄事

修禮部韻略施行初實曰朝言韻略多無訓解又經軍器監者爲格文景祐四年詔學士陳彭年與吳承瀆沈約修實錄事

度等以唐韻考韻本定其韻書者凡二十處許公附近通用軍器監者爲格文景祐四年詔學士陳彭年與吳承瀆沈約修實錄事

禮部韻也 唐書藝文志樂籍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令 四庫書不著錄

潛虛以蒐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原注古文韻覽字源注云元折案 四庫全

總釋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羅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昉增補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

爲集韻而以實公曰朝王公殊爲之屬治平四年宋得自書錄其韻書成上之當因古字之聲材別清濁爲

二十韻云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子非盡出丁度等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前漢古字韻編五卷得字源

陳天麟李陵陳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又聲韻集韻十卷東史徐天錫韻略考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

韻字訓告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帶又備聲類考虛二卷司馬光撰音韻物皆屬於虛元以準聲虛以

準元 備虛前一六置後一七置前一八置定爲九置後通以一五十五行叶序印而馳之宿禮從度印則爲蒐

類則爲塵印得五宮類得十數聲宜蒐古文大字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注見歸字有齊歸原注見其遺闕多矣貢

貢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關投賁氏爲姓者豈肥全云賁有賁縣元折案

又有淮南貢生師古曰賁音肥見前漢書魏林傳蓋充元國故城在關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爲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據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葉

其廣知海自宋尋源昭之知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關投宋藝文志類編韻海鏡

困學紀聞主

卷八

固乃復續注三章和帝永初中賈勗又撮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義采字以為篇目故曰
湧喜篇五湯天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十 沐浴擲城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穢可以休老亦作擲城元坻宋續曰古

急就篇註擲城謂發為鬻也蓋去其不齊聲者象合何者言其妍辭少對偶也 擲發意穢篇註曰莊子
外物篇皆穢可以休老當于斯反音宮亦作前二卷云擲穢也穢亦作穢說文字林云穢也 厚穢篇註本
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實原注夜凡書之其字皆

點平聲原注攻媿集。元折案樓大防沈德龜歐陽修三家詩押韻并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法
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
以字平而借為其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全云此註是正文○元
折案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彙編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始

末未詳考李匡又資暇集稱李瀚作蒙求則亦李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翰為翰林學士好飲
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嘗即其人也在其不著籍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稱註蒙求徐子光撰
汲氏讀書記曰李瀚蒙求傳善軍實類商榷此為韻語類書取蒙求我之意以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端希十七史蒙求一卷應王先生不著姓氏或云今本也案此二書蓋
即攻媿所云近世之續蒙求者○集證投蒙求共七十五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平上去平
入相間後二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

於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
禮樂易春秋六經或云七經

學孔子七經謂秦皮謂文翁進相如東受七經全云七
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春秋以後則加孝經而變矣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原注莊子
天運篇

或以五經五緯為十原注南史或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孝經
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唐初始有九經之名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全云景帝已以胡毋生為春秋公羊博士而
董子亦為博士則景帝已置二博士矣。立五

帝建元五年 邵子皇極
經世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被

吳文正謂經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變獨亡。○元折案莊子天運篇孔子西觀書於周室子路詰曰由
關周之徵經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試往因焉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繼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

者六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篇為十二又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南史周禮之傳漢章太守先算
於郡立學招生徒禱之年十二詣章受業數年通五經緯十經之冠同門稱為原子 後漢書趙典傳

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水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陽洛書無不貫綜 二國
志蜀秦必得定與王尚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來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始於焉 唐書儒學

傳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注易者三皇之集業也二皇之時知登書者

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知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知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知冬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

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

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五經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

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元圻案白虎通五經篇

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家夫五常之道

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開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何云非改也今

置五經博士董懷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所見者誤本耳○案翟酺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

未遑序序之華酺之此言未知何據豈唐時本已誤一為五耶 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開按此出

韓嬰皆以詩為博士原注所謂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見武備

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五

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開按子子題辭李文章帝欲廣

置博士後罷酺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宋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故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

書初出屋壁始酺芽天下衆書往往願出論語于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未暇說之所本平梁史文

不備耳 全云據傅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於伏生而張生為博士歐陽生未暇說也此本平梁史文

孫高始為博士夏侯氏則出張生者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楊氏二篇名何字欽元萬川人書歐陽陽章司

三 一卷歐陽說義一篇不著其名案傅林傳歐陽生字伯也齊人也事伏生授倪寬覽授歐陽生子棣也相

傳至曾孫高子陽高稱池陰侯實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長學又志曰漢興高堂生傳十經十七篇說孝宣世

后蓋最明董德戴聖慶書皆其弟子伏生傳德后太子近君東海郡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章亦通詩禮

又曰者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禮又志曰春秋公羊博士一卷公羊子壽人師曰高名儒林傳轉回

齊人也巨伯治孝景時為博士讀樂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全云正始石經不出邯鄲淳之筆詳見晉表

顧唐闕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屋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諸皆缺畫唐之灑隸矣 集禮玉海四十二經與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丘春

秋發史記列傳宣示鉅獻六月內出御書周易後尚書委和臨安府張道刻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

羊傳禮記論語賈五經 晉書衛恒傳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祖敬侯為淳尚書後以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稱大篆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防閑又述三字石經於碑隸之西 晉書裴頠傳頠字逸民博學稽古稱天下聖宰頠奏修國學刻石電經 國朝萬斯同李星文石經考云魏碑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於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監主戶位海內大亂其事未成可知矣惠業裴頠傳裴刻石為經在揚跋既訛之後唐書在永隆元年己未亥亥顏之書書在永隆元年己未亥亥外患迭集羣敵為而未成為得其實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元植上又一百六十卷時上好又軍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舊儀立干大學預立石壁九經傳備校正訛謬又命翰林學士官唐元度覆校字體 宋范成大石經始末記按趙鼎獻成於成即補刻尚母甲府香梅孫取九經刻石于學宮而或云母腰儒依太和中書大范德判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尚羊教養一傳於淳十二年經始至至直和問席文獻文刻五字書參差者經諸節華華廣政及劉復主與劉甲辰廣飛德到書局易辛亥廢楊鈞孫遂字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 書名詩記 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為石經 萬氏斯同石經考載宋史趙文鼎魏德克爾裴王廷美嘗稱善隸書元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錄石經刻師傳敕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為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書院以敝書隸石為直隸宣和書障章及直傳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篆隸法蘇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石經不允彰於世疑其必成書何當時講書者與篆隸字 歐陽永吉撰韓城鼎銘楊南仲曰馮按有得鼎韓城者甚其款識于石梁安必以南仲職與書命禮其書 蘇易簡字黃十月初十日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張喜楊南仲識 晁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氏氏未廢唐時所刻於唐諸關畫爵位以後則不闕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 七十 劉禹錫國

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 代宗 四年 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

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鏡石也

問按今廟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漢後後種場中無標本故厚齋朱有厚耳 全云深堂特謂張參作書用乃刊壁非鏡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不見本也又云宋時石經官蜀本而鏡石本故學宮及闕藏家皆蜀本不特南後後種場無標本也又云陝西石經有諸語語並于陝本在宋時當補之但鑿定其疑歸非實次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中字近自曲曲漢軍始補之又云鏡石本亦難得予備見毛詩經傳本 樞序按官儒軍名 舊史文 紀二云開成二年十月宰臣判祭酒鄭元植進石壁

漢復唐麟七年事 元 九經一百六十卷 宋 舊唐書鄭元植傳故相預之子長於經學居古守正張元度鄭元植同平

業等校正九經 元 文宗旋令石上 書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

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藝文志 唐 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經字樣

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 元 坊本書錄解題總集類唐文粹 云卷兩湖轉運

使合朕杖杖實臣撰益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三 元 又正史類書唐 一百卷五茂官宰相詔劉師魯博學典故類唐書要 一百卷司空不事書昔陽王滿為物 經文經解題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八年刊石長安 唐元度九經字樞序表曰大歷中 司業張參撰參字之經著為定體號曰五經文字由氏參詳題有徐貴博寫成久或失舊經今劉補元編以 正文之 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義舊本載為模成新加九經字樣 卷凡十六部四百一十一文

皇覽家纂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

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家皆以黃腸

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家視未燒詩書見太平御覽 愚謂儒 五百六十

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文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

此開校晉書此舉未行秦漢後漢不韋見六經全文為經古之恨願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臣賜枯地 志云在雍州鹽田縣西八里不韋家臺觀云在河南洛陽北即西大夫冢是魏地志云在陽翟縣陰非 漢書卷九傳注蘇林曰以柏木裏心致密棺外曰黃腸木不韋內列故曰題湊 劉更生議成帝起昌陵疏 曰秦惠文武昭嚴墓五王皆天作邱壘多其陰藏故漢置祕室其定志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遺發殆 矣何明帝時尚有此論蓋覽之言似非實錄舊史所引實覽語見史記裴卿集解 莊子外物篇曰詩禮發 冢六儒腫曰東方作矣事之有伺小備巨未解種口中有扶郭象註曰詩禮者死王陳述也苟非其入 道不施行歟夫儒者乃有用之為發則迹不足恃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為當歎所出元 折

文軒云曰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有於踐

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元折案林文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求之 日用曰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者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 陸象山語錄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虞博博學醫按晉虞博傳學徒既至博乃作 語以獎訓之應學當有曰學語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

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曰聞所不聞曰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

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動學無以為智不動教無以為

仁任子語見太平憲 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義疏○元折案晉書虞博傳博 字元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都陽內史大脩庠序博治學徒徒作語以獎訓之云云 又曰稱一勺以及湯累 微瀝以崇極涸匪亦能動理無由濟也歸生若絕人間心真說張第一以貴之謹漸以進之則亦或連或 子或子曰伏處憂慮忘言職手懷章自在於不覺其美乎

文中子玉道三聖人述史二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陸安生 謂八

籍之中有經有史禮文釋載此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原注禹魯禮之廣歌五子 之歌皆載於書則詩樂書

困學紀聞注 卷六

一也文中子之言學矣○元圻案唐書儒學傳陸贄字忠厚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詣湖工湖散
人或號大隱王里先王後以高士召不至 唐文粹載其復友主論文書曰記言記事去翫而後曰經曰史
未可定其體也蓋經則奏讀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王微之云觀書得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自陸農師詩注 元圻案陸農師自和孫龜
致授詩何登玉堂元龜
中散珠船不充杉色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思無書恒讀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

首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百十九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哀嶮自寫

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

六百二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裴漢後魏書周裴漢作後周其勤與

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開按後魏書周裴漢作後周其勤與

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鑄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

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 元圻案後漢書恒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著書
五經世行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蓋焉

南齊書劉渢傳沈麟士于書顧吳與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十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火
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麟士自爲書身解睡之所致也 梁書文惠傳惠陵孝高陳郡
陽夏人好學著書無母從人假借必皆躬寫自錄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晉書范曄抱朴子自教寫
抱朴子所寫吳范曄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父兄人無籍湯湯乃負笈徒步行借書於田園漢以柴火寫
書抄一紙毋得反覆有字 金樓子聚書最得細書易向書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
昂寫得即後漢史記二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所後方難尋等合六百二十四卷在巾箱中書極精細
周書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 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

巾箱中寶笈問曰陛下來自頃索何須幾頭幾度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千寫亦不充諸士效
之中抄書自此始 唐書初修御製書鈔一經書馬遷班固范曄宗史皆一鈔經書及南北朝文再鈔又
類所抄書二十篇柳氏自備 本于白今人讀書者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
彼時書爲難得

春秋正義云傳咸爲七經詩于義之高 爲義 王士禛左傳咸爲不確正義謂人或作義
之書亦作成 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詩經文選
杜本當然

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集說初學記文選部載傳咸詩曰舜以自教謙卑而尤進德義與有典
多士文王以筆顯允若十人獻是經筆修厥廢於有始故論語曰志於學而後能言志於仁而後能學 周禮
有匪面命而自官曰雖王雖國設官分職進賢與功取諸庶民不獨無取也則以德說經允其極弊其可
任以生乎正義其戒淫治其政令爲修乃職以驕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敬不盡情故義能帥風靡其德
塞遠不獨其死而刑國以爲己業效心不來危而能力不爲刑古之遺道咸融不端勿使能種香經曰立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三十三

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欺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二者備矣以降其民以孝事君不離其名進思盡忠不義則卒臣教其惡災不至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子夏嘗遇禮而不讓遇喪而不哀遇喪曰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教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實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折柔明楊升菴曰此乃秉句之經 晉書傅咸成字長廣北地羌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頌川廣純書數曰長康之友近平詩人之作委舍司隸於蔚詔曰貞

鄭康成註一禮 謂周禮 詁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

也河洛七緯人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八篇又別有二十篇七經緯

二十上篇 是秦隋經籍志河圖九篇後書八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云二十篇自初起至末

傳河洛義 蓋曰定注引樂上車易緯何云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遁卦驗是類

云河洛九篇 蓋四九謂八十一篇也 璇璣鈴考靈雅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何云 推

謀辨終備書緯 何云 璇璣鈴考靈雅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何云 推

度災汜歷樞含神務禮緯 何云 今又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 何云 動聲儀

稽攢嘉汁圖徵孝經緯 何云 援神契鈎命決春秋 何云 演孔圖元命包

文耀鉤連斗樞感精符巨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金章佐助期誓誠圖借

潭巴說題辭 以上七經皆見後漢書方術英傳注 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載在七緯之外 集證太平御覽總目

內又有書緯 論語緯命禮春秋緯命 歷序孝經緯 左方契威儀在華拾七緯所無 按李壽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 張衡

謂圖識成於哀平之際 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

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

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何云 蓋書李文帝和九年春正月成實即圖讖緯及

李壽書節盡 全云李平魏孝文帝有案符堅 名為孔子閉房記者 一皆焚之留者以大小經書而江

異又學天文月分陰陽陽侯子根厚通書通說說曰書云大聖明蓋言指樞運通書云

大道五經法緯術術緯上云云注並康公緯五經與樂緯也 後漢書張衡傳初光武善天文顯示不應示因

祖述五經法緯通緯之非經平大經曰相權非聖書也 陸倕奏魏書大聖明蓋言指樞運通書云

出易緯七種附於易類之後宋曰儒者多有稱識緯其實蓋書書緯是緯非一類也書者認為緯非謂法言凶史

記來本紀補盧生妻徐妻之語蓋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仍及列表史記自序引易之義蓋緯之千里漢書蓋黃帝傳引易帝官下二三家天下註者均以爲流傳之文也是蓋漢以來至聖曰緯者有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知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移其文節即是緯書曰緯者言下古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如相權流軌緯以術數之書則不知作者為誰因附會以補其說追攷經緯又文難以疑妄之辭遂與經合稱諸內學河洛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讖緯書雜相傳而書不同則讖緯與緯別前人所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義其其實也 歐陽公論刪止義七載緯制曰唐太宗始於之儒推定九經之

困學紀聞注 卷八

疏義為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統之名也臣欲乞特勞信傳其意庶幾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云云 臣民雜記云時執政者甚主張之事莫不行

朱文公類謂五經疏周禮取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

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闕按朱子文謂像禮疏不其自明朱

謂在氏疏雖詳亦畧元折案書書經經心易梁陳鄭元王弼注列於國學亦代唯傳鄭義至西唐注疏行鄭學凌微書孔安國之傳獨建武中始列國學宋陳所議有孔鄭三家為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其後

司馬文正論風俗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

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

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求之高閣力據山云魯書持正云讀詩未有劉

長眉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復駭獨王一字已屬生吞活剥 朱文公曰近日學者有病

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賈誼字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

未看六十四卦便讀擊辭此皆隨等之病何云服公以謂誼言天子以為學言全石何氏義勝於元人邊學儒林之陋溫公曾徒說論

者。元折案決定夫與友人帖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顯性喪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梁聚沫以為基礎今驗今而欲溫吸風露而欲肥無是理矣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居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

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採神契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繙書謄亡妄而沈約取之無識

甚矣何云云詞人乃有此言集論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一引孝經繙書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便七十二子

此言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所謂郭書燕說也莊子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子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土之也

董仲舒對策二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

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秦秋注正義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

義案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所謂郭書燕說也莊子天地云一元聖

素王之道祥符中諡孔子為一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橫山云康成宋魯家語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劉而原文作

稍尚新奇矣至二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上梗集語見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秦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

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宋仁宗十一年陸農師在經筵始

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行之詞說者徒以資

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

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

排擊辭閩按請歐陽公叔毀周禮按請歐陽示疑童子按請李觀司馬光方橫山云其有鄭及蘇圃所

孟議書之盾征顧命按請蘇軾黜詩之序按請吳說之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斯

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閩按陸佃周鼎政殿讀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創一夕進奏孫游

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藝於廣師矣方橫山云農師自是學者雖為王氏學而遠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

二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全云時嘉上類人業辯言其猶家老實歸政于是小人

有之元祐案真西山集有得聖語申省狀曰某奏昨來權臣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

奉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借時宋史記六國表序秦策公始封為諸侯在西時用事上帝禮猶見矣

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何云秦秦魯頌孔子存之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

法言寡見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二

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男忠錫孫孝清老翰校字

困學純聞注

卷八



71021369

